

頭迎敵所殺至酉時殺敵尾襲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
前去殺死蕃人橫屍二十里不令斫級捉到萬戶千戶百人長
以下闔寺也等二百餘人奪得蕃馬一百餘疋衣甲弓箭器械等
物三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得人馬亦不及墓碑之數蓋世
志行狀謗言之雄不深考耳以諸書參究此時完顏宗弼寔不在
大儀軍中又據所申虜器甲弓箭果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
堂齊耶如遺史所云則其捷大小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長縣
今且泰取其書之更須詳究也

長今從 是日早朝轉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
日歷 是日早朝轉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

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自許恐其乘勝追襲
深入更宜戒其持重朕已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
銀帛萬疋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
未嘗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

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曰兵事豈

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机制

變而捷書已至矣臨机制變指揮

已丑尚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是日

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采州敗之初金人至近

郊元知之逆料金人朔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又

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

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

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

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

岸以馮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
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
蹰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
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世忠神道碑解元
至高郵敵賊去按
日歷捷奏無成聞名初聶兇索莖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
今從趙姓之遺史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敵騎擁之而前聶兇憤甚脫所服貂帽按
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
舉刃示之良臣等指天號呼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
兩使人為餌安得令其計往知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
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

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為江南欲守
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疋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回
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淮南州縣已是
大國曾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
韓世忠掩不倫良臣等云經畧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
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
已有之地何為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
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
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
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呂中大事記建炎元
年遣傅芬使金二年

遣宇文虛中使金北汪黃為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邦杜時亮
四人亦汪黃為之乎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
遣魏良臣何薜之遣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今納貽則孰富于京室
納賈則孰重于二帝節子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
加于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帶為養兵之費此乃晉人征縵立國
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
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軍中
諸仇讐而請之何義乎揭祿契丹人聿興宣和三年進
然

士高第金用為樞密院令史至是從軍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
便州軍安奉忠厚援故事亡補門客曹雲登仕郎上曰昭慈聖烈
皇后頃在瑤華宮三十餘年當得恩澤近八十員未嘗陳請忠厚
受昭慈之訓亦不敢以私事干朝廷今此門客見澤既有故事宜
與之朕見漢唐后家亂政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所可擬議沈與
求曰昭慈再安社稷其功至大上曰前日合得恩澤俟軍旅事間
給田以賜忠厚庶幾少慰昭慈在天之靈
壬辰轉臣奏事上因言朕出使河朔見汪伯彥為郡守頗有可觀
及作宰輔一無所取所謂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也

沈與求曰黃霸為宰相聲名減于治郡時蓋其才有短長不可強也若伯彥得為黃霸之流乎與求曰伯彥安足以望此左迪功郎秘書省正字楊晨特改京官晨為都督府幹辦公事持詔書往四川撫諭上召對而命之後二日以晨守尚書工部員外郎賜銀二百兩詔書略曰朕命趙鼎以宰相居中仍兼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廷孟瑒重於使權遲俟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庸副朕懷肆命屬僚往宣德意先是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聞鼎以都督入蜀遺大臣書言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豈為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所遇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况今四川危動民困財竭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竄恐秦未可圖而肘腋腹心之變先起矣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有如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嘗措置撥軍屯守兵勢愈分孰若命大臣或大將並重兵聚資糧守荊州以據長江之險根本既固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畧中原隨宜度勢以次設施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頽益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之近效亦豈能勝其任也會鼎入相乃命晨諭指西帥馬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鄆州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玠為熙河蘭

廓路經畧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軍
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為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知慶
陽府同統制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
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璘政乃領之自富平後五路
之地悉屬偽齊經畧使虛名而已

癸巳韓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詔遷何一官 太尉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
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是日江東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

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
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從出故令民輸
紬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七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
嘉等又請江浙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
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玘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鼂往
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上命趣二人往援
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械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玘至光世軍中
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惧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
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玘因勸之移書
二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

書奏于上魏紅特引進對丙申田如魏紅特引進對丙申田如

下出門據此則紅等之行當在世忠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光世

聞金齊合兵謂人曰劉麟送子可垂手取若雜以金兵當日月以

冀恭議官直徽閣馬現國曰金人長于騎射兼以獷悍其鋒誠不

易當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奉祠居城中奮謂曰相公蒙國厚恩義

當伏忠赤激士氣以報恭議夷人也是亦人而已此據曹筠撰規

又云光世引兵而西金人逐歸河南地已先還河不在九年春去

此已遠若係于六年入犯之後則光世已先在合肥不在太平州

撥聞命時誤也今移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出榜文有

欲窺江表之言榜文已見上曰豫父子送亂如此皆朕不德所致

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帥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已通和

魏還奎輅今乃挾強敵之兵復入為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

議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左丞議郎新知袁州劉一止為

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停人范仲熊叙右丞事郎仲熊

始坐明受為郎遠謫至是刑部引赦乞叙右通直郎與差遣趙鼎

以仲熊連姻特降五官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閣門宣贊舍人

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為所殺先是宏率軍民

守城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

為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

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鉄鎚上施狼牙釘有

沿雲梯而上者以槌擊之頭齧與腦俱碎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知不可為乃開北門棄妻子携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携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家二人卿奉五年二月宏既去杖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戊戌贈官宏既去杖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為成所匿遂斬成于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耀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城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與敵遇于十八里洲敵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丁元一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云明年七月丁酉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頓宿次序上曰朕奉已至薄况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為名並緣為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造進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右宣義郎裴祖德除名祖德以濫賞改官居憂中冓覃轉及章服又妾稱職名為言者所論

下大理祖德具伏又嘗從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

賣富民八已刑寺當徒三年特責之

戎成上登舟發臨安府趙越之遺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

起趙昂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首肯之既退即為中官沮之

至是昂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內中官未肯若

也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

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餘人詣都堂具酒禮

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論之且曰諸公見上贊成其事俟退敵回

接此說皆不見于他書今且附此恐須參考奉天章閣祖宗神

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

從上不以玩好自適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上既發乃命

云宮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此月丙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

韓世忠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

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昂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

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

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

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昂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

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朕親統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詔

沿江州縣如排解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詰責時右司諫

趙霈言浙右諸郡頃罹兵火瘡痍未息民力未蘓今戎輅進發又

憲州縣官吏不能上体德意帶幕之飾務極于鮮華膳羞之進徧

搜珍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科舟船誠不可不為之禁故有是旨

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茂來奏事詔特改京官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胡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
行事務董收右朝奉郎直秘閣本司叅議官陳楠以所俘女貞一
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賜恤上感然曰使人死
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理殯仍歲
度童行一名照管今胡松年尚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
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
挫其鋒其功不細曷曰陛下既親統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
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乃詔收真除宣州現
察使楠迁右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換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

落階官為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為吉州刺史
收等賞功在此月辛丑今聯書之趙姓之遺史韓世忠奏通之功
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告命再奏乞重賞
通以功將士遂改階官按日虛今年五月十日庚戌軍非因賞功始
康州刺史呼延通差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依舊從軍非因賞功始
除遙刺也忍姓通差浙東路兵馬副都監依舊從軍非因賞功始
之所記有誤

唐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哀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
家當費三百縑者其人不伏又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章論其
擾民同竟罷去同三月庚辰放罷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
其卓子極槩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

日艱難雖居處溫酒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边境以清都邑既定
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越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
天下幸甚上語在十一月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
劄世忠劄子不知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寘二
人于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
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
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慮為良
臣不慮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
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于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
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為忠臣願天下後世獨
為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
豈足為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
之主不如是彰而有知享朕亦意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
舉江州太平觀辛彥宗充浙西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用張俊奏
也

癸卯武功郎王叔為武畧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安為武義
大夫開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淮東宣撫司正將初
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亡推恩乃有是命詔犒設隨駕諸軍一次
時堂吏以下亦援泛海舊例各支犒設錢有至數十千者及侍御

史魏砥自江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雖曰激賞庫支其寔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机速房三省戶務外皆剋還焉砥奏請在十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賞本司未敢幫請乞依張俊下官兵体例支給許之舊例後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王燦岳飛外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為宣撫使故世忠援以為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糧成憲言職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緃領錢糧官率用此例此月二十九日甲辰復置宗正寺等指揮非本年事蓋重疊差誤甲辰金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

皆衣紗袍頭巾疎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諭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聿興問沈元用在否聿興晦同年進士故也聿興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張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云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遂進張兩官繪以久未得歸乃為書獻昌大略言頃蒙丞相都元帥惠書許以五國爾後江南三遣使未獲成命聿興不肯受聿興又言其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靖宇文虛中事久之王繪紹興甲寅奉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宮制之類皆自宇文相公共蔡大學并本朝教十人相與評議繪問蔡大學見任答云見任乾文閣待制他見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史近來本朝又為于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大學云

猶勝如他亦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字文相公直是歡喜嘗說道得
亦京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復支
賜宅庫裡於夏右副元帥昌在泗洲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
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
至廬州衆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
子津間道告急上命為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
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却去渡淮官軍入城
是日遂復安豐縣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于此

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令江浙常平司預借買撲坊場

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鈐東州縣不得接便搔擾從之

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費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坐收厚

利止令預借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為存此已見借坊場錢事未見降

旨本日當考劉岑所云此以十一月庚申岑申明劄子附入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淮南東

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已為金所據 詔

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

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

物其名色雖不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

縣官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色就

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區傾祝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蓋已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為過矣兼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從之

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黃子游俞侯並貶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劉光世軍錢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難乃臣子盡瘁之時若人自為計專務全身保家朝廷何賴遂貶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應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寔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寔之意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太矣備禦在疆場而所以為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場何恃聖訓有日數年以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明寔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

誠得備禦之道宜乎敵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群臣所敢望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諫之有人少有以上裨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宜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李健為江賢能為之任使為是故也

東淮西宣撫司參謀官用劉光世奏也

己酉侍御史魏矼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鼈自張俊軍前還並入見 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職依舊官觀上既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宰輔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誅然至於操鄙夫患失之心違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諫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潛善伯彥

不學無術耻過遂非唯思固寵以保身務懲處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階下喜聞謇諤之聲包容狂直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言不吝於爵賞於是天下曉然雖愚夫孺子咸知鄙者東等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庸自追咎使潛善冤鬼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施面目仰視君親伏望特賜睿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

彰二字殺身成仁之志故有是命

按宋史繫十月壬寅

庚戌詔承楚泰州水寨民兵並與於十年租稅科役仍撥錢米贍

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潘通等遣兵邀擊金兵俘女真數十既
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是月甲寅撥江陰軍米三千石赴水寨
益以長矣臣留正等曰西淮水寨之民正以此人心益以固國
以相保縣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給有軍時則
勢相保縣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給有軍時則
及敵既退太上皇帝務其忠而振恤之德至遲也或謂其聚
上有司不能奉行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責其官帝之所失
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皆奔其寨無其器其具漂流於江之西
者又之此有司之罪也歸愈有言賊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保
聚賊平之後易使為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左迪功
帝使者安可不遵太上皇帝之書而學宋安集之哉

功郎權華為左承奉郎以薦對故也 監察御史田如鼈言機事

不密則害成比來未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

由呂頤浩不知太體雖鬻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
舊置中書樞密於皇城內如在天上人自渡江屋淺而人雜自然
不密乃詔應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
省榜諭 詔神武中軍水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書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
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兇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
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賈涕俯
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
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謀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
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

而効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
乖舉錯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
成此雋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
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
咨爾六師咸體朕意熊克小歷載此詔在十月已卯今從日歷繫於此日自豫僭立朝廷
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此據熊克小歷殿中
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葺以繫軍民之心上曰
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
吳江至中途見稱御前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插一旂幟便為
御前船可速行下幾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寨外其餘修葺去處

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黜責吉州廂軍魯方
等謀為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為保義郎是日川陝宣
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臘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
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明年二月癸卯

奏到

癸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子羽既
貶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
集散亡踏逐和尚原屯駐軍馬控扼敵路蒙宣撫使張浚差參議
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關與臣商議邊事子羽知臣愚魯為可以驅
策和尚原地利為可以必守言之于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畧

使專要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志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繼難以持久又于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選踏戰地修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尚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于川口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衆攻犯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荐拔之功也今蒙驟加異數望追還成命于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于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可聽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

寔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

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臺諫

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

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

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無以加任耳目者不知戒乎

甲寅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王言恭上書臣有愚計可以大助國用不唯不斂於民兼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寔効但臣管見事屬至密踈遠小臣不敢求對清光願許臣暫至行在見宰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索所陳寔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
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
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
費千金動衆勞人懼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覲諸路監司
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
于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
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姦玩寇失機察之方致
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于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廷臣循
行郡國 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温蕭保率海舟至淮口
以來邀擊敵馬上曰湏令楊沂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令
温等權受師閔節制盖欲犬牙相制決無他虞也保燕人温奉山
東義士故上訓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愚虞所及 武德感德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言遇大禮恩乞
長女封號吏部言世忠非見任掌執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
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上見士
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
兵遠來利于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矣姑
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
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

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松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

雖對岸畧不畏之熊克小歷載與求按行江上事于十一月庚戌

久之張浚求自闕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按日歷十一月

戊午有旨胡年兼權參知政事候沈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度在

臨安與求獨為參知政事不容十餘日始差權是日金人陷滁

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淮東宣撫使韓世

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移軍常州

已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

至也左宣教郎喻樗說趙鼎除浚閩浙江淮宣撫使以為後圖鼎

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亦乎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鼎

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全之計或賭米一

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甚幸不成遺臭萬代矣樗曰張樞密

在福今只召之恐遂巡未至若直除閩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

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軍旅錢穀樞密米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

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

上日且在經筵亦可矣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金兵之

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畧何如鼎曰浚銳於功名

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 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留

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罪以右司諫趙需援臨安已得旨有請

也臨安指揮未見本年月

庚申詔防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尚書章誼押伴

熊克小歷今年十月書是月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書此蓋

承戶部題名之誤誼今年七月自都承旨除刑書十二月兼權戶

書明年正月正除今各附本日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

其境內必虛僮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幾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奎輿駐驛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今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于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何如耳望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平江又條陳宜防備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于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經畫楊公凡十事以告輔臣直祕閣知平江府孫佑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佑言仇怨交攻身既

危殆乞一待次差遣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姑言仇怨交

壬戌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浚之出師也

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此據趙姓遺史而諸司所占又以準備遷

移為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故條約之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為樞密都承旨

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徹敵閣

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權禮部侍郎唐輝自崑山入見請令沿

江守賙卹淮南士民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 武經郎

前知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珪為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兼閣

門宣贊舍人珪初以子弟所授官後仕劉豫至是來歸自言失武

經郎已上告勅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遂以珪知邵州珪除郡在是月辛未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

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

官五等將士受賞有差明年二月丙申賞功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于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

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

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宥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

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

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寘之宥

密而覘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意者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

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
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
寢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于臣者竊毀之
備至有求于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乾綱之自斷保
全微跡不為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惡罪臣豈不知
至于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于不義之地墮臣子百世之節貽孀
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噎痛隕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
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因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
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故有是詔 詔左承
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棗令引對棗建康人以荐者

得召見而問門言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三省樞密院
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棗言萬騎所過雖膳羞亦無所取而培克
貪墨之吏輒以應副軍期為名哀歛錢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
取三四願下明詔非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率者借無侵盜並坐
贓罪雖有朝旨因而搔擾者重賞典憲詔諸路漕臣覺察遂以棗
為左通直即將作監丞棗奏疏降旨及改在是月
辰除監丞在十二月丙辰 建州禁卒江
勝與其徒謀劫庫兵叛為軍士葉榮所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
以榮為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等六州歸業人戶全闕
牛種乞量借官錢後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納又乞支降錢米養

贍官兵修葺城壁樓櫓應官私欠負並行蠲放州縣官到罷各轉
一官選人改合入官仍以招集流亡多寡為殿最詔賜飛度牒二
百道為贍軍修城之費其餘皆從之

丙寅遣內侍李肖往劉光世岳飛軍汪浩往韓世忠張浚王燮軍
撫問將士家屬仍賜錢有差三宣撫軍各萬緡岳飛初河東忠義

軍將趙雲嘗出兵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
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雲不顧遂殺福囚張氏於絳州久之雲間

道奔岳飛軍中既而飛遣雲渡河雲因擊曲垣縣復取其母飛以
為小將此據紹興十二年六月丁丑雲自叙狀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
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下一言之漏言者竟其好惡因有論

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
心協德以底于治朕于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

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
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辦集將

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相得于內則可

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
不以為嫌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

故一為過是數者若責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與之深
形迹臣切謂此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
上謂非後世之德其不侔如此

戊辰趙鼎言臣等商議望陛下降一詔書開示從偽之臣勢不獲已他日來歸亦不加罪如張孝純李鄴子弟服在近僚可見陛下恩意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汙於僭逆皆朕之過又諭卿等為社稷大計及厭反復熟議鼎曰臣等夜以繼日惟恐智慮有不及又豈敢不勉後日前此廟堂事多是多商量不合至有一事各特其說數日不決者上曰趙鼎剛正可與同心腹如向來議論使事席益來朕前終無一言胡松年曰益非不曉達但恐懷姦自私爾上曰君臣相與當以至誠一有容私其間事功何由濟邪計

月丙戌降詔如鼎請

已巳右從事即程晟為江東淮西宣撫司準備差遣用劉光世奏

也晟順孫

盜區稠攻樂昌縣廣東兵馬鈐轄韓京遣統領官趙

煥捕斬之既而為餘黨所逐馬陷淖煥死於陣後贈二官錄其家

一人煥贈官在明年閏三月辛未

是夜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

兵副統制張琦兵復南壽春府熱偽知府王靖詔賜師晟金帶後

錄其功二人各進官四等將士受賞者二千九百九十六人師晟年二月已丑轉官

年二月已丑轉官

庚午上按神武中軍射士于內殿召宰執趙鼎張浚胡松年權主

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命坐賜茶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孫近言伏見朝廷以邊警未寧專意戎事凡常程庶務一切罷止

臣切謂多事之際搜求人材可與圖事揆策折衝禦侮者正今日

所急與夫內外刑獄待報而決者不唯凝寒之月淹繫可憫亦恐非所以感人心召和氣也欲望申詔大臣凡人材之可用者以時采擢使赴事功而其獄之當決者且令一面斷行苟刑名文牘之煩不款以費廟堂日力則刑部長貳許按格法權宜裁決其有甚可疑者乃以上聞庶幾不廢內修政事之意從之 詔岳飛母太恭人姚氏特封榮國太夫人廬山東林寺僧慧海賜號佛心禪師初飛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來陳乞襄漢功賞而康年用飛備紙乞奏子雷文資等三事朝論以奏文資為不可餘皆許之其後飛言臣近蒙恩以收襄漢功寵加旌節臣具懇辭不敢為康年於國家多事之際輒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望寢前

府供職

權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充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以岑

引疾有請也

倉部員外郎章傑福建路措置糶買公事 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

久乞命諸將分道進兵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三二年則中原之地大河之南必先為我有矣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

明州觀察使司統制關外軍馬楊政為武康軍承宣使直龍圖閣都大同主管成都等路茶馬監牧公事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趙開陞祕閣修撰川陝宣撫司奏殺金平之捷乞優異推恩故有是命

是日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

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塹鎮遇敵千軍騎敗之

甲辰淮西宣撫司將官王順引兵至泗州之南得敵所獲老弱二百

是月偽知光州許約攻石額山寨破之小校承信即陶甫率遺民

奔黃陂縣詔以甫為成忠郎閤門祇候充黃州准備將張昂守山

寨凡五年

甫除將官在明年正月丁卯

初通問使直龍圖閣張邵既不降金

人自燕山移邵居會寧府兵部侍郎司馬朴右文殿修撰崔縱奉

議即魏行可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郭元邁皆在焉時金新立國

向慕文教土人多從邵受書生徒斷木書於其上捧讀既過削而

復書邵又以易講授學者資用稍給

此據邵行實乃紹興四年事故附此年未

是歲四川總領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文三千三百

九十四萬餘緡而吳玠一軍費錢一千九百五十五萬緡宗子

不屈等賜名者二十有二人補南班者四人班行十九人福建

廣西兩浙夔州路上戶部戶口陞降數廣南東路見管稅客戶一

百三萬餘丁口二百一十三萬餘成都府路見管稅客戶一百一

十三萬餘口二百三十四萬餘

建炎要錄卷八十三

宗李心傳撰

紹興四年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趙鼎曰仁宗皇帝時大臣嘗入寢殿問疾見帝蓋舊黃絕被宮人取新被覆其上然亦黃絕也躬儉如此故仁恩滂澆四十二年號稱至治至今雖田夫野老言及必流涕洟與求曰臣聞元德皇帝嘗用銷金緣皂襜太宗皇帝怒曰近日宮中用度不足皆緣皇后奢侈所致以此見祖宗以恭儉得天下自是家法上曰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

哉 右奉議郎浙西防托司提點官鮑昭遜罷上之出視師也置
防托司於臨安府而以昭遜與左朝奉郎孫邦同領之至是監察
御史張絢言曰昭遜追集鄉民聚於寨柵人苦其擾邦不以為是
為昭遜所辱郡守梁汝嘉置酒和解之士民駭恠故昭遜遂罷

防托司事始不見因此表出之

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自

金國軍前還入見良臣等至平江見輔臣已全部員外郎吳并問
金兵衆寡繪曰據所見不及二萬人而諜報及金人自言以謂四
路各十萬人然未嘗見也日午對于內殿上問勞甚渥且詢敵勢
繪舉眉頰匿壯士健馬故事為對且言願勿輕此敵翌日繪即乞
致仕許之既而趙鼎召良臣問西之數良臣曰此副使為吳即中

言之若所聞審的則必奏陳時良臣等既為張浚所斥而侍御史
魏砮亦言朝廷前此三遣和使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
可考頃復專使尋好未有釁隙茲乃偽劉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
初無和意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
大兵坐阨天儉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偽劉挾金為重
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携持重以待之輕兵以擾之吾
計得矣昔曹操降劉琮得其水軍人船合八十萬徑下江陵吳之
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今日拒之
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水陸俱
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

之獨周瑜引兵與劉備并力以逆操敗之赤壁今劉豫挾金以叛
視操孰順敵衆深入澤國視操孰強而岳飛在江西吳玠在秦隴
刑勢又孰得更欲聽其詭計情喪士氣拱手以受其弊非臣所喻
也昔新垣衍說趙帝秦魯仲連折之有曰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
鄒魯之僕妾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臣久誦斯語不勝憤懣惟陛
下為宗社生靈之重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上
甚訥其言疏不得其日且附良臣入見之後王繪乞致仕據繪
甲寅錄云耳日歷無之六年四月三日自武顯大夫閣
門宣贊舍人落致仕充
湖南制置大使司屬官是夜淮東宣撫司正將許世安王權劫
敵柵於真州之東北獲數十人
丙子賜趙懷恩隴右郡王印

丁丑左朝請大夫知江州陳子卿為湖北制置使司參議官用岳
飛奏也後二日執政進呈韓世忠辟官屬上曰諸將所辟官屬稍
正當則能裨益其軍政儻非其人往往生事雖朝廷用人亦然書
稱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况其他乎沈與求曰致治之道在積賢耳
左右前後皆薛居州則邪枉之徒自然遠矣天下安得不治
是日吏部侍郎孫禮部侍郎唐煇中書舍人王居正權戶部侍郎
劉岑同班入見以敵騎臨江也戊寅侍御史魏仁殿中侍御史張
致遠右司諫趙需同班入見時侍從臺諫扈駕平江止此 右迪
功郎楚州錄事參軍權鹽城縣令劉舜士為右承務郎知縣事先
是舜士率吏民守境捍禦又拒敵檄不從故有是命舜士言道梗

無糧乃賜錢二千緡米五百斛詔鹽城權隸秦州

賜錢米在庚辰隸秦州在辛巳

已邗劉光世奏統制官王德獲偽承節卽定遠縣主簿朱從上命釋之既而曰諸將方與敵人對壘今獻俘輒釋之恐其意怠勿殺可也趙鼎曰此皆吾民誠不必殺遂付神武中軍仍給五人衙官

券十一月高

布衣王蘋特補右迪功卽蘋候官人通春秋舍法

既行遂不就舉至是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補官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官于朝大抵儒者能進世務乃為有用

知湖南制置大使席益乞依李綱例於所在州軍寄造酒又言本路闕官去處省部已下差下未到間乞依折彥質例許臣選委權攝及奏辟一次許之庚辰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州郡公使造酒命官限年之任祖宗之法悉有定制昨李綱知潭州乞於所在州軍造酒既不指定路分又無所造石數是潭州得於天下州軍不限石數造酒今益乞依綱公議以為不可初綱知潭州應朝廷所差官並不令赴任自行辟置自後彥質繼之乞省部已差下人未赴任間許時暫差人權攝如一季內未到卽許審量奏辟比之李綱已極忠恕所以朝廷姑從其請兼彥質到任之初係經馬友鍾相殘破未久本路全然闕官是時權宜奏辟理或當然今湖南州縣稍已就緒而益乞依彥質例辟官公議亦以為不可欲望詳酌將

益所乞造酒且依彥質就潭州寄造月不得過盞十石其辟官候
踰年依條不該赴任之人許行奏辟庶幾稍近人情從之

辛巳刑部尚書韋誼往江上押燕犒軍還入見命行宮留守司

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泰州防托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

司鄧制上召進入對而違之祕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參議官陳

桶丁母憂詔起復偽齊保義郎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

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其偽告令所屬

焚毀

壬午詔知宿遷縣劉澤等並各轉一官澤之來歸也徐俯在樞筦

欲斬其首送劉豫趙鼎以為不可至是始褒錄焉

事祖已見
四月丙午

乙酉直龍圖閣新知永州胡寅試起居郎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

給事中晏敦復為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朝請郎通判漳州

江躋守司農少卿躋先坐秦檜黨斥去至是趙鼎用之

丙戌賜偽齊右丞相張孝純偽知兗州李儔手詔曰朕惟強敵侵

軼迫朕一隅叛臣乘時盜據京邑惟爾士大夫蒙被德澤服在周

行其肯失身偽庭事非其主顧迫脅使然有不得已者朕甚痛之

故若孝純儔等內外親屬不廢祿仕每飭有司各加存卹朕之於

爾厚矣爾尚忘之邪其能洗心易慮束身來歸當復其爵秩待遇

如初朕方布大信以示天下言不爾欺有如皦日他日孝純與偽

尚書右丞李穀論及本朝穀曰死無所憚但恐如陸漸之禍惡名

終不可免爾孝純乃止

比據孝純所上書附見陸
漸事見二年六月戊戌

是夜月犯昴

太史以為敵滅之象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

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趙

鼎曰當修人事以應之

上語在是月庚寅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

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
事盡矣天理無有不應者
人事未盡而獨言天理亦悖矣然而天
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為之
兆有所宜禍則戒以災異有所
宜福則開以禎祥戒以災異
欲使之懼而知改開以禎祥
欲使之勉而知遂苟惟觀災
異而莫知改觀禎祥而莫之
遂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
以人事自弃者也如是則離
天人而為二其失遠矣太上
皇帝因論太陰犯昴有戒敵
之象舉范蠡之語以曉下曰
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
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
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丁亥參知政事沈與求以兄歸安縣主簿夢求有公事定奪乞去

位避嫌上不許

資政殿學士

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

獻敵俘已就戮于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功謂凡所獻俘

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盡剷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

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

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妄意以謂凡所得俘內

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若可特貸而歸之或

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魯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

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為用矣疏奏詔獎之 端明

殿學士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知潭州席益落職降充安撫使

初命樞密都承旨馬擴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屯武昌而令益遣

統制官吳錫一軍受擴節制至是樞密院言凡三十一次劄催未

肯發遣故誦之仍命錫星夜兼程之武昌如違並寘典憲馬擴除

置副使不得其日按擴以十月丁亥方除密旨去此恰六旬而益

責詞乃云令下七十日之間乃在廣未召對之前不知何也趙姓

之遺史云詔撥吳錫崔邦弼兩軍付馬擴益不奉初張浚至江上令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

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金人問愈吾聞張樞密已

貶嶺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

帥昌書約日索戰戊子愈等持昌書至行府浚言于上並補承信

郎此以日歷及浚行狀參修日歷云愈等於今月十四日回齋到

右副元帥回書十四日戊子也行狀以為乙未今從日歷愈德

補官在七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乞從便許之月癸巳已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忝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已

械送有司乞行竄責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

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將梟

其首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命都督

府右軍統制李貴以所部屯福山鎮郢州防禦使利州路馬步

軍副總管權知興元府兼管內安撫使田晟為護國軍承宣使邠

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權知利州兼本路安撫使郭浩

為彰武軍承宣使武功郎姚仲為拱衛大夫開州團練使降授武

翼大夫郭仲復右武大夫文州刺史武翼大夫吳勝為右武大夫

閤門宣贊舍人皆用殺金平之功也先是川陝宣撫使王似副使

盧法原第其功自晟已下諸將凡九十三人皆進秩至是遂申命

之似法原諸子亦以勞進秩二等而吳璘楊政優異推恩者不與焉

庚寅處州雄節卒陳轉特補保義郎時守臣耿延禧簡兵以備調發而軍士謝紹葉新言即敵至斬延禧以順番為轉所告論死故錄之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鱈魚鮓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仇愈陞徽猷閣待制錄守城之功也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皋徐慶敗敵于廬州時敵增兵復寇淮右仇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既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

北制置使岳飛遣皋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皋慶以從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愈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當為公退之即與慶以從騎出城謂敵衆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乃展幟示之敵兵失色皋舞稍徑前敵疑有伏即奔潰皋率騎追之敵自相踐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張琦至廬州城下又遣統制官靳賽至慎縣而還愈歎皋之功以書謝飛盛稱其勇飛不悅移其功以昇慶後慶以奇功自武功郎徑遷武功大夫開州刺史而皋止進二官 此以徐夢莘北盟會編熊克小歷參修但夢莘所云皋以餘里而屯一夕皆屯此則未足據也番偽軍追自是糧乏不反非因廬州之敗據岳飛奏功狀稱實接戰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

雖未免泛濫在其中然亦不止於十三騎明矣狀又稱追逐敵兵三十餘里今但云率騎追之庶得其實阜慶明年二月乙酉推恩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知和州趙霖知洪州分寧縣陳敏識知建昌軍方昭皆前有死守之功後坐文致之罪見被廢黜臣請為陛下言和州自李儔納款之後水寨民社以霖為請霖時在江東間闕赴難悉力措畫數興敵闕屢拒他盜不廢耕植官私就緒冠於他郡民到于今稱之繼緣幕官私書時相移怒遂以按發屬郡用為互論獄司深文止坐公筮霖之非辜亦已明矣敏識當金人初渡大冶道出武寧所遇迎降禍不再計分寧距武寧百里而近父老列狀願歸城於敵帥以保全鄉井敏識披胷示之示以先死率眾據險迄免侵軼縣之姦俠有欲來間嘯亂者誘誘而殺之一邑賴以安堵僑寓士夫述其狀隣路監司上其功既嘗進秩擢用偶挾私怒者得路託為疏論遽送嶺外監當借使不足為功又何罪之有昭守建昌苗傅之餘黨韓世清者首殘邵武以眾數千徑犯軍城官吏軍民盡欲逃去昭以六十口為質揭榜通衢敢言去者以軍法從事率眾嬰城親督守備賊圍而攻之矢石雨集凡六晝夜昭鼓眾益厲攻者死傷十三四一夕遁去遂陷臨川蓋自通判而下咸被賞典獨昭未與是冬昭以敵在臨川遣人約齎降書相去一驛之間慮為軍民脅持既不可從又不能死乃以軍事委倅謁告寧親繼而論罪編置屢經恩霈無路自明今霖罷處祠館敏識與昭尚在罪籍臣若不為伸理非惟上負聖明耳目之寄且使

朝廷有忽功記過之失無以勸効死守節者伏望睿斷察霖等已往之過錄霖等未報之功量材叙用以為衆勸亦今日之急先務也敏識時為降授右朝散郎先訟枉于朝得旨改政霖為左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奉祠家居乃詔霖與郡昭改正命下而霖已卒矣

十二月壬寅趙霖守本官致仕

癸巳殿中侍御史張致言朝廷不當除授差遣以妨軍務上曰言者欲大臣專意軍務誠知所先儻因間隙莫不妨除授否比聞士大夫遠赴行在而吏部既不注擬往往貧困無以自存朕用惻然趙鼎曰向者車駕親巡海上猶有差除恐於日未宜遽廢胡松年曰言者但當論除授當與不當耳上曰艱難之際豈可使士大夫

失職 浙西江東宣撫司統制官張宗顏與敵戰于六合縣時金人瀕江犯宣化鎮出沒者踰月後遣宗顏潛渡江出金人之背與戰不勝詐為捷書以聞此據趙鼎之遺史曰歷張俊申張宗顏於六合縣掩殺敵兵不計數目生擒蕃人七十餘人奪到馬二十餘匹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遇敵于山陽獲七人

甲午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神武中軍左部統領范溫添差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撫州駐劄罷從軍

乙未上曰敵馬近在淮甸而將士致勇爭先至於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顧趙鼎曰此乃朕用卿等之力鼎曰盡出聖畫臣等何力有焉然大敵在前方懼無以塞責近日連南夫張守皆有奏牘應

辦軍須錢物曾不愆期上曰自古國家用賢則治若警奏初聞而朕或為退避之計江浙已邱墟矣 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

帛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是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濟接水塞民兵及是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才慢命趙鼎亦奏斥之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 提轄推貨務都茶場郭川等請令臨安府本務將每日入納錢三分之一椿還見錢關子仍俟客人身到乃給許之時朝廷降見錢關子為糴本而川等言未有關防故有是請焉日歷

無此今以明年正月十三日章誼劄子所云修入但降見錢關子充糴本月日前此未見是必與明年二月張絢所奏相關當考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上曰日蝕雖是躔渡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矼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沈與求曰日蝕雖躔度可推然日為陽類至於薄蝕則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應天變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忘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屬列銜申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即為內援擊敵上報國恩上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捍禦敵馬次第且言久相持恐其別生

姦計已與諸將會議凡可以克敵者無不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敵必不能遽為衝突沈與求曰晉元帝時兵力未強然石勒寇壽春帝集將士相持三月其下至於勸降者王導拒之敵遠未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導 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奏張宗顏過江擊敵馬獲捷事上曰俊每言不敢虛奏邊功恐坐冥報嘗有方士謂俊曰王淵坐誤國之罪為陰司治之備極慘毒朕未嘗信方士之說果有之乎趙鼎曰臣在金陵聞韓世忠之言大略與俊合然淵之罪在殺已降松年曰秦皇漢武信方士之說卒亂天下此可以為戒上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史記之言是也上又曰死生數之大常方士豈能損益 責授單州團練副

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鞏靖康間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炎荒萬里毒霧薰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使量移近地得以自新三省勘會子羽與吳玠書所論邊事跡狀可考乃復元官與宮觀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溫州文學承楊泰三州水寨參謀趙安節特許赴將來省試安節嘗舉進士未赴禮部至是以勞補官乞依舊省試特許之

已亥手詔以日蝕來年正旦命公卿講求闕政察理冤獄詢問疾苦舉遺逸求直言

庚子金人退師日歷紹興五年正月十二日樞密院劄子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申敵馬自十一月二十六日節次

從楚州路遁走初石副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于故繫於此日

竹塾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

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士良苦下

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此據世忠墓碑增入張浚再遣世忠麾下王愈以世忠書柱問戰期愈回一日而敵宵遁二

書差不同今且云敵遣世忠書更須詳考但碑載此事於世忠凱旋之後則誤也日歷通書人乃王愈時金師既為世忠所托會天

王德而墓碑云張軫王愈亦須詳考

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簽軍又為

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必擒爾輩以獻南朝俄

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

江不叛者獨常爾他未可保也况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為

善宗弼然之夜引還全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猗於是麟

等弃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何

龜鑑惟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寶領右揆之命當時玉音宣諭

謂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

決可成功於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

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軍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

年敵諸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

示敵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

兵四起貝勒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勞軍韓世

忠移書烏珠有張樞密在此之言金人相顧失色敵於是夜

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塵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

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上之勝亦此魏公也
人無愚知作之則奮師無利純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辛丑詔葬祭浙西江東二軍之死事者如淮東軍趙鼎因言比張
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由陛
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然朝廷出號令亦
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刑部尚書章
誼兼權戶部尚書左朝奉郎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驛進秩一
等以應副軍需不擾而辦也是日棗州陵亭水寨馮定捕敵三
十九人

壬寅侍御史魏玘試祕書少監玘乞依本省官例從便許之殿
中侍御史張致遠守侍御史監祭御史張絢守殿中侍御史臨安
外郎辛次膺移倉部

己巳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以平寇功遷左金紫光祿大夫浚五辭不拜

庚午置潭州市易務用提領張澄清也仍令以湖湘所得舟運販
淮鹽其息錢非奉朝廷及都府指揮毋得擅用

是月偽齊陷光州時劉麟出獵於陳留縣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
南歸為其徒所告悉斬於汴京豫又以其弟復知濟南府觀知淮
寧軍為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歲次乙卯金熙宗亶天會六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是日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宗弼與偽齊之兵既
退乃遣人報偽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
偕去出北門市人尚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
亂榮聞之而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
衙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三人誅之以錄事叅軍楊壽亨權知
州事既而州人不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
既歸自是金人在江北者盡去矣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臣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上曰劉豫父子強誘金人擁衆南侵窺俟江浙其志不淺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敵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遁去也沈與求曰臣間諜者言劉豫誘金人以我諸大將有不和者故擁衆南來直欲渡江今陛下下詔親征而外中一心共濟國事則敵之初謀盡伐矣宜其遁去也師克在和誠見如此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已退緣淮南之人多為敵所拘兼於山間水

面結集保守又有中原被黨軍民意欲投歸尚留敵寨及時暫逃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偽民社以收復州縣為名肆行剽掠妄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并戒飭黃榜以付張浚詔以章示浚如所請詔諸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取見元數比儆鄰近田畝所收租課及屋宇價值量度適中錢數出榜召人寔封投狀承買拘催價錢

起發日歷無此以四月二日總制司狀脩入

戊申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兼權直學士院 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充資政殿大學士顯謨閣直學士知泉州連南夫進職一等守奉詔變易度牒得錢百餘萬緡會有旨調海舟百艘

守因請以其舟載錢三四十萬應副朝廷使用南夫亦盡起本郡
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中書門下省奏二人供億調度曾不愆期
詔以憂國愛君宜加褒寵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知秦州趙康
直直祕閣樞密院言敵犯河淮旬廬州禦敵有功秦州措置得宜
淮西帥仇愈已除待制乃命廬州州守禦官屬各進一官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遁歸皆自陛下聖畫索定然善後之計當
出羣策願詔前宰執各條其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上曰
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有當用之
况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
臣乃祖宗故事於是賜呂頤浩朱勝非李綱范侗尹沆伯彥秦檜

張守玉絢葉夢得李邴盧益王孝迪宇文粹中韓肖胄張浚徐俯
路允迪富直柔翟汝文等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
方綏懷之畧令悉條上焉 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之人特
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並與除破 左朝散郎何洋
通判池州時滁州初經殘破民未復業乃以洋知滁州洋撫循居
民興建學校民賴以安 張浚赴行在奏事命江東安撫使呂祉
留行府收接江北文字 是日承州馳潭水寨首領仲諒引兵入
楚州

庚戌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吏省吏省
則事省事既省百姓自然安矣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

姓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無幾豈堪其擾也趙鼎曰祖宗差役本是良法所差既是等第人戶必自愛惜豈肯擾民王安石但見差衙門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商鞅耳學自安石變法天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詔百司從便官吏限三日赴臨安府供職是日淮西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而還初金人自六合北歸命師回延壽收後二人皆驍將也淮西宣撫使張浚謂進曰敵既無留心必徑渡淮而去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閔偕往敵且渡遂薄諸河敵衆悉潰墮淮而死師回延壽勢窮而降初師回以浚為浚既降乃悟曰吾以

為張樞密乃關西也熊克小歷載此事以為張宗顏追及之趙鼎日歷正月十二日丙辰劉光世稱王進一人今從光世提奏增入於正月一日渡淮盡絕與此提奏不同當考

辛亥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相為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沈與求曰雖堯舜之世不能使天下無小人要在處之得宜而已書曰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所謂得宜也遣內侍趣張浚還行在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晏敦復言逮事曾祖母張氏乞以明堂封妻恩回授曾祖母加封從之詔省試展用今年六月鎖院以行在百司不脩故也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野

昭

壬子詔募僧人收瘞淮南客死者每百人以度牒一道給之 集
英殿修撰新知太平州劉岑改充右文殿修撰尋奉祠以侍御史
張致遠論其得罪名教也 中衛大夫楊州觀察使淮西宣撫司
權鋒軍統制趙秉淵貶秩五等統領官武功郎楊貴除名勒停以
宣撫使劉光世知其縱掠和州水寨也言者復奏二人之罪且謂
陛下親總六師凡渡江擊敵無問擒斬之多寡皆旌賚有加惟恐
踰時二人之罪無所逃死尚稽誅棄是謂有賞無刑不惟朝廷負
姑息之名光世自此亦何以令其下望令光世押送二人付之廷
尉速正典刑乃詔貴處州編管秉淵更降二官 此月庚申再行遣

癸丑左迪功郎樞密行府書寫機密文字張松允為左承奉郎松
允浚從子上召對而命之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兼閣門宣贊舍
人淮東宣撫司遊奕軍同統制張榮丁母憂詔起復

甲寅詔諸路提刑司驅磨所屬州縣去年收支茶鹽錢數如有違
法支使責官吏陪還拘收赴催貨務仍命戶部以驅磨最多處申
朝廷推賞稍有隱庇臧裂亦許按劾用言者請也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詔沿江諸路監司帥臣李謨等十人
各進官一等以樞密院言應辦大軍宣力故也其諸司屬官諸州

通判州縣當職官寔有勞劾者令逐司保奏等第推恩 今日歷無此
二日江東安撫司
奏狀所云修入

丙辰上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

體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必專待

臺諫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

處衆事訓飭長幼而其可護非常據卻外禦者則責之強勇子弟

期至於家之寧輯而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

不肖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壞功者必少雖臺諫

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孟雜售象鸞不分是以臺臣不無挑擊之

紛紛而是非交攻至于上動睿聽也其弊蓋于宰相任恩而不任

怨耳太上皇帝先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為聖祖書成非獨可為

子孫方來之法凡為宰相者亦當敬書諸紳奉行周旋

丁巳詔江北敵馬已退應行在及從便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奏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寇宏依舊知濠州宏棄城至平江

府匿民巷不敢出邏者以聞上召見問以淮南事宏戰灼不能對

乃命帶舊職隸劉光世軍事定別聽旨至是光世請遣之尋又詔

濠州官吏軍民自宏出城之後權時從偽非其本心今既復歸其

日前罪犯一切不問後詔在是月壬申趙姓之遺吏云朝廷以孫

壬申勸會楊壽亨孫奕保全城詔權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

支給見錢閔子用權戶部尚書章誼請也事祖見去年時州縣以

關子抑配民間充糶本權貨務又止以日納錢三分之一償之阻

滯者多人皆嗟怨故誼以為請此以張絢所奏增入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自上曰敵雖退遁然南北之民皆吾

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文不可夸大第

使寬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上又曰敵已退遁須當漸圖恢

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
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觀摩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

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謹當以次條畫奏稟何備

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讎未嘗不有比死一洗之意考之國

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

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大時大規模朕安能

於恢復矣又嘗語宰相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

籌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日修車馬備器械內

修外攘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敵來似有

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得造自琴操以示武備作金銀梳以旌

射士教習舟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間諜其一詔戶部支金

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一千兩付樞密院激賞庫充激塙使用朱勝非秀水開居錄紹興

荆襄都督須錢七百萬緡有旨半與之兩浙運司臨安府又取二

十萬緡行有日矣會易拜相使事即罷不復差官為嘉利效尤

京黼因淮上用兵遂以三百萬緡入三省激賞庫自是得事進獻

論以因淮內結諸官外交諸將養交持祿者尾五年御史謝祖信

今年二月二十一事云盜官錢八十七萬緡蓋此錢也按日歷

馬有合奏請事一川陝制袁都督府事務在府官吏兵將官物等

合併歸本府有旨依奏據此與勝非所云差不同時進罷都督

賜再相而始併督府錢物入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

築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務從簡省
毋得取給於民時上將還臨安故有是旨 詔行宮留守司放行
常程事務既而都省請就用留守司印應合行事並依本省自來
體例諸路申奏并合受理詞狀應得條法即一面行遣如法所不
載合取得旨事即申奏行在應給降黃牒勅榜內宰執幫衙孟庾
書押從之是都省奏在 是日右從事郎知嘉州龍游縣李牧將家

往興化寺觀燈觀者填壅寺門石梯高峻牧命從者跌之士女墜
燈陷胃裂腸而死者百餘人修職郎劉庠將仕郎邵降年皆死攷

坐送獄抵罪

五月二十三日丙申宣撫司奏其事得旨令趣具案不知後來如何行遣

乙未德音降淮南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應投降女真漢兒
除已等第補官外仰諸軍並行存恤應招捉到京東西陝西河東
等路簽軍許令從便應見任官退避在山水寨保聚百姓之人令
宣撫司開具推恩應山水寨團結人民並放免稅役十年其不係
團結而曾經敵馬蹂踐去處與放五年應因陷敵操行不屈忠義
顯著衆所共知之人令逐州長貳保寃聞奏

庚申行宮留守孟庾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留守司依舊其
官屬並罷 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躬親按
賞以脩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用樞密院奏也

辛酉勅令所刪定官謝祖信試監察御史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
頃日言事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盡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
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思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
斥死會趙鼎入相上記其忠乃有是命制曰朕觀自古姦臣惡人
議已必罪言者以肆志而作威至於身不免而國家受其禍此古
今之大患也伸操守剛正論議凜然方朕纂服之初置相不善爾
任御史力疏其姦乃見貶于強敵方張必不可守之地爾之沒也

可謂重不幸亦豈獨彼姦之罪也哉念之盡然悔不可追諫大人之秩時所貴重姑假此名旌爾忠直庶幾少慰乎泉下尚其不昧體茲至意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橫遭誣榜謗蒙陛下時降宸翰辯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日誣謗過自畏縮况毀譽之來當考其寔齊桓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于毀乎浚曰陛下于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于考其寔而已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浚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上誠得馭將之道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上語在是月丙寅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願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畧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數術馭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閒暇無不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折服其心故也劉光世不

欲受杜克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葉賜之張浚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嘆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貲何如曰貧甚嘗從陛下求袍以禦寒上曰今貴極富溢何所從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如此宜自效而有美于劉光世何耶浚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畧動與事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牀洗以名布孰為得體乎 權尚書工部侍郎賴遲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遲引年告老故有是命 左宣教郎喻樗為秘書省正字熊克小歷趙鼎深喜程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月始薦樗改官除正字按樗改官在去九月壬申又先已詔從辟為江西大制司及都督府屬官不應云乃不見知今不取 諸路常平司拘收者戶長雇錢計綱赴行在有擅用者依上供錢法初議者請并典吏雇錢不復支給戶部言恐無以責其廉謹乃不行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留守孟庾上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起復檢校太傅寧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司使劉光世為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司使置司建康府浚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浚各賜銀帛三千匹西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儒人者三人冠帔

五道 右奉議郎張九成為太常博士趙鼎薦之也 命尚書省
部員外郎章傑檢察福建廣南東西路經費財用公事尚書因奏
委傑起發兩路茶鹽錢赴行在其擅用者皆責償之此月甲子降旨 賜
故保義郎楚州鹽城縣海道水軍將領朱藥妹銀五十兩藥追擊
敵軍傷重扶一敵人赴淮死藥無妻子知縣事劉舜事士言于朝
故賜之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偽知州武翼郎許約金
人之犯淮也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摘輕兵
由間道徑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
以衆援之瓊說約降不從却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

光州後六日奏至既而光世以約赴行在上謂大臣曰約為劉豫
結連楊么及叔張昂山寨允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
乃遷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熊克小歷載此事以甲子為奏至之
光世奏正月二十日晚叔復光州甲子二十日蓋克誤以收復之
之日為奏至之日爾克又云瓊統兵過淮由間道徑趨光州亦誤
據光世所云乃是聲言過淮若已渡淮而北乃
後還攻光州則大迂遠矣約二月辛酉轉官

乙丑罷淮南茶鹽提刑司置提點兩路公事官一員兼領刑獄茶
鹽漕運市場等事應合行事如發運使例以直秘閣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張澄提點淮南東西兩路公事填放置闕仍命赴都堂稟
議訖之任尋以澄應副岳飛軍儲之勞進職一等澄敘除職在詔
戶部進銀萬五千兩赴內東門司為教閱三宣撫司官兵之費直

顯謨閣曾紆陞職一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再進一官岳飛
之復褒鄧也二人以餽餉愆期貶秩上手詔二人若應辦足脩飛
成功當不次除擢如依前違慢有悞軍期邦有常刑朕不汝赦二
人皇恐受命暨飛奏功乃復其秩又例進一官中書門下省言賞
未酬勞故有是命 太府少卿馬承家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
罷時言者論警奏初聞承家陰懷苟免而良臣自知應對失詞乃
張大敵勢恐動朝聽謂敵有長平四十萬之衆勸朝廷有擇禍莫
若輕之說奮臂宣言無復忌憚非陛下明斷不惧不疑則墮賊計
中為害不細由是二人並罷既而侍御史張致遠又論良臣與其
副王繪所得恩數忝冒太甚乃詔各予二資恩澤其非寔過軍前
人皆裁削之 是月丙寅己巳兩次降旨裁削今朕書之 顯謨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曾開知廣州開坐累久廢至是起用之 詔江浙諸郡守臣
銓量沿海沿江巡尉老病疲懦之人擇見任官材武者兩易仍令
吏部今後審量差注

丙寅詔淮南諸州荒閑田段並令宣撫司經畫耕種相兼應副軍
中支用仍置圖冊立界分將來人戶歸業驗實給還 左宣教郎

問邱昕充御史臺主簿用侍御史張致遠薦也 昕已見三年四月 詔通

太平江池州守貳各減磨勘三年以樞察院言通州措置料角及
存郵亭戶太平等州應辦大軍理宜量行推息故也既而侍御史
張致遠言通州自聞警報守臣蔣璨未嘗輕動又應副王進李貴

二軍宣力居多今例減磨勘一年恐無以示勸乃進璨一官為右朝奉大夫璨正月癸酉轉官

丁卯金國安州團練使知遼州程師回特補武功大夫忠州團練

使金國解州刺史張延壽特補武翼大夫貴州刺史仍並充神武

中軍正將

二人除將官在是月己巳

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嘉其却敵之

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

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昺曰社稷之幸也詔承州權廢兩縣

和廬濠黃滁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簡少

省其繇費也樞密院奏陝西官吏軍民昨緣金人逼脅遂陷偽

邦蓋非得已詔川陝宣撫司務以恩信招來仍出榜曉諭

此奏當是張浚

再入樞府恐諸叛將反側不敢歸故有是請也

詔沿江諸軍疾病者令所在州賜錢人

一千扈衛及殿前司神武中軍令戶部支給右朝散郎知滁州

何洋言本州累經殘破乞將上供及應合進貢之物並蠲免二年

從之詔權立諸路水陸綱運綱官酬賞格凡金綱八萬緡或銀

五萬緡他物直二萬緡以上計程三千里無違欠者遷一官以下

九分至一分其酬賞每分皆為九等

此據慶元後詔自行在部軍隨勅申明

需至外路者其酬賞皆比附而差損焉

後詔在三

已已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

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庚午都督府前軍統制王進為福建路兵馬都監時賊周十隆為神武右軍將官趙祥所破遂犯汀循梅潮等州朝廷恐其滋蔓關廣故命進帥所部會江西廣東諸將合擊之仍權聽福建帥臣節制海賊朱聰以舟師自潮州入廣東焚掠諸縣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院事張浚叅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將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姦謀使其失力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慙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効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給金人云光世忠比失驩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義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昔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為恥深銜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懽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上命近侍出內金盤尊罍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光世等飲之醕并所飲器賜之陸辭而退與求曰將帥國之爪

牙推轂授師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之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
聞其禮甚重臣聞英宗皇帝待遇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
帝用李綱寔踵行之光世等迺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
妻漢國夫人向氏後妻華原郡夫人魏氏並特給內中俸如世忠
妻例自建帥府以來後常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在上左
右者獨楊沂中而已之中興聖政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輔
當新之美棟慄而退創建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
乃以先武故事解兩虎私闖使耳餘渾濬之徒恣收自息不失為
廉蘭耶李之賢與太祖威令事異而世忠即負刑以謝光世以滅怨
備龜鑑日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刑以謝光世以滅怨
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
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癸酉尚書戶部員外郎沈昭遠試太府少卿右朝郎請川陝判袞都

督府詳議官王純為吏部員外郎左朝請郎董弁為度支員外郎
左朝奉大夫直徽猷閣郭執中行兵部員外郎執中元符末以上
書故入邪黨藉張浚在川陝以執中知嘉州至是召用之是日
偽齊知亳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事王莘率眾拒
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斬賽以所部援之時劉麟
既北歸西北大恐麟乃率其偽官屬上言中原制江表其為刑
勢與強弱逆順之理何啻得百二之利也故自故王者興起必以
河朔山東之地然後為帝王之真若乃崛起及遁居吳越之會計
其強者能自保一隅遇有不振則中原之兵已進而墟其國者一
舉也故史冊所載如吳為晉所滅陳為隋所滅蕭銑為唐所滅周

世宗剪伐淮南諸州至宋之初以次就平是也乞下合屬去歲曉
示豫以其言榜於偽境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
中晏敦復言比者陛下親總六師請訖却敵之功則天意固助順
矣乃今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漢策宣帝有言曰今日蝕于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數監器物何況于日虧乎是則正旦
之食災異尤甚然以今日之事言之臣知天之仁愛仁君欲扶持
而安全之也天意若曰敵兵遠遁行朝粗安正宜儆戒之時陛下
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固無所不至矣臣願益加聖心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凡可以仰答天戒術慰民情者必力行之違於天咈于民
者必力去之期于保固洪圖紹隆丕緒以為萬世無疆之福時淮
西宣撫使劉光世乞以所置淮東田於淮西對換上許之敦復言
淮西累經兵火正妥妥安集存撫稍有騷擾則百姓不得奠居依前
不得成藩籬矣光世為一路大帥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利便事
先乞換易私土似為未便且淮西州縣皆光世所部標撥田土光
世必遣人揀擇州縣必惟命是從豈復更問是空閑不是空閑也
光世先在淮東置田之時其所遣幹當使臣等惟擇利便膏腴者
取之致民間多失舊業此衆所共知不審光世知與不知也今
又欲易淮西田則其所遣幹當_當之人及州縣之吏實緣為奸豈止取
民三百頃而已即使兩路瘡痍之民皆重罹殘害豈不失人心乎
今光世以為私田即不復招誘民人歸業也且敵兵方退遠有此

請豈非謂朝廷不敢不從邪恐非光世自為之必其屬官有悞光
世者比岳飛以其屬官輒以私事干請於朝旋請加罪中外翕然
請美謂有古賢將之風光世平日自處必不在岳飛下望以臣所
言亦示光世且今為朝廷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都建康之
計中興有期何患富貴之不足私計之未便耶今所降指揮於朝
廷之紀綱大將之舉措皆為未得恐非所以愛光世也劉光世乞
換日事日

歷不見岳飛刺劉康年
在此月八日亥附月末

是月金主晟卒於明德宮年六十一左副元帥宗維以晟之命立
阿木班都元帥亶為嗣謚晟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命諸郡邑皆
立晟之靈柩盥饒吏民成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葬豫陵張匪
節要

紹興四年冬烏奇邁以病死時大兵相拒江上不敵發喪至軍回
於次年方告諸路苗耀神麓記日烏奇邁先患中風病手足無
力半身不遂約及一年至天會十三年乙卯歲正旦近侍扶掖而
行見佛自東方隨日而出現從者皆觀而瞻禮烏奇邁問汝等見
甚皆云見佛像在日旁雲間言未訖昏困再病中風僵仆殂於明
德宮二書不同而耀所言頗悉今從之別書又云丙辰年死蓋誤
今不取初太祖旻有約兄終弟及復歸其子及晟病其長子宗磐自
以人子主之元子欲為儲嗣旻之子宗幹言已乃武元長子當立
宗維言已於兄弟年長功高當繼其位晟不能決者累日宗室完
顏勗者受師于本朝主客員外郎范正圖粗通文義奏曰臣請籌
之初太祖約稱元謀弟兄輪足却令太祖子孫為君盟言猶在耳
所有太祖正室慈惠皇后親生男勝果早卒有孫稱阿木班貝勒
以為儲嗣今年十有五矣宗維乃止監軍係伊利其幼弱易制宗

幹亶伯父且妻其母如己子也遂共贊成其事

此據苗耀神麓記

班為按節蓋誤今正之亶已見建炎元年九月洪皓松漢記聞長
子宗盤盤與因倫尼瑪哈爭立尼瑪哈以今主為嫡遂立之今主
勝果之子勝果早卒其妻為庫堪所收及
忌原本昏三字即宗幹小名與耀所云皆合 亶既立追謚其父宗浚

曰景宣皇帝宗浚即勝果勗昌弟也初金太宗歲嘗時下詔改正

官名而未畢至是置三省六部畧仿中國之制以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師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次左右丞相皆平章

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下仍為兼職元帥

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樞密院置使副簽

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判同簽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簽

書事六部初次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

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

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

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

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讀

侍講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制都點檢左右副點檢

左右衛軍勸農司置使副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秘書省

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監官不設外道置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

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預其選人以為榮官無磨勘

之法每一任則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熊克小歷初奉使宇文虛中
留其國至是受官為之參定
官制洪适撰其父皓行述
云虛中為詳定禮儀使云云 亶又升所居故契丹而樓為上京號會

寧府自東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自燕至汴封左副元帥宗維

為晉國王皇伯宗幹為秦國王宗磐為宋國王皆領二省事封右

監軍希尹為陳王除尚書右丞相知燕京樞密院事韓企先為尚

書右丞相山南西路兵馬都部署高慶裔為尚書左丞河南東路

兵馬都部署蕭慶為尚書右丞宗維希尹既罷兵置以慶裔與慶

本二人腹心故解其外任尚書耀神麓記稱宗磐除尚書令宗幹錄

諸書又封右副元帥宗輔為冀王遷左副元帥左監軍昌為魯王

遷右副元帥右監軍宗弼為潘王遷左監軍陝西經畧使薩里干

為右監軍熊克小厓稱固新自右副元帥除左丞相蓋誤希尹自

哈為都元帥及與奏宋二王爭

權恐誤詳見紹興七年七月

建炎要錄卷八十五

二月乙亥朔秘書少監魏矰直龍圖閣知泉州以矰引親年有親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東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於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也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政於新店入民趙光竒家門百姓樂乎光竒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此未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倘有聞見悉願為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

有無科優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白錢矣又有貼納門子蓋造蓆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閔子錢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般運見錢脚重民間却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閔子為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允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俵及執閔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却無見錢惟有等守留滯之患而所得十纔六七蓋造蓆屋錢者凡蓆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戶有認三十間者中戶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為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欽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寔供具如委曾令民間分認閔子蓋造蓆屋限半月陳首特與免罪却路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檢察其姦弊其閔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畫時具姓令推貨務日下之給毋得要阻稽滯其蓆屋錢如貪贓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歛入己自用即具名聞奏重行雷胤點如此則上澤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從之

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妣氏為福國太夫人親屬為承

郎者一人封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既而飛言

母見係太恭人乃詔福國告令吏部修洗改正祭國告拘收申

省毀抹改正告身在此刑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章誼試戶

部尚書熊克小歷將刑部尚書章誼移兵部尋改戶部按誼紹興

去年十二月兼權戶部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孫

今始正除未嘗為兵書近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兼館修撰王居正試兵部侍郎徽猷

閣直學士知湖州陳與義左朝請郎廖剛並試給事中剛既以母憂

去言者論其匿哀求遷落職事見二年八月至是趙鼎為辨其實復召用之

中書門下省檢正檢正主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權尚書吏部侍

郎祠部員外郎朱震試秘書少監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呂祉為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秘書郎林李仲為祠部員外郎秘書丞

熊彥詩為秘書省著作郎降授左奉議郎提舉台州崇道觀李光

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葉煥復右

文殿修撰知揚州直龍圖提舉亳州明道宮葉宗諤知建康府

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自行紀元

歷至是三十餘年會日食正旦太史定食在辰其驗在已定分以

九其驗以八得一為侍御史張致遠言此蓋造歷者不能於消息

盈虛之與進退遲速之分致立朔有訛凡定朔小餘七千五百以

小餘七千六百八十而不進今年五月定臘失序臘旦接也以故

小餘七千一百八十而乃反進一日接新當在十二

月近大寒前右定之若近大寒戌日在正月十一月者即用遠大

寒戌日定之如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午大寒後四日庚

戊雖近緣在六年正月一日改定十九戊戌日積差之甚將見日
為臘而太史建寅三年定十一月甲戌晦臘日
不食朔月有朏朏矣又嘗為致遠預年正旦日食時分不差釐刻
致遠奏得一少嗜歷學老而彌篤年踰七十無甚僥覲且唐初起
造歷用道士傅仁均肅宗改歷用山人韓穎荀善推步何必世官
得一先被朝旨待命行在願令得一先正見行之失別定中興之
歷仍令取其所收歷書參較太史有無用補遺闕擇歷笑子弟粗
通了者授演撰之要庶幾入日官無曠歷法不絕故有是命又詔
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監視有無
差指申尚書省得一常州人也左朝請大夫新知英州沈調罷
調歸安人從韓世忠辟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至是為州而權給事
中晏敦復奏調頃知錢塘縣為守臣毛友發其姦賊荷項禁勘獄
已具會靖康大赦得免復令長溪貪賊如故不可使守遠郡遂罷
之

丁丑上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蕪樵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至
臨安府今本府雅飾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事令温州
通判權管詔諸軍揀選老疾不堪出戰人送諸州贍養使臣送
吏部先次注授仍限一月以樞密院事張浚有請也是夕御舟

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北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外上乘輦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並轉一官資上以緩急之際休戚所同故有是命是日樞密都承旨兼都督府叅謀官折彥質至行在始趨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師而彥質奏折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為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倘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權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與暗昧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况為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命別賜使令詔不許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兼權給事中

忠訓郎閣門祇候岳

雲為閣門宣贊舍人忠訓郎岳雷為閣門祇候

侍御史張致遠

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今之獻計者孰不以儲用不繼為先務然莫有原其本者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疆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民瘁而國富譬人有痿瘵而忽肥何以能久昔漢用孔僅輩皆鬻治大賈言利至析秋毫唐用裴延齡輩資宿姦老吏其術多尚虛詐納君剖刻之名歎民流

亡之苦至有請烹桑宏羊而恨不食皇甫錡肉者此歛怨之極也
故臣以為善理財者宜常固邦本夷吾陶朱不世出得人如劉晏
第五琦斯可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教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
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通都大邑沽肆成市巨艘成載旗幟
縱橫皆以軍器回易為名商販之人復請買牌歷假其威勢有司
不能制也茶鹽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窺弄法意自為商販往
歲用李仲孺守法示信入納漸廣乃無故而罷去秋變法人人不
以為便既輟而復變者皆吏之為也銅鉄利源也而大賈擅之比
屋鬻罷取直十倍海舟販軍遠出山東雖有提點兩司何嘗料理
且如嚴州神泉監其所隸兵卒幾百人所管銅鉛等物亦數萬計
罷鑄寢久監官坐享俸祿兵卒散充他役餘路可知矣常平利源
也而憲司忽之名存實亡乾沒無限且如向賣蔡京朱勗田舍估
值太賤劉光世請稍增錢凡合增納者諒亦不少緣多勢吏之家
遂緩於追索又重疊請受復冒軍功或一人兼請數邑如三省樞
密院人吏者冗費種種臣不暇悉數利源既湮廢而用渡復無節
戶部號稱職者不過賣度牒官告借苗稅淨利士夫扼腕奮臂而
言利者不過鬻命婦告身增添酒稅額復置市場換給祠部甚者
請權福建益耳若以戶部為是則民有舒息之期蓋釵汀諸郡為
上泗州地險山僻民以私販為業者十率五六鹽產泉福汴流而
運寸進於亂石奔濤之間又非廣南平溪安流之北也祖宗以來

獨不權此路者良以柳處之人資鹽於廣叙汀邵之人資鹽於泉
福頃年廣東以鈔法禁絕之嚴而柳處盜起至今未熄福建前此
羣盜皆異時私販之人也昨者陳麟條畫賣鈔麟兩任海鄉詳練
財計臣初見其說亦謂可行無疑比命下未幾人競般請鄉村鹽
價翔貴銖兩計較斤直千錢而篙工廝役僅輸數十千有贏取數
百千者狡悍惡少往往厲兵嘯党將營販鬻賴朝廷察其非便亟
寢罷之臣竊以為言利之難苟不深計所入未毫芒所傷已山岳
矣唐用劉晏兼領鹽鐵諸使凡二十年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
副罷坑冶提點併歸諸路曹司以常平茶鹽合為一官稍重其選
或憚於改為則姑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
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俛能盡去愚臣所陳之弊則財用勃
然將不可勝用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此疏依國
家大計改
具載之但致遠所去冬變鹽法
事乃與趙鼎行實不同當考致遠又奏戎輅所涉臨安平江府
秀州三郡迎駕父老乞各擇其年最高者一人推恩又請罷崇德
縣烽火望樓戒諸守令毋得輒興工役其平江府應辦事務官吏
及長安閩官兵皆乞量與推恩從之先是崇德縣每鄉三里置一
望樓調民五人守視論者以為見戩改致遠及之 川陝宣撫副
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統疾
速赴行在 左修職郎朱倬為檢察福建二廣財用所幹辦公事
用章傑奏也倬為廣東茶鹽司屬官以宣諭明索薦召未至為傑

所辟傑言俾考第舉王皆已及格乞就任改官許之

丙戌宰相率文武百官赴後殿候問聖體承務保義郎已上皆與

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

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

馬始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公鼎右揆方鎖院之夕鼎密啟

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為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

功出專任邊事為言上既以邊事赴浚而改政事及進退人才專

付於鼎矣喻樗語錄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其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

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

如九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知温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

江州太平觀察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張浚龍圖閣學士致仕路克迪並復資政殿學士始用

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為荆

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克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

公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

克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 左

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趙子偁令再任 江東宣撫司統

制官張宗顏真除沂州防禦使統制官楊宗閔主進各遷五官將

官王再興戚方盧師迪各遷三官以追襲敵馬之功也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生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上首肯
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年老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後復
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佞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
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
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窺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
拳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辨之甚難臣
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
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
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
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
氣柔佞切切馬祠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
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改其所未至而掩之
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
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
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察矣小人在位則
同於已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已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卹治

亂不畏天地神鬼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政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亡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躬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 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徹獻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已成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寶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而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職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君真瑣闡方喜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亟懷印章祇我命明安國聞詔問舊宰執攻戰等四事以書遺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因論未定正要博謀若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三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左朝散郎王擇仁知廣德軍擇仁自蜀還行在上召對而命之 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梁汝嘉請做祖宗故事置朝集院以侍四方之士詔病速措置其後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鑿馭比還祇以建康營葺未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暫回之語詔墨未乾然輿議尚有紛紛頃因迎奉神主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示以不作久計聞者方復竊喜意謂陛下將

載而北征復我故都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其企見中興之力蓋如此今乃過計於霸旅若將安焉賢臣所未諭乃罷之

是月庚寅前降指揮不行

是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璘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

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敵犯淮南遣

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偽守胡宣以逆順宣

不肯降遂攻之拔其城秦民大悅金右都監撒離曷聞秦被圍集

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熊克小歷載援秦卅事正書楊政而不及吳璘今以璘墓碑及日歷宣撫司奏

功狀計累累增修入

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為名命倉部員外郎章傑因便措

置招撫湖廣江西群盜詔黃誠楊太等如率衆出首當議與湖

南北路知州差遣先是張浚以湖寇為腹心害欲招來之會誠之

黨周倫自稱統管鄉社木陸兵馬以狀抵岳州乞保奏且以鍾相

作亂事歸罪於孔彥舟詔以黃榜放罪令誠等一行人船赴此春

水順流赴張浚行府或劉光世軍前當議優與轉官仍舊專克水

軍若有願乞外任之人許乞本鄉或鄰近州軍鈐轄都監差遣願

歸農入於鼎澧州支撥閑田養贍仍免五年稅役倫又言劉豫遣

來招誘使臣前後十人已行斬首乞下邊界幾察詔誠等忠節顯

著深可嘉尚制置使岳飛又乞以荆湖一郡授二人故有是命

是日詔諸路宣撫司偏裨將佐自今士卒有犯依條斷遣問當有

官人具情犯申樞密院量度事因重行編置毋得故為慘酷因至

殺害如遇教閱行軍即依自來條例施行

按此指揮雖云為偏裨設然令徑申密院則是

大帥亦不得專殺也朝廷指揮不得不爾今具存之

己丑上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親征此禮權廢至是復行文左中

大夫致仕翟汝文復端明殿學士 尚書刑部侍郎蕪侍讀胡文

修蕪直學士院 尚書左司員外郎徐杞蕪權給事中右司員外

郎周綱改權中書舍人並俟正官到日罷 詔責授中大夫秘書

少監分司南京黃潛厚落分司提舉台州崇道觀已而殿中侍御

史張絢奏其宿負且謂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

扼腕憤怒望永不收叙以為臣子之戒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詔

臨安府修葺瓦屋十間權充太廟用守臣梁汝嘉奏也既而侍御

史張致遠言陛下曠自平江自進發間先降指揮轄回臨安委江

東帥漕繕治建康路逐省部百司倉庫等具圖來上駕方至臨安

又首議差官奉迎太廟神主令梁汝嘉雅飾同文館權充太廟中

外聞之靡不抃踊咸謂陛下進都之意失矣竊聞建言者以同文館

隘陋不勝當別有營造夫奉迎神主至孝也宗廟事至重也雖罄

帑藏竭民力宜無所吝臣下亦駭奔肅助之不暇宜無言然臣聞

漢高祖有言吾萬世之後老思豐沛今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

京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顧澤國偏方正使九筵復棟極其嚴潔

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叛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

至戶曉至失興復太計臣恐祖宗天之靈未必樂此採於外議謂

同文館若就如葺飾亦足崇奉必不獲已惟有明慶寺耳伏望睿
斷以臣三說擇一而用之所有別建太廟指揮乞改付建康先次
許置營造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以繫將士軍民之望以疑敵人窺
伺之謀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
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
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不釋至於蕃偽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
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為憂矣謂宜只令邪飾同文館權
安神主庶使群情曉然知陛下止為孝思祖宗急於祠奉初無奠
居此邦之意後二日有詔汝嘉隨宜修葺不得過與工役俟移蹕

日復先本府使用

後詔在二

是日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

命仍將康年正朝典詔飛母封號後特恩餘令改正康年依衝替
人例其所得襄漢功奪仍奪之

飛奏至在明年正月壬子

辛未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徽猷閣待制知靜
江府起復祕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左朝奉即張翥
知岳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
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
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踈小人柔佞
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右司諫趙需請命
有司條其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疏極閎治體過
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協濟中

與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

可為戒中興聖政留正等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

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謾制

豐耗量入為出也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疏極閎治體

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天下比命計臣

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盡矣量入以為出則會計之

願詔諸儒踵成之也直徽猷閣兩浙轉運副使李謨言平江今

歲苗米三十四萬石而逃田開闢四萬餘災傷減於八萬餘平江

最係上色肥田豈有逃絕若干之理又盧檢放不實乞下憲司委

官覆寔如所委官隱蔽許監司互察先是謨言浙路上供稽緩乞

秀湖州平江府委謨督責緊切催納故有是請戶部戶部乞許之

中書舍人王居正言陛下仁卹百姓之心刑於詔旨行於赦令四

方守令固未必能上體聖意使實惠及人今州縣一有開闢逃田

及檢放災復去處則監司便指以為官更作弊欲寘之於法臣竊

以為非階下本意兼恐提刑司及所委官觀望保明不實抑勒敷

納為害不細望追寢今降指揮從之左朝議大夫知和州皇甫

彥丁憂特起復時和州為金所破彥率軍民據守麻湖水寨淮西

宣撫使劉光世遣摧鋒軍統制趙秉淵統領官楊貴將其軍民乘

舟南歸秉淵等因從火大掠士民倉猝引避水闊舟小沉溺衆

彥之金帛妓女皆為所奪明年正月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

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趙鼎密為上言今日之舉

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不當親總衛事至即應之

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閔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佳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龍各據地利時出擾之敵亦不敢自肆惟不可闡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事毋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閔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他術錫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止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是日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平旦良臣等行接伴官李聿興謂曰侍郎歸矣如聿興等何時得離塗炭歎息久之行二里許昌擁三百餘騎相遇于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興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姦詐况小小掩襲何益于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為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他書持去戰而敗錄中物最非我有即勝詎止須此物遂授良臣等以左副元帥宗輔書已上並紹興甲寅攝王檜又為良臣言當以連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又索金

通和錄

又為良臣言當以連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又索金

帛犒軍其數千萬良臣等受書遂自鎮江赴行在金人言連州以南等語據張浚

行狀云爾按金人前後書辭上款畫江為界與此不同王檜語錄亦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朕于群臣或曰其行事或曰其獻言每料度曲折十亦得五但恐太察不敢見于所行耳左從事郎新潭州州學教授錢秉之特改合入官秉之避地廣西用趙鼎荐對而有是命後三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親乘戎輅總師拒敵此正漢高延郡食其光武納寇恂之時願雖章布卒伍苟有才術足以排難解紛亦當聽用使群心聳動共赴功名之會而乃陳誼無聞改秩罷去臣意朝廷祇以既降上殿指揮不可中輟既已引見登對例合推恩此豈今日所宜為耶當拯溺救焚之時襲承平優暇

之軌在朝廷一時施設曰成文具使臣下沿例獲賞何以勸功願陛下于延訪之際稍從慎簡其人材足以任事議論足以戡時者亟加委用令得摠發所蘊以風厲其餘否則放令自便無徒啟僥倖之門長奔競之風賞罰二事在軍旅之際所繫甚大惟陛下無輕用之天下幸甚疏奏從之

癸酉直祕閣韓之美通判全州之美守德安名還而有是命

是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金人所言且謂金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為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

寔反為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名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
士見浚未勇氣自



建炎要錄卷八十六

宋李心傳撰

閏二月乙巳朔祕書省校書郎許搏守監察御史 宗正少卿直
史館范冲祕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左朝請大夫提舉亳州明
道官程瑀復徽猷閣待制 除名勒停人孫覲叙左奉議郎 是
日雨雹

丙午手詔鄉大夫奉法守公克勤庶務令尚書省給黃榜於六部
門曉諭 大理少卿張昞試大理卿 祕書省著作佐郎熊彥詩
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

丁未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趙鼎居

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致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
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摧

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

孫多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

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與工於隙地鼎問

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即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

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後翌日

鼎入對上改容謝之自趙鼎謙冲待士已下並據林泉野記增入

彥節親言則此事必不妄朱勝非秀水閑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

有鄙朴之狀一旦得去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可居別建大

堂環植蒼竹坐側置四大爐日焚香數十使香煙四合謂之香

雲按彥節所言則人主移一竺我鼎尚以為不可豈有身建大堂

環置花竹之理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以舊職知宣州

免謝辭以松年引疾有請也叅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尚書工部侍郎仍兼都

督府參謀軍事左朝奉大夫通判明州李文淵遷一官金之入

犯也命文淵居許浦鎮措置防托海道故賞之紹興府寧城人

劉相如特補承信郎相如初見建炎十年二月以相如自訴鄞上之功乞委以

邊政故也既而言者論相如前後詐稱官資雕造偽印無所不至

乃罷之

戊申以雨雪放公私儉錢五日寶文閣待制新知湖州李光言

明越之境地濱江水易泄而多旱故自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

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兇荒之歲也本朝慶歷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禁甚嚴圖經石刻備載其事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諭茲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縣司供具自廢湖以來所得租課每縣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主田頑猾之民因而獻計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臣謂二浙每歲秋穀大數不下百五日萬斛湖明越其數大半朝廷經費之源實本於此

伏望聖慈專委漕臣乘此暇豫之時遍行群邑延問父老考究漢唐之遺制檢舉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內有積生芟葑淺澱去處許與農隙量差食利戶旋行開撩稍暇歲月盡復為湖非徒寔利有以及民亦以仰副陛下勤恤勸戒之至意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蘓秀園田各有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時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開毋為文具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阻半月申尚書省

乙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殿中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蘓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畧亦有

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
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
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賦財寔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
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
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簿因計歲出之多寡
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冊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
可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
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
為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俾仿景德皇祐等
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為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
之於前却以今歲計之餘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
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于合
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稽錄量入為出既可以見有無之
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各有
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歛不及民故有是命其後戶部第具去
歲收支數以聞而已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銀帛乞依舊留充
贍軍俟邊事寧息如舊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
用今方隅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此虛法原未卒前所奏也前
月未已書法原卒故此削其
名武功大夫康州刺史江東宣撫司右軍正將趙祥領貴州團
練使始錄建昌之功也將士皆第賞有差而江西制置司叅謀官

候慈以搜掘民間窖藏及乾沒良家子女之陷於軍間者為侍御
史張致遠所按閏二月詔憲臣究實遂不預 詔賜揚州錢萬緡

為興葺官府之用從浙西安撫使葉煥請也煥又請免本州商稅

一年且奏左迪功郎陳琦主管機宜文字皆許之既而言者論前

後辟官皆先審量有無罪犯而琦嘗以狂妄上書責不赴琦初見

年煥帥一路寄任不為不重中外親知豈無賢者而首辟其表弟

名隸丹書國事安在乞飭諭吏部自今外司辟舉官屬本司審量

到事理皆須子細勘當稍有違礙即行報罷許別選辟其吏部行

遣鹵莽併乞付有司根治庶幾回此一事稍振紀綱詔罷琦令大

理寺取索吏部公案看詳申尚書省琦罷在閏

庚戌手詔戒飭諸路州縣官以間者前臨大敵奉命不度偷盜自

若自今式訛爾心務盡忠赤仍令監司守貳各榜治所 左通直

郎李彛知涪州有司諫趙需言彛靖康之末緣差括金銀日與洪

芻等同婦人飲燕王府投諸四裔誠不為過豈宜付之民社命乃

寢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置市場務以通商貨合行事令提點司條

具申尚書省時淮南殘破常賦無所入州縣經費不充故有是旨

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岳州四月戊辰守臣張翬建請 徽猷閣

待制新知江州程昌寓改兼管內安撫使自紹興初置江西沿江

安撫司命江州守臣兼領至是樞密副都承旨馬擴已為江西沿

江州守臣兼領命馬 命三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
放廂禁軍提刑覺察違者重行竄責以樞密院言其中多有疾病
怯弱不堪征役之人坐費錢糧理宜措置故也 詔兩浙東路州

縣昨因淮南軍興應副軍須事務見被取勘官吏並與免勘日歷

西路當求別本參考要見與張致遠所論科薦屋錢事有無相妨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溫州奉迎太廟神主事上曰朕以宗廟在
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
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
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上曰祖宗故事唯景靈宮則有薦獻太
廟則饗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尚嚴也 直徽猷閣提點淮南兩

路公事張澄乞以特恩當遷一官回授出嫁母李氏加封

從之 詔湖廣福建路見人選人權不許展考以吏部言員多闕
少待此者衆故也 除名勒停人李德昭叙舊官德昭以朝奉郎

知建州坐以上供錢餽遺本路宣撫副使韓世忠有司以盜所監
臨不入已當私罪徒故抵罪及是再遇赦而復之德昭未見元節

在紹興二年九月已前

甲寅紹繳到諸處借補分據人已經朝廷看詳不合收使者並令
賞功房雙抹

一邠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
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上批所奏付出輔臣進

呈上顧趙昂曰樞密非故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為使國朝因而
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為二途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
弼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後率從弼
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叅知政
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体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
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徃時三
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有惟
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詠留
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
民聳然聽服朕甚慮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扭於故常勿牽於私
昵重以累國其已除授人亦銓量而去留之或資序已深屢更此
選雖無顯過而才非所宜當處之外祠稍有其祿庶既稱朕求治
責成之意而士亦無失職之嘆仰三省常切遵守 侍御史張致
遠言今監司郡守即唐按察使刺史之職名存定止稔習盡冬縣
令有過守倅不容不知而監司發之守倅無預焉郡守有過監司
不容不知而臺諫論之監司無預焉各私其私初無忌憚民事之
不理德澤之不流無足怪也臣愚欲以按發欺庇為有司殿最若
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罪一路事無間
於久近而併坐去官罰不求於甚重而斷以行甚久激濁揚清無
所顧避者亟衰寵之利害相關彼此相形自非庸暗之甚其肯忽

於身謀而甘為欺庇之事願陛下留意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武即大夫荊州刺史兼閭門宣贊舍人新知洋州都督府提舉
親兵柴斌已給料錢文歷指揮文行時有詔沿江諸帥及神武中
軍將佐目捍禦金人嘗立功者並給直俸既而中軍以扈蹕之
久士卒戰功請將佐至軍滿歲武藝精強人亦給歷許之斌始自
非川陝從張浚出蜀暫隸中軍故因以為請議者言神武中軍未
嘗出戰而輒依江上奇功之人公論不以為然今都督府使臣又
援中軍體例既開此端展轉援比法今可廢有功者解體不以為
息無功者僥倖以為得計臣竊為陛下惜之疏奏故有是命 左
奉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張延壽直顯謨閣亦以赦叙也既而言
者論延壽頃為御史甘心媚每遇休沐即與幸永宗兄弟出妓燕
顧乃罷之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
罪之法以尚書省言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以病患殺
之亦未嘗依條視驗醫治理合申嚴故也 今并六月乙巳
所書可參考 除授
左朝奉大夫許中持降三官勒停中前帥廣西坐市買方物不如
價被劾至是獄具刑寺當中公罪杖該赦原并去官勿論趙鼎進
呈特有是命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
兼領以戶部舉行張致遠久也 左朝散郎張勳在承議郎新兩
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劄一止並直顯謨閣寺煮坐秦檜累斥去

至是用殺而除之。詔吏部通判闕二十五處取作堂除時諸路
郎守自四川淮南及分鎮地分外堂闕九十八部闕二十七諸州
通判自四川及分鎮地分外凡武臣知州與北使經由之地並由
堂選在部者四十八闕而已至是尚書省又以堂除無通判窠闕
為言故有是故焉。樞密院言已今江西趙詳廣東韓京福建申
世景王進會各詔補度寇緣逐項軍馬未有統轄切慮緩急各分
彼此無所統一詔詳等並權聽所到路分帥司節制。詔襄漢州
軍先日盜賊并偽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元劫人見
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寔給還即撫定後來再有違犯者今所
屬治罪用樞密院奏也。樞密院言近來進奏官輒擅報行朝庭
邊極差除事務詔除定本外擅報及錄與諸處劄探人七。此重作施
行賞錢二百千許人告又詔主行崇政殿新從推搯子。泗泄見聞
事亦如之。右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程江州程昌寓替一官以昌
寓言建炎中知蔡州在任寔及半年乞依元降指揮推到任賞也
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
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
者官給紙墨工價之直從之。右武大夫廉州刺史張杞領建州
觀察使杞為淮東宣撫司壕寨官江北之後韓世忠假杞暹郡三
官俾持書幣往金國軍前議事得其報而歸至是申命而杞子敦武
即敷亦援奉使官親屬例特進四官。敷進官在是月癸亥上又名杞對於禁中

遺遂戍

丁巳皇叔眉州防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樽為鄧州觀察使士樽領外宗正滿三歲無遺闕以例遷也 詔諸路轉運司將歸業人戶合納租稅並令依限輸納仍開具自賊退之後已增收租稅數目申部以憑比較賞罰尚書省言比來盜賊屏息民皆安業逐年各有增添稅數多為有力之家冒佃知司通同隱庇致不盡歸公上故條約之 右承務郎錢日新言招安楊勿利害詔赴都督府使喚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杭州書廢物料貢湧計用錢三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千日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往起往從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是日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司後軍中郎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副監薩里十與為熙河經畧使慕容洵欲犯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徇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衆曰吾所以捨馬者若與欲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他人欲招之皓馬而死承信郎高萬旋馬旋戰遂與武功大夫頤河路部將任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享皆死於陣敵顧萬戶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五人贈萬人皆三官錄其子皓福津人也

乙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宣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入

犯被害故錄之

庚申詔進納授官人願貼納金銀錢來轉行至承直從義郎者許
經赴戶部陳乞下所屬倉庫緝納由朝廷給降付身以尚書章誼
言度幾快便人人願納也 詔應州縣辟差官成考鮮熊不曾被
受朝廷付身者許理為任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康東南都會
而洞庭寔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形勢為復心害不克
去之無以立國而寇阻然湖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
載老小於泊中而盡驅其衆西出為慕前日朝廷反謂以多水潦
屢以冬用師故勉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計之彼衆

既散一旦合之凶疫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訟禾稼蹂躪則有秋
冬絕食之憂党與攜離不可招來乃以便宜分荆潭鼎岳州將
逐寨光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
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獲湘
江糧道統制官郝良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
弼屯南陽渡馬津亦諒留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
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收人報所
屬結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誠楊太周論公恭了日當議蠲免租
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軍安年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
開持換右迪功郎開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

故有是命 郴州編管人劉絳許自便絳正彥叔父坐累允竄至
是日言正彥乃向堂弟子之故釋之

王戍降授左朝請大夫耿自求為尚書左司員外郎古承務即任

申光守禮部員外郎左中奉大夫樊賓行屯田郎中自求初以趙

昂薦為督府隨軍漕至是召用之 未勝非言自求請孟昌齡等事
見今年七月壬辰免審量濫賞

主 賓賞抗疏論管田利害以為荆湖江南與兩浙上腴之田彌亘

數千里無人以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

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士民許佃荒田不耕之田

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央之業 賓初見紹興
七年五月 詔都督府

簽廳行移文字如都司体式用本府請也 進士王諒符補下文

舉諒以客從仇恚為淮西安撫司書寫申發機密文字用守禦功

補官是役也官吏軍將轉補官資者六百十三人而銜終進奏官

皆預焉

癸亥檢校少保光山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政事士偃自會稽來朝

留彌月再召對加檢校少師遺還 士偃加官在三月壬午朝辭在
戊戌今並書之紹興十二年三

日辛亥後尚論士偃為趙
昂作相事或可修詳附此 詔行官留守司官吏各與減一年磨

勘降授龍押衛四廐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

瓊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上在平江侍御史張致遠手疏倫

瓊垂膠乞同諸將名歸上納其言命煥全軍駐鎮江府而以新兵

赴行在既至數日乃有是命明州觀察使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

錫奏瓊臣之友壻慮於中軍政有嫌詔不許回避瓊請除在外官
觀上命以不久答之然臺諫方文章倫其罪已有廢之意矣祕
書省正字李公懋乞依校書郎例遇恩封除許之宣和間汪藻為
校書郎以納殿飲食在通直郎之上乞封叙後來者皆援以為比
公懋言校書郎正字共係一班故持許焉 錄故鄧州觀察使錢
若水元孫希一為將仕郎始用元年明堂赦恩也 廢連水軍為
縣隸楚州以知縣兼軍使

甲子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平海軍承宣使灌主管侍衛馬軍司
公事蘭愬充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

乙丑詔見在令旅等尉未經交割離任不許從軍中詳置及東帶軍

中幹辦事務專委監司觀察殿中侍御史張綱言近縣官賊污懼
罪者往往干諸將為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伯姦巨宥
多以此為計故條約之 命湖南帥司遣使臣持金字牌旂勝兼

程至雷州招安海賊陳感感有舟數十與官軍戰統領官余鑄陷
焉廣西提點刑獄公事董弁親往督捕且言感乞降金字牌招安
雖未足信乞速賜指揮故令河南就近遣之 太平州編管人范

燾許自便燾坐誣誣昭慈聖獻皇后遠斥至是始釋之罷都司官
簽貼詞狀事祖在四年五月以尚書省言都可事繁虛費日力故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綱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上曰可從其請上
又曰祖宗故事朕嘗省閱然宮禁間事亦有外朝所不知者朕昨

見毛刑中所進鑿古圖乃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幼故采古
人行事之迹繪而成圖便於省閱因以為鑒也朕頃駐蹕會稽一
日遇昭慈聖獻皇后殿中問胎慈言哲宗皇帝初即位宣神聖立
皇后謂帝年幼靈處起居不離宣仁卧內至納后始歸本殿宣仁
保佑之功如此而姦臣誣罔輒生謗議可為通憤趙鼎曰是時范
祖禹劉安世以宮中買乳媪事上疏及嫌以為似聞後宮有當就
館者宣仁零宴相呂大防宣諭聖旨曰無此事前日買乳乃先帝
一二小公主尚喫乳也祖禹等方知其詳上 近見范冲為父祖
禹作家傳嘗准來亦載此事蓋營今間事外人多不能知也 中
書門下省請與宮觀添給以處見侍闕及未有差遣願就公觀之
人內嘗任都司以上及助臣職司依第二等知州任監察御史出
上及至節鎮州總管司依第三等知州即曾任都司即官以上
人仍充提點官觀者諸路帥司官屬員並令帥臣舉辟更不堂除從
之 紹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貳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
八艘時王燮自荆湖得二臣艦以歸適命三路漕司倣其致為之
又令江浙荆湖福建諸路憲司督諸州歲額弓甲及物料人匠赴
軍器所咨用樞密院請也 都督行府閔就差起復祕閣修接准
東宣撫司叅議官陳桶兼行府隨軍轉運判官許辟屬員二官如
發運司條例閔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先是右僕射張浚至鎮江召
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威山東世忠欣然承命浚

遂至建康撫張浚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士無不踴躍思奮
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督府總制故息以上佐兼之行府
閔三省指揮自此始前以有閔送尚書省事今此則徑用便宜除
屬吏而但閔尚書省出刺又差不同故復記

始其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參
知政事孟庾提頌資政殿大學士秦檜言金人便於矢弓乞多
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上曰檜雖在官祠不忘朝廷右司諫
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爾熙去注授格法盡歸
堂筵應內外侍從官各舉有才德堪充縣令八歲有限一以赴都堂
審察訖始除此職舉得其人者有賞不得其人者有罰見任及侍次

有貪汙苛劾者惡汰逐之癯老罷懦之或改以外祠或肅以監當
理作親民咨序如是一二年間所在臨之政必有可觀民豈有不
被其澤者輔臣進三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
親亦宜遴選今從官歲舉五人如尙沈與求曰昨者陛下駐蹕
會稽亦嘗降詔令內外侍從官各舉三人堪充縣令者中書籍記
以備採擇聖意非小美也然所舉多不得人往往並緣詔令以私
親薦至於有罪又不加膠舉之罰似未足以稱陛下責定之意上
曰檢舉以行賞罰乃中書職事苟若此則詔令為虛文而已趙其
昂曰莫若監司郡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
法或足以示勸懲詔右奉議郎江東宣撫使司幹辦公事黃覽

追奪已轉一官覓以張浚奏功增秩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覓被
辟之時敵騎以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賜追奪
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
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月如敢
隱匿却致覺察得寔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寔中興
之要務從之 命廣東提點刑獄公事鄔孝友同帥師會合申世
景趙祥韓京王進人馬招捕屢寇時孝友自禮部員外郎補外未
行仍趣令之任 右朝奉郎新添差通判處州趙壽別與差遣壽
彥若強也朝廷以其祖故錄用之御史張絢言元祐之臣多隸黨
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解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

壤世其祿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
例則臣以為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故
有是命 詔川陝宣撫司近上謀議官一員權管宣司職事應干
軍馬權行節制別聽朝旨以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楊晨言盧法
原疾病故也時宣撫副使吳玠在軍前聞之檄取其印叅議官直
徽猷閣范正己等行本司事不肯與正己命內外諸軍除沿邊及
調發赴軍前並聽玠節制外餘委逐軍統制官循撫彈壓玠忿之
金房鎮撫使兼本司同統制王彥有衆七千在渠州正己令彥往
夔州路照管閔隘玠以其不先白己大怒 三月丁丑行遣 除授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瓌提

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初璿既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璿之
罪惡不在辛企宗下而善交結則過之豈聖意以為璿提兵寢久
軍衆未有所隸姑示眷留行遣自有次第耶臣嘗謂璿提兵雖久
侵剝少息其下多厭苦之故每輒有潰散者此可驗也然則遠制
將事干衆情明正典刑豈于早斷臣願陛下速與大臣計之免改
說上重干聖聽契勅三衙之職寄任尤重陛下倘以璿兵未有所
隸不可遽議罷黜即乞且改授職事速遠制將往領其衆仍自睿
斷正璿典刑雖夷國聞之亦當畏服臣緣慮此曲折故未敢顯然
論奏併乞睿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璿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
罪即欲上章論列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璿之兵馬未有分隸定
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璿之過惡非他人比况陛下方經理
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璿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
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尚慮九重深遠未知與
情臣故畧舉大体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璿部曲早行分撥
速罷璿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做將士恢復之功
在此一舉惟睿明勿疑特加有察右司諫趙鼎奏璿素無武藝不
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為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
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間風震恐陛下貸之而弗誅責其
後效而璿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璿聞敵至不
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水嘉也璿持

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為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公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兵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此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寘典憲今璿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喧闐滋不能平適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既以擾加賞典今璿有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伏乞斷自聖意重加寬斥璿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邊順兼樞馬軍司公事而以璿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璿奏罷軍職

戊辰左宣教郎勅令所刑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大畧為天所急惟兵與食國家本兵之地任歸宿密軍旅之政皆自此出既得其要矣惟財用所總則委之戶部廟堂之上無有專其任者於足食之計未可謂得也夫奉行法令稽考簿書以謹有司之職者戶部之所能也若乃調國用之盈虛察計臣之能否謀畫陛下之前而施之天下則戶部有不得而與者矣自軍興以來公私率皆匱急臣謂今日之計宜求幹實之士明于財計者使居錢穀之官久於任使勿亟遷徙核兵數省吏員節賜予罷浮費又專置一職以大臣領之如樞密之處本兵使修其政以足財用凡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得察其勤惰考其殿最而黜陟之常令財賦所出轉輸所由悉在目中如指諸掌國家有征伐

成守之事則參罰畫于一堂之上而兵食兩足以成陛下恢復之
功焉昔司馬光以財用窘乏欲救其弊請以宰相領摠計之職而
思所以救補之術自謂當時之務莫急于此况在今日其二論行
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大畧謂朝廷除授與銓選異吏部所掌者有
司之法爾法所當得則與之人之才行不暇悉也方吏員衆之日
特用將來遠闕其勢當然無可言者至于朝廷除授則畧資格先
簡拔當以人才為意豈可苟遂其私而長奔競之習哉當今內外
差遣出于堂除者尤為猥冗而行在為甚寺監丞而下有一官而
除代至于四五人者計其莅官之期或在十年之後是豈堂除之
本意哉或謂居是官者率多遷徙未嘗終更雖久且近則是示人
以躁進而使不安其職業也其又可乎遂使趨競之士不安義命
僥倖一時得以為後圖既得之後復嘆滯淹假以求進奔走干託
無時而夫朝廷之上當激厲士風使人知自重庶幾他日不負國
家任使令乃若此安可循習而不革哉前日之失不可追改臣願
陛下訓教大臣自今以始應在內差遣有不待見闕而進擬者亦
須已授人到任然後除代仍各量其才行使稱厥職以重朝廷選
任庶幾授受之間不至太濫人絕覬覦稍息奔競是亦厚風俗之
一端也其三論士風不競不恤國事自為身謀願招肱股耳目之
司察其趨向考其勤惰而陛黜之以風天下翌日趙鼎等進呈言
安節奏疏語言有未習知國體者上曰人才要當長養成就之使

見聞習氣熟則知國體矣乃取其第二奏行下又旬日以為司農寺丞安節歛縣人也安節奏義集此第二劄云臣願陛下訓飭大擬有亦須已投人到任然後除代日歷所載乃止云明詔大臣銓量而存留之二書所載不同今從奏議安節除寺丞在三月辛巳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應訓練教閱調發等事並繫銜申奏如陝西河東北三路例以樞密院言武臣內近有立功并官序資格已高之人別無寮闕故有是命登州文學吳敦禮特許叅議敦禮以布衣為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麗伺敵中事得其報以歸故錄之 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知梁邦彥武功大夫文州刺史入內內侍省押班陳永錫各進遥郡一官以樞密院言自敵犯淮甸至車駕回臨安府本

省計發過金字牌文字一千二十三對即無稽滯理宜推息故已已叅知政事孟庾言準勅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有錢出入回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四月又請收看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四月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四月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八月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

四川不預為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左丞議郎顏為追毀出身以來告勅除名勒停展三期叙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大理平事李洪李志行並改合入官初洪等自言建炎二年春試刑法入第三等上乞依條改秩吏部言無案牘可考令召本司官一員結除名編置之罪委保詣寔許之中書舍人劉大中言有司當守法何至為一僥冒之人委曲求改官之路恐人人援此作為生姦何所不至翌日輔臣進呈趙鼎曰古者以刑弼教宜崇獎之上日刑名之學其廢久矣不有以崇獎之使人競習則其學將習沈與求曰法家者流雖別一科然人命所係不可不重此選乃令

吏部重別取索有美的寔干照事遂寢三月己卯吏部申給據事恐因此是日經筵開講自上視師暫輟講讀至是復之

庚午尚書左司員外郎王侯直秘閣添差兩浙轉運副使李謨各進秩一等上之視師也俱以漕司職事往紹興府明台溫處州刷錢帛而謨先往平江橋辦錢糧至是本司以為言故賞及焉

辛未右宣教郎知婺州金華縣孫締為宗正丞填復置闕用少卿范冲奏也自建炎初宗正移司而屬籍諸書中道散秩佚無有知其法者冲言締暗曉編修次第遂以命之締沂州人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外諸軍屠酤城市日奪官課重載絡繹不稅一錢回易悉舉據要津逃亡更不開落凡所侵擅皆云製造軍器臣取紹

興四年逐軍認造器甲考之全然不多而度支細計歲內降給凡一百二十萬緡朝廷又歲歲拋買如羽毛箭箠打造甲葉箭頭之類動以千萬計算工董役無日少休不知所造幾何逐時分給諸軍及椿苗之數又不知幾何也器械非如他物今日之事孰急于此惟有司全不曾會計遂使諸軍坐收厚利伏望睿斷速命兵工部將軍器所與諸路諸軍累歲已造之數諸路已買到物料并見買未到之數視其多寡度其緩急別為之區處若諸軍願自造則量其所用應副價錢而諸路一役拋買可罷軍器所亦可省并併就軍器所則張官置吏專司措置仍于諸軍下抽取人匠不必更令認造事既歸一無橫費願陛下姑聽臣言務寬民力詔工部

詳度申尚書省

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歲貢上供更與

免二年用鎮撫使解潛請也

分鎮指揮免上供三年已二年故潛有請

壬

壬申上謂輔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効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趙鼎等曰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戶部尚書章誼請諸州縣抵當物貨並限一年不贖檢估從之去歲以調兵始令諸路依舊質當金銀匹帛等每貫月收息錢三分滿十月不贖者並沒官已而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米綿帛依紹聖舊法以

二年為準許之誼謂即今州縣與昔日事體不同恐難以積壓本
錢守待二年故有是命州縣復置抵當庫日歷不載今因謹申請
遂書之締所奏在今年二月已矣然史亦
不書今附此求去年
降旨月日別書之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

左廸功郎胡珵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錢崇新授太常博士
張宦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
承議郎新通判漳州王崇並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自
詔復十科薦士而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度及崇資政殿學士葉
夢得薦愷及度顯謨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葛勝仲荐珵宦崇
沈與求為龍圖閣直學士汪藻薦葉胡交修為給事中薦愷故有
是命已而度除太常寺丞程除秘書省正字宦除秘書郎葉除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除正字崇除宮教並在四月乙卯宦除
秘書省在八月度改除正字在七月 惴愷

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崇知江陰軍三月辛巳 中興後士以十科荐用
者自此始 命經制福建財用章傑市耕牛千頭賜韓世忠為淮
東屯田之用透軍校部送十不失一者遷資給賞所失過分者抵
罪仍責償之 是日神武中軍春大閱詔戶部賜錢萬緡充激濟
犒

癸酉右朝議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徐康國叙中散大夫用刑部
檢舉也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康國嘗投進銷金屏風及刷剡州縣
羨餘二事以為康國當艱難之時剝下以媚上虐民以希功望賜
寢罷為監司之戒命遂格

是月真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與鄰婦教人俱被執譚在衆中頗潔白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將至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于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

此據洪邁所作傳修入傳以為今年閏二月事故附此月末



建康安錄八十七卷

宋李心傳撰

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瓌降投潯州團練使瓌既罷軍職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再論其罪致遠言昔秦穆公赦孟明逐霸西戎周世宗殺樊愛能等乃走契丹臣嘗考其故蓋孟明以力戰而敗愛能等臨敵無聞志此可赦可殺之分也往者敵騎窺江瓌聞風引避所過縱兵大掠江東騷動駐軍上饒觀望進退審知敵去方議赴行在乃取道福建盡破隘柵一路訛傳寇至極員奔避城邑幾空行次處州後部楊勅遽叛瓌縱而不追建劔焚蕩無餘沅毒兩路楊么負固洞庭累年於茲陛下命瓌為制置倚以成功而瓌畏懦寡謀不親戎事恣留驍健自衛崔增吳全皆非素偏裨也則迫使深入遂墮賊計與知鼎



州程昌寓計校苛細至形紙墨又於岳州勞後軍民營葺居第修廊複屋極其宏壯凡所辟置寮屬多緣齎猷竒玩宣復責以職事蠹耗財用蔑敗紀律求於諸將無瓌比者如瓌頻年剝衆稍入又復優厚度其裝橐可富數世方將立功各思蹈萬死一生之時而瓌緣敗事獨優游圖書聲色之奉為瓌謀則善矣非所以訓衆也絢言瓌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敗瓌恬不為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剝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不可得故有是命 詔諸路監司帥守修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自兵火後省部

一路專法及州縣引用則往還詰問有三四年不決者良

存以為朝廷立法之原四方申述不從中揆而乃疑其詐冒動經歲月望令州縣條具所得專法上之朝廷付有司詳定著為成書頒之内外從之限一月 命總制司措置出買官田 左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王義叔右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願並復直徽猷閣右朝奉郎新知宣州李膺復直祕閣亦以教叙也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胡寅奏義叔無恥不才貪墨之尤願倖進偷生苟全文過又言膺頃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為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為功若緣赦復職恐非迪簡多士旌別淑慝之道命遂寢

乙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言昨措置防扼專委其兄帶御器械世

良承受奏報文字及催促器甲錢糧等事不無勞效昨來奏功偶以親嫌不敢列上中書門下省因奏世良專被旨護衛六宮未經推恩上曰朕以世忠之故於世良加厚然賞罰國之大典所以礪世磨鈍安可闕也如王瓌提大兵往江所用錢糧不可紀而敗軍覆將連年不能了楊么豈可不行追今降官落軍職不特少慰公議又瓌平日專事交結亦使知交結不可恃也乃進世忠一官為武義大夫世良轉官在是月庚辰詔左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王琮前差宮觀指揮勿行琮既以赦奉祠而右司諫趙需言張邦昌僭位琮自庶官為侍從特修刺史徧謝同列交結王時雍徐秉哲日造其

司諫謀議敵騎既退時雍乃荐琮知鄧州因以家屬託其將行乞禠去職名仍永不與宮祠差遣故有是命 錄故朝請郎陳伯

強子獻為將仕郎伯強以言事廢死上既官其子而都司看詳以為在謫族中致仕寢不行諫官趙需又言其忠命乃下事祖見三年八月戊

申免岳州上供錢一千

丙子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已復秦州詔玠速第上有功將士

命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右宣教郎新國子監丞權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催促江浙四路折帛經總制上供等錢用戶部尚書章誼等請也用中康先被旨促造戰艦伯倫以行府之命督江西糧解故就用焉

丁丑起復秘閣修撰淮東宣撫司叅謀官陳楠入對右僕射趙鼎

奏臣已細詢楠據言韓世忠已過淮南視控扼之所楠今來乞兵
守建康蓋欲張俊分占江上同負此責臣以通泰益利為重乞飭
世忠且在承楚捍敵或采石等處有警即令引前軍趨江東或浙
西而通泰益利在所不顧也楠又言世忠軍老幼在鎮江非便臣
與楠議欲令遷平江楠以為然此亦張俊之意也楠乞解官持服
不許乞追還賞功例進一官許之楠乞持服在是月丁丑寢轉官在戊寅 詔侍講

朱震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輝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
修讀三朝寶訓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禮部侍郎兼
侍講唐輝言推酤征商皆取利于民非先生美政蓋不得已要亦
觀時之宜度民之力知與為取勿病斯民可也淮南屢遭寇攘凋

弊為甚近者朝廷極意料理州縣官併省者十五六常賦悉蠲庶
流亡之來歸惟是酒稅務恐尚仍舊貫若非此州郡無他入臣竊
謂酒務尚可稅務專以責利官得其一公吏取其十物價必貴民
益無聊是利不可得而害則多也望俾有司相度舊有酒稅官處
更加減省前日為縣者今已改而為鎮人戶必稀少願罷勿置姑
捐以予民惟舟車銜會之地存留俟三二年旅人通行民稍歸業
復舊未晚詔以付淮南提點官張澄照會 詔職事官監察御史
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
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餘依元年十一月壬子荐舉手詔賞罰施
行時侍御史張致遠乞除言事官外自監察御史至侍從并館職

正字已上各舉所知不限員數不拘官品其人可為監司郡守其人可為縣令舉詞並載事實無用虛文寔封投進降付三省編類籍記參考除授頃歲宰執侍從多分符竹則監司之任宜稍增重臣今乞每路改置一都轉運使以侍從官為之宗室參選許壓在部名次縣令有闕十占六七臣今乞以令闕通注其他方許陞壓仍視郡邑之大小以處資格之淺深事務之繁簡以稱才力之優劣遠方尤慎其選許之久任庶幾能為陛下宣布德澤惠養赤子以稱詔旨臣所乞請可參酌衆言以得其寔然識見不同無恐各懷恩怨或舉一二人以塞命則無益於事昔人有言曰進賢受上賞伏望聖慈更議有以勸率之使之盡言無隱則旁搜遠訪罕有

棄遺故有是命 左朝奉大夫劉黻以明堂恩乞任子吏部言黻

改官非格法詔特許之仍命今後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趙鼎獨相而有此指

揮此事 黻成都人宣和末獻玉帶於王黼召對賜進士出身改京

當考 秩黻獻玉帶事此據侍御史張致遠奏黻出身冒濫今竄緣輕授

仍啟俸門何以厲世磨鈍望令吏部更切考究黻之本末依格改

官乃命吏部再行取會中省 右朝請大夫直徽猷閣范正己左

中奉大夫陸彥欽並降二官罷川陝宣撫司叅謀仍令都督行府

取勘時宣撫副使吳玠言正己等乘盧法原病篤擅移王彥軍馬

更不與臣商量離間將帥有害軍機乞重賜施行又言緣臣人微

望輕致本司官屬輒敢凌忽伏望將臣先賜罷黜詔玠無罪可待

二人遂坐黜初玠疑正已等私有印章下其事于潼川府簽書節

度判官廳公事史煒具以枉報會朝廷察其寔事乃已煒眉山人

也史煒事以邵博所撰墓誌附入但博謂二人以此得末戒則非也今且刪周書之日歷紹興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庚寅中書門

下有勘會吳玠元按發范正已陸彥欽右宣義郎直秘閣江南

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叔獻反本司官吏並轉一官資時諸路以

逃移民數除豁上供戶部疑其欺奏遣憲臣核寔至是叔獻言江

州隱匿上供紬絹共一萬二千匹戶部尚書章誼等言叔獻委是

盡心職事若不褒賞切慮無以激勸故有是旨其後當制舍人言

臣取到戶部公案點對得叔獻所申乃是江州先申省部并轉運

司合納數目即非數少至叔獻到江州本州為見歸業人戶不多

開墾田畝比未殘破已前共止及三分之一其和買比舊却是一

分半以上所以根究元申人吏行遣外申提刑司比元申數少即

非隱匿上供無叔獻自牒本州今勸誘人戶輸納即是寔納數未

足契勘江州在江西一路累經敵馬殘破并馬進等在城下半年

殺戮至今戶口十損七八諸路申逃絕之數多是承例不敢盡數

除豁所以本州慮後來催納不足無所從出故後申提刑司數少

叔獻心知如此更不恤民力有無但將多數迎合省部妄申檢察

到隱落以為已功僥冒恩賞若是人戶合輸之物如何却牒江州

令勸誘輸納顯見叔獻姦偽情狀甚明臣竊見前後寬恤詔令多

委提刑檢察蓋為漕臣錢穀之任利在歛取故以寬恤責憲臣推

行謂其利害無所關涉必為朝廷盡心行法今叔獻身持憲節其所為反如此則凋瘵之民將何赴愬乎今既未能正其為姦失職之罪又從戶部之請特轉官資是賞姦也是誘諸路憲臣皆為欺妄以倖賞也欲望聖明察叔獻之姦妄將前降各轉一官資追寢不行上為寢其命寢命在七月庚子今併書之是時劉大中胡寅並為舍人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都督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右朝散大夫宇文師瑗知漳州右朝散郎陳敏識知太平州敏識謫官凡五歲至是始錄之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尚書省令史董絃罷令大理寺治罪絃隸左右司而絃受廣東統制官韓京劄子充本軍收接文字為之經營功賞都司官言恐因而刺探朝廷事務漏洩機密故黜之 故迪功郎范端益特贈承事郎官一子端益為寧都尉捕劇賊死於陣

戊寅故進士趙霑特贈右承務郎霑弟右司諫霑乞以扈駕增秩恩回贈霑一官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都督府諮議軍事王純吏部員外郎李元湑金部員外郎吳并皆卒近臣章誼等言其貧乃各賜銀百兩

己卯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兼鎮江府宣撫使 詔自今春秋銓試出官及試刑法教官或文武官應舉試中之人並令所屬官司出給公據以革詐冒用吏部

侍郎鄭汝請也

近方降旨罷試教
官此復令給公據

辛巳詔川陝監司知通去替一年令轉運司具狀申尚書省餘依
八路舊法差注以中書門下言今道路稍通合循舊制也自是宣
撫司之權稍殺矣。新除國子監丞程克俊守尚書駕部員外郎
詔泰興縣依舊隸揚州。川陝宣撫司續奏仙人關勝捷內階
州楊家崖捍禦官兵武節大夫姜成等二千八百三十七人各轉
一官資。詔客販淮浙鹽至荆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
聽從便京西舊東北監地分至是始通焉。

壬午起復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軍事邵溥無權川陝宣撫副
使置司綿州應軍期錢糧等事與吳玠通行主管餘依盧法原所
得指揮時溥寓居據為縣故就用之然自是戰守事玠始專行溥
蓋不得預。祕書省正字李公懋入對言荆南自孔彥舟鍾相之
亂移治枝江今六年矣荆襄俱重地若荆南不守襄陽難以獨立
蓋枝江非要害之衝上連宜都祇可為走計異時襄陽失守猶可
為辭今收復襄陽而荆南尚寓枝江朝廷何賴始聞解潛遣人到
朝廷云百姓慟哭不肯歸府可謂欺誕上曰帥臣若歸後民自安
之但帥臣不肯歸耳先是潛遣鎮撫司主管機宜文事右從事郎
劉時赴都堂白事前一日召對改京官故公懋及之。詔製造御
前軍器所隸工部罷提舉所令工部郎官軍器監官輪日往軍器
所檢視遂以戶部尚書章誼無權工部尚書。英州羈管人傅雱

量移南雄州權中書舍人胡寅奏其罪請永不量移以為後來亂賊之戒乃命寢 右承務郎張省括特補右修職郎省括涪州人舉進士不第馬擴節制應援軍馬使用便宜補初品官至是自言說諭斬賽之勞乞正補京秩故有是命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擬見管兵數權行排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故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擬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親事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左宣教郎王居修充勅令所詳定官 右從事郎樞通汀州郭濤特改合入官先是清流縣民李叢率衆二百為盜濤合軍民之兵掩捕盡殪之言者奏其事下帥司核寔如章乃有是命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翌日趙鼎進呈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上曰當別有所賜近劉光世進馬來問朕乞花瓶已輟玉瓶賜之矣乃復賜世忠銀合茶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後其夫人梁氏親織薄

為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俾為婦人
粒而耻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尚書戶部侍郎 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

省記到建炎時政記二冊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寔事綱近
日論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向辟屬官多少年浮
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武顯大夫湖秀州管界巡檢崔慎由特差

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始用魏矰荐也

矰荐慎由見四年八月戊戌

武義大夫

閣門宣贊舍人曹勛為浙東路兵馬副都監勛除江西副都監未
上以闕遠為請故改命之言者論勛不習武藝專事請求宣和間
補官首尾一年即帶閣職遂至大夫僥倖之速無如勛者艱難之

時文武並用欲其協濟事功豈有武臣差除不合公論者乃置而
不問乞奪勛勅命依舊令待闕從之勛自燕山得歸凡九年未嘗

遷秩也

罷勛新除在三月丁酉

丁亥叅知政事孟庾言檢察內外官司錢物並從總制司一面擬
定取旨行下仍申尚書省其利害明白事体稍重合從宜更改並
內外主管財計官吏遇有闕及不堪倚仗之人並依今來所得聖
訓與宰執高議施行從之庾初受命乞本司事依例進呈得旨閔
申尚書省至是上諭庾以事重者與宰同議故有是請焉 故端
明殿學士左正議大夫盧法原特贈五官令所屬量給葬事

戊子詔兩浙諸郡市客舟為起綱之用仍立綱官賞罰以給事中

陳與義言雇舡轉輸官民交弊故也。福建路兵馬都監神武前軍左部統領申世景充都督府選鋒統制王瓌之罷也其兵皆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麾下世景時方捕虔寇未獲故世忠請之行府言已遣他將代赴淮東故世景改命。太常謚故陸海軍節度使鄭翼之曰榮恭翼之紳子也。

己丑提點淮南西路公事都督府提領市場務張澄乞泗楚濠廬州壽春府市場務監官到任半年轉一官二年更轉一官選人通三考改合入官本錢十萬緡已上收息一倍即與轉一官仍減二年磨勘虧折元本者展二年磨勘每萬緡收息錢三分以上給五十千官吏均給折一分以上仍與專副備償其餘以是為差歲終委建康府都市場場監官點算置籍申本司比較並從之。

庚寅左朝請郎王縉守尚書金部員外郎右通直郎周三畏守刑部員外郎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奏上殿臣寮有親聞聖語者乞依慶歷七年詔旨條錄闕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以監察御史許博有請也。起復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楠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目千里連年既失耕耨草莽覆養地皆肥饒臣願勅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體倣陝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土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問租稅力耕之人添破糧米

朝廷逐旋應副耕牛委之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人糧可以足辦如飼馬芻秣之用亦皆需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總其事令親到逐司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之每軍就令統制統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并隨時價直具申都督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給降將逐司所得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椿為儲積之計詔閩都督行府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上問以民間利害椿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

一路之有無財不可勝用也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朕在

河朔親所脩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剗刷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椿年奏曰誠如聖訓椿年浮梁人嘗知寧國縣劉

大中所荐也尋以椿年通判洪州

四月辛亥

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建

康見今修城浚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無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為凋弊况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為可慮乞令帥司權于隣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壯城人兵赴本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並釋放散從之 詔廣東福建路

招捕海賊朱聰時高船且來而海道未可涉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言近有海南綱首結領餘伴前來號為東船賊亦素憚乞優立賞

與同力掩捕乃命福建廣西帥臣疾速措置

癸巳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稅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而浙轉運副使吳革請也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蚕損甚衆上曰朕見今禁中養蚕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畫農家養蚕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左迪功郎夔州路閔寨幹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荐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疎必未曾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曾作縣今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大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為

國子監丞

戒除監丞在四月辛亥

乙未初權鉛錫應產鉛錫坑冶盡行封樁具數併價申部令權貨務依茶鹽法措置印造文引許客人募請給賣齋赴指定州軍坑場又請通行興販所有鑄錢司合用鼓鑄數仰賣錢赴坑場依價收買本錢依舊令轉運司支撥如不足於上供錢內貼支如數目比額增減其守令監官巡尉並比類買納鹽增立賞罰用總制司請也 右儒林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入對乞召見武臣上曰如諸將佐朕皆議其面目其能否亦皆知之論久任因言近歲如明州鎮江建康守帥更易頻數上曰太守止是治民傳對曰如到任一兩月間官吏面目猶未能識豈暇詢究民間利病上

曰然尋以傳為右宣教郎 尚書右僕射張浚言臣被旨暫徃江
上措置邊防臣近到鎮江建康府以相去行在所地理未遠即不
敢一面施行即次聞報動經旬月竊慮誤事且將來到上江日如
有似此事件欲並依先降指揮施行訖具奏從之初浚既定招來
湖寇之計乃命荆湖制置使岳飛先以兵徃浚又慮諸將未諭此
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美傷國體遂具奏請上許焉徐夢莘比盟
以都督收楊么先遣飛屯于禹州吳錫軍于橋口浚即欲進兵或
說浚曰不可進而勝則捕一漁人耳如其不勝則都督為諸將輕
矣浚曰奈何或曰不如先揚聲言諸軍人馬各已差官搗設矣唯
岳制置之軍當躬領軍中是以搗鼓而進也或不勝猶有說焉浚
從之未幾以輔道 詔福州因緣軍期借用常平錢特與除破時
軍橋口浚駐潭州 本路提刑司以朝旨責償甚峻帥臣張守請于朝乃命限二年後

省奏竊詳福州所奏事理若朝廷察知其不涉欺罔如委寔逐急
應副軍須用過雖盡免放可也今徒分限責還要之終取於民而
已當時移用官吏必無備償之理彼民何辜而重困之哉若來年
又於科率之外別敷常平積欠臣恐愈見難辦乞降指揮近日所
遣闕廣之使與逐路提刑只令檢察欺弊與非理移用其緣軍須
支費過常平錢物徃者不問來者如律如此則四方皆知朝廷初
非利其數多而次取之也不亦善乎上乃寢前命既而漕臣薛昌
宗又請其餘七州軍借過常平司錢物並特與除破從之昌宗建
請在七
月癸 初命翰林院醫官王繼善入內看醫本院以未經試補用
舊法執奏御寶批特依今來指揮後省言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今

驟令結善入內看醫失立法之意開俸進之門利害所關不敢忽
而不論望賜追寢從之

王結善恐是
結先弟當考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知撫州汪藻提舉江州太平觀時朝廷議銓
量監司郡守其資序已深雖無頭過而才非所宜者以祠祿處之
張致遠為侍御史嘗言藻素多玷闕白簡俱存湖州之政至今傳
笑法行自貴始先罷藻彼歎於中者將望風投劾而去矣此亦銓
量之至要也故藻遂罷 降授左朝奉郎胡蒙復所降一官以赦
叙也權中書舍人胡寅言考之公論蒙在五使最無善狀夫人臣
受命於君有殞無二蒙乃慢陛下之命悼貴之威罪不容於死今
赦宥稍叙舊官則當為他日任用之漸俾附下罔上之人無復忌
畏而刑賞亂矣命乃寢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
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徽猷閣
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

熊克小歷載移浙西帥司
事在閏二月己巳今從日歷

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 左
迪功郎勅令所刪定官兼史館校勘鄧名世守祕書省正字王蘋
喻樛並兼校勘 詔端明殿學士知饒州董耘累請宮祠可依所
乞提舉江州太平觀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程瑀知撫州
直龍圖閣新知泉州魏砥知饒州自是郡守之非才者稍稍被汰
矣砥在臺時常論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虞澤與執政連親不可任

修注乃引嫵移建州 命權貨務降蓋鈔六十萬緡赴都督行府
收糶江南早禾米

戊戌詔樞密院計議官呂用中徐康編修官霍彞並以檢察逐路
經費財用為名用中浙西康江東彞浙東路仍借奉使印上皆召
見賜裝錢而遣之 右承奉郎宋印追三官印父喬年為殿中監

以修明堂增秩恩回授應京官用吏部審量而有是命 詔道州
丁米依舊于田畝上均敷用本州請也先是湖南諸郡歲調上戶
充土丁戍邊其下戶不行之丁則隨稅輸米後以官軍戍邊而丁
米如故道州歲輸米二千餘斛近歲為群盜所殘人丁益少遂以
田稅取之守臣右朝奉大夫趙坦乞以二分敷于田畝一分敷于

民丁事下轉運司而坦已去代者言如此則每丁當輸二斗有奇
貧戶丁多之人猶為偏重故有是旨既而言者以為湖南民重困
乞將一路有丁米去處並與蠲減一分乃命轉運司相度申尚書

省後不果行後皆在四月甲辰明年八月己亥王迪又請盡
均之田稅十四年十月戊戌所書可參考

己亥詔諸部尚書遇闕許除侍郎兩員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
太平觀姚舜明陞徽猷閣待制以中書門下省言舜明自除權侍
郎至今通及二年也 詔沈晦累請宮祠可依所乞提舉江州太
平觀祕閣修撰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劉寧止知鎮江府促之
任 言者請進納武臣候轉至大夫日遇郊方得封贈從之

庚子罷饒州學生監鄱陽地高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蓄牝

牡馬五百六十二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
其芻粟又皆賦于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左朝請大夫提舉學生
監牧事郝漸坐失職免官仍削二秩 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
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
合于道者為獻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
恩義凡所褒貶悉害民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
佛老其三曰深愆言者恐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
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
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集而
成之謂之辯學詔送祕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枝官非

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
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
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彊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
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
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
父無君者一二事上作色曰是豈不害民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
謂是矣居正退即序上語繫於辯學書省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左朝散郎知秦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應請射

荒田每畝課子五升

田土瘠薄者
量與裁減

耕種五年仍不欠官司課子許

認為已業限外元主識認或照驗明白即許自踏逐荒田依教指

射以為己業如是五年內歸業即許佃人盡時交還量出工力錢
還佃人勘會所陳委可施行今聞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初傳崧卿
之經始營田也十年內許地主識認後用陳規義滿三年不欠官
稅者許充己業最後有旨三年外田主自言者給還三分之一餘
聽指射荒田以足元數尅謂前旨有害力耕之人後旨有妨歸業
之戶故有是請後用便宜行之叅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聞
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邠皆不樂宰相趙鼎一切不較
人以為難行府聞三省事以趙鼎事寔修入前此未
有稱聞送尚書省指揮者故因此遂書之賜光州度
僧牒二百為營田費用都督行府請也先是賜壽春府度牒四百
道故光州授以為請 武義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新臨安府兵馬

都監楊華添差潭州兵馬鈐轄

壬寅丁憂人韓璉起復右朝奉大夫充淮西宣撫使司叅議官璉
開封人其父為省吏劉光世所辟也

癸卯刑部請因事到官寔負寃抑而呼萬歲者杖一百舊法槩徒
二年言者以為情有輕重乃申明行下其餘論如律 移鎮江府
權貨務都茶場於真州 初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鎮南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呂頤浩言謹析為十事一論用
兵之策大畧以為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若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
還中原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和議之計必不可諧大江
之南必不可保宜間遣使臣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紹之而我

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二論彼此形勢大畧謂尼瑪哈之性
好殺喜戰用兵不已昧于不戢自焚之禍部曲離心已久將士厭
苦從軍謳吟思鄉勢必潰散又劉彥宗幹刺布伊都扎木國王洛
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材氣皆在教人下子女玉帛充滿於室志
驕意滿有將亡之兆而我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
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今二三大將下
兵已精矣器械已畧備矣臣竊料劉光世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岳
飛王瓌下兵數得二十萬人除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夫
太祖太宗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今有兵十五萬若
不用兵則必有後時之悔三論舉兵之時大畧謂金人風俗每於
四月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放牧號曰入澱禁人乘騎八月末各
令取馬出澱準備戰鬥又金人所長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
弱射不能及遠今若以夏月用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矣四論分
道進兵之策大畧謂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宜分兵二萬人由
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為援不可深
入俟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供軍事大畧謂海道之兵至
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江淮可運惟趨汴之軍當持十萬
糧過南京則糧亦可因矣乞於明州支米一萬二千斛為海道諸
軍一月之糧及委江浙漕臣揀選精米五萬斛前期運至泗州集
備趨汴諸軍附帶入畧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

經理淮甸大畧論淮南天下沃壤今焚蕩一空除濠泗州壽春府
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
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齎糶食比至防秋場圃事畢矣
臣嘗考秦州鹽息歲產千四五百緡倍於二浙尤宜選任能吏八
論機會不可失今戶部月支百一十萬若不用兵無息肩之期則
東南民力重力重困九論舟楫之利大畧謂北方之木與水不相
宜海水蓋苦能害木性故舟舡入海不得耐久而又不能禦風濤
往往有覆溺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舡於明州岸以擾偽齊京東
河北及平營諸郡如范溫崔邦弼王進等可令北去

王進本登州
界進鋪兵士

金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并謀獨斷大畧謂古之帝王

舉大事決大義謀不可不廣而斷可不必今陛下以善後之計下
詢於前宰執臣料六人者或以為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料
理淮甸或欲監守和議或以為上策莫如自治或以為末則拒之
去則勿追乃禦戎之道所見不同在聖主獨斷而已自建炎以來
所遣使命前後祈請非不切至竊料金人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
從之請姑以款我爾如和議果成則臣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
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愚言可以備收錄 持服朱勝非言自陛
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十餘萬勇氣可作機會可
乘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引上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
守備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進禦為誤國而退避為愛君今天啟宸衷親却大敵則其效槩可觀矣願自今勿為退避之計勿遣和議之使議者或欲大舉或欲且保一隅臣皆以為不然願陛下駐蹕建康料理荆襄以為藩籬葺理淮南以為家計俟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命諸將分道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夫淮甸荆襄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守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今當于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以揚廬襄陽為帥府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卜築城壘如開新邊朝廷應副錢糧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自贍養遇有敵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來歸漸次葺理假以歲月則藩籬成矣近年以來大將握重兵於江南將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為守備無他反比而已守備既成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雖因敵決勝不可預圖臣願竊以為獻者勿失機會而已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臨安平江皆澤國褊迫所據非用武之地莫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漕運財穀無不便利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大臣熟計之夫西北之民皆

陛下赤子陷於僭逆豈其本心蘊藩籬成壤地相接甲兵既備天
威震驚必有結約束歸或願為內應者宜命諸帥優加撫循未歸
者給田土內應者與爵賞及願力為自治自強之計使陷溺之民
知所依告此綏懷之畧所當先者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
畧謂今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
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
公選人材大畧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
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嘗為小
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黜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
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遣安於義命不
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
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
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至矣三曰变革士風大畧謂近年
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核事實惟
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
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核寔使
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寔服總蒐慝得
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
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絕以大臣賴浚有浴日之功
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自洗濯不然何以雪我夫朝廷設

耳目之官固許風聞若言而無寔則誣人之罪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務從忠厚四曰愛惜寔力大畧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金齊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畧謂天人之道其寔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于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畧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綱書凡萬言具大指如此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言靖康以來和戰之說紛然言戰者專欲交兵而彼已之勢未必便言和者專事懼請而軍旅之氣因以沮皆非至當之畫為國者自有正理不必以虛乘為強亦不必以力弱為怯國家自金人入犯之初但當許契丹故地廟堂太怯遽以三鎮許之不知民不肯從雖欲割棄而不可是太怯之過也其後金人退師亦願欲捨三鎮而要厚賂廟堂謀之不審乃結契丹之叛臣為金人腹心者欲與合謀又潛檄邊臣掩殺割地官以變前議聲雖甚美寔無成功是虛張之過也臣頃歸朝廷妄進狂瞽令劉世光通書敵帥說其利害以為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即蒙陛下聽納施行不旋踵敵果退師豫邀之東平百端敵言俟兒孫長大與你圖此臣恭聞陛下宣諭以為得之北來人臣益知不必虛張也繼固海州

擒獲漢兒高益恭稍知文字臣又嘗妄議俾携大長書歸諭以立國之体當明逆順助豫則叛者得利金國何統衆從本朝則河南之地自非全國所欲者洵聖所割河朔既亦有盟約豈敢睥睨又明言不當留朝廷所遣信使以致不敢再遣得旨作書繼益恭北還旋有所留一二使人未歸後所遣使悉不拘留臣益知事有正理不必太怯也今者逆賊劉豫陰導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當以正理處之蓋不討賊豫則無以為國不安慰強敵則逆賊未易討前此不欲輕發兵端故隱忍以待曩今賊豫啟之我欲乘機以舉則處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兩國相敵力强驕不足深較其噲憤曰奴侮慢欲以萬橫行其國季布折之此其威強之時况今勢有未便臣前奏乞安慰強敵當用所獲金人今諸將通其大長書明言止欲討叛而不敢輕犯大國盖知虛張之無益也自古立國必明君臣之義陳常作乱孔子請討此齊國之乱臣而魯不容况賊豫我故臣子不討則三綱大淪何以為國臣前具奏乞征討賊豫當撤其數罪而陽推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作我士氣而沮彼賊衆益知討叛之不必太怯也金人立豫諸帥皆不以為是其以為是者意保河朔用豫以為捍蔽耳河南之地金人非必爭得河南已復中原之大半徐議河朔猶當以二聖為請臣前奏亦已畧具果蒙陛下採納則逆順之勢一分人百其勇是為攻戰之利畧在夾河諸軍分處南北譬若藩籬宏遠堂奧以安是為守備之宜

因所獲金人厚存拊之彼各識所屬大長之意分遣書詞不至差殊則是為措置之方使敵知朝廷志在討叛而義不得也使豫衆知朝廷但誅首惡而苟從罔治則是為綏懷之畧若為器械之良窳軍食之困匱裨校之才否山川之險夷則有司之事將帥之職父老之知臣不敢臆說也迂踈無所知識惟聖財察 左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嵩福宮汪伯彥為決戰將軍萬全元老答問以獻大畧謂敵之奔北尾擊過淮可也未宜遠去若犯此而前畧地就糧則失遺民之望飛芻輓粟則難漕運之繼又言閉師古孔彥舟輦叛去初非本心僅能遣間使往諭上意俾知自効又言當屯師淮甸荆南籬落江表今敵人潛師而北必將盤礴徘徊於宿亳淮徐之間營糧濟師待時而再南來出沒荆襄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賊相與為水攻之謀蓋以步人水陸俱下使吾守株於前而長江之險已奪吾後則將奈何與其急於目前之追襲不若修改以為善後之計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言攻戰之利莫若作士氣守備之宜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莫若經久遠綏懷之畧莫若惠吾民今新捷頻勝之後長慮却顧所宜素講願詔諸帥各分士卒之半分據淮南要害之地明間諜遠斥埃厲兵秣馬常若敵至借使復來力足以禦或留兵雖衆而士氣驕惰何足為固淮甸者國家所必爭不可失之地蓋保淮甸然後可以駐蹕建康經理中原或謂敵人乏糧勿遽而歸又謂金人能襲承楚

而不能犯通秦足以明其兵之少臣皆不敢以為然金人犯順十
年初未嘗賣糧也累年以來偽境固以晝宿州為畧矣今陰導敵
人無故出疆彼必以謂得承楚而有之則通秦在吾腹中可不攻
而下然則淮甸豈可不固守所謂經久遠者其說有二一則規駐
蹕之利一則操統御之權駐蹕之地未有過於建康者使今冬敵
不侵軼則來春登輿可駐建康國家待遇諸將爵位極矣寵錫至
矣事權重矣前古所謂善將將者惟陛下留神而加意焉濠泗襄
鄧以北陷偽境者皆吾民也臣謂宜因事區別或降附之際或俘
獲之餘願從則隨宜存撫欲歸則畀以資糧使人知聖度寬洪海
涵天覆彼驅來戰則人無鬪志衆有遁心我往代彼即前徒倒戈
無所為敵者吾民之在東南者累年以來如預納苗稅及和買絹
錢之類盡竭所有樂輸而不病獨可不思加惠哉 資政殿大學
士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
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
糧食神武中書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
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
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孰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
可以奠枕而卧之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
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
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

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綦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由在此耳則所患者轉輸也攷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悉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寔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西北州縣有興復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猶以為未然究其本源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改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教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改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外國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顏岐言攻戰之利在擇賢將守備之宜在明賞罰措置得其方在號令不妄動綏懷明其畧在軍民各安業又曰忍之又忍天下歸仁願陛下不廢臣愚戇之言以助聖德萬分之一 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所謂
戰陣之利有五曰出輕兵務遠畧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畧謂
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于進取然不用師
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以一力而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
皆所持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將中如牛鞞王進揚
珪史康民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
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
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為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
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
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
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
各兩三名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
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
以成笑使自為戰而已謹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也
今却敵退兵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
城邑及追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
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畧謂江
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
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以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
祖逖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不至虛內以事外苟未有

斯人則前日輕兵之說為不可廢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必如期而辦之倣古制建伏波下瀕樓船之官以教習水戰俾近上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金人他年入犯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淮甸為築室反耕之計以緩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枝右梧之策夫兵之形無窮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竒以誘敵者如吳人疑城之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苟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降焉有事宜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土風緩急可用與旋發之師不倖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畧謂宜因秋冬之交關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建炎以來禁衛軍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擇忠寔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軍冗占私役者大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有禁軍給使外餘以兼從衣糧畀之使自儗人以後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二而以其衣糧之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

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
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
宜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所謂伐謀
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畧有五曰通德義先賵卹通閩津選材能務
寬貸大畧謂山東大姓結為山寨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
者願募有心力之人容往招諭應淮北遺民未歸者令淮南州郡
給以行由差舡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毋得邀阻有官人先次注
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沿江州郡以官屋居之仍量給錢米三
兩月其能自營為乃止內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糜以
爵秩而已凡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良善老弱
之人皆寬貸俾洒然有更生之望又上四事曰事天感民任臣擇
才 端明殿學士致仕程汝文言朝廷無遠畧無定論無腹心謀
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金人躡籍中國乘輿越在裔土雖
西戎兵之禍唐室安史之亂不至於此自建炎倣擾今九年矣天
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猶未立也將相大
臣每至防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
至與衆同惧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昔
晉武帝欲平吳得張華羊祜杜預以贊其計唐憲宗討淮蔡武宗
宗平澤潞賴裴度李德裕以成其功今群臣泛泛然如河中之木
則陛下誰與樞事揆策以圖今日之事乎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

任之責其恢復用技能將必以尅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 府洞霄宮韓肖胄言臣觀女貞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善戰今三大帥所統頗多西人復聞吳玠繼有捷奏軍勢益振敵意必搖况祖宗之澤垂二百年民心愛戴而賊豫父子虐用其民殆不堪命則攻戰之利臣固知矣自荆襄以至江淮綿亘數千里今若無事而槩為守具不惟兵勢之分所在寡弱兼亦勞人費財坐以守困不若分擇文武臣寮按行計度量遠近之中求要阻之要屯兵積糧以至器械戰船之屬一以徑趨大兵前日潘致堯回其書已有江北不請屯戍人馬之語及遣王翊來果持分畫之說我既難從以理拒之所議未定便可扼險而固守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或謂車駕方在浙西翼衛全恃江上故三將皆屯濱江或朝廷本欲示敵以強尚存修好之議若移兩將江北或致蕃偽亟事臣謂張俊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衛行關力已有餘况世忠光世若在淮南藩籬可謂中固若謂不欲致疑敵人彼既舉兵深入我則移屯有名若慮引慝生事但當約束俾無得以一人一騎踰淮而北可矣方今所謂措置莫若攻守二策今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有一纖芥利害未免更相讎疾若欲並遣進攻必先選命總帥分以精銳之兵附以招集之衆合教萬人自成一軍號

今既一權力既重諸將雖素貴時敢不聽從維持輯睦使必有成其利害與用非素所撫循之兵而僥倖取勝者蓋亦異矣畿甸山東閩河之民怨金人之殘暴苦偽齊之煩苛為今之計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閑之田至多謂宜揭榜境上或遣簽軍之可信服者深入偽境轉相告諭俟其耒歸從所欲往授田給糧捐其賦租遂其生理必將接踵而至臣昨在軍前聞金帥頗有厭兵之意其衆軍亦甚思休息特尼瑪哈固新高慶裔輩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貳將見內患自生變亂可待矣肖胄又奏上請屯田其說以為江之南岸並江之民甚少曠土甚多皆可指為屯田沿江大將各見分地而屯軍士舊嘗為農者十計五六擇其非甚精銳可為田者使各受地凡為田者聚屯於所田之旁有形勢之地農隙則各試其所習之技歲歲則多分以所種之禾麥軍士所田必不能盡徧長江之南岸則募江北流徙之人給之又有餘則募江南無業願遷之人給之其分給部勒訓習如軍士之法然屯田之始必有耕牛農具穀種營屯之費不憚以圖長久之利者國家所當急務也凡置營田皆占形勢之地則應江上之勢可備禦處遂皆因田以成營屯於衆屯之中擇其甚要害處又加以重兵為大寨一年之後大寨之糧食可稍取於田之穀則漕運之費省大寨之軍止則可以保江而固守出則可以度江而攻討屯田之士常為根本傳烽數千里不絕則敵人之

情畏矣津岸有可絕江處當預設險固使不得渡浦淑有可泊舟
 處當素備舟師使不得入險固非一日可設也舟師非一日可習
 也可因屯兵使為之積日有功事至可戰則戰守之道盡矣前年
秦必非一時來上如朱勝非在湖州王綱在崑山其疏必先至李
剛在邵武張守在福州顏岐在福州其疏必後達今且併附春末
以便稽考此外范宗尹許翰馮漸路允迪盧岳葉夢得張浚宇文
粹中王孝迪謝克家富直柔席益徐俯等所奏未見當求本月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要錄卷八十八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鼂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鼂嘗上書排誅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臣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湏得沈厚達練之人則論事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何事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寔相為表裏翌日如鼂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送吏部與合人差遣如鼂罷御史未

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補外奏一介微賤豈謂見
疑同列立致謬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處
斷施行當時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鼇上
書力排善類乃趙霈陰與之謀結為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亟逐
如鼇遂得安靜今併附此更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銀合
須詳考霈此時為右司諫

茶藥賜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

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
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光山軍承

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錢恂帶御器械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

在令閣行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字

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後

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

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
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

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
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

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右廸功郎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孫覲撰九齡墓誌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初等一官不知謂誰當考九齡以是月乙丑補官今聯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

江州太平觀宋伯友卒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宣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廊白地園

圃等令見賃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

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即以其地給與告人用言者請也先是有

詔盡鬻官田

事祖在正月丁未

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

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有係官田

地乞且截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着實頃畝

四至即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着錢依已措置事理出

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分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

之無傷縱使巧為占恠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日地且令官

司寬緩括責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

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

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新江西轉運

判官王景溫趙公竑新廣西轉運副使朱炳浙西提舉常平茶鹽

公事曾悟並與官觀理作自陳憲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

臺耳目之寄臣采諸公議凡此七人皆冒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

朝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

貴池丞坐贓抵死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淙南恩州司戶丞

軍莫憲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淙憲章行遺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云爾未見本月日

先是右奉議郎呂應問知華亭縣亦坐贓抵死編觀化州未數日

引赦量移言者以為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

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賕賂遺權要故按發之日大臣及

侍從中有陰為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勘鞠然所上奏

牘蔽罪至統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

之議以宣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真決次配以警賊吏今大本既依法論決而應問贓罪貫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勅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即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暴而成政治哉應問贓罪百賠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叙赦量移目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贓之吏咸少懲艾從之

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祖信所上王明清揮塵錄云趙鼎恨大本靖康中為蔡條致書吳敏使蔡京得死牖下遂正典刑當求他書參考按應問乃公著族子為以故家之故屈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論如廖

剛劉大中胡寅及諸臺諫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具載臺章庶不與寔失寔

詔諸孫違法知通失

按舉而被按於監司諸州違法監使失按舉而被按於臺諫各察治得寔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為令始用議者請也

事祖在四年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司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乃歸荆南舊制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于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為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

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 左朝請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叅謀官李健直秘閣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于候潮門外 戶部奏攢類到紹興四年寔收支窠名數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而戶部以為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其去年出入之數為 承節郎李威特遷秉義郎充閣門祗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寨至是縣為偽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進降書以歸故錄

之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為二圖列于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為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願陛下御書無逸篇為二圖置于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翊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左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八官為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為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潭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依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

有累除職名係該載未盡濫賞名色合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

有是命按此時吏部無尚書而晏敦復為左選侍郎據吏部所申止乞奪序職而序落職久矣不知何人為序道也此事當

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議勅令所刪定官寺監丞并行在堂除倉

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

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

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為孤寒之

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

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遇改易差劄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

久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重疊差下人別無差遣既入

執政亦重拂人情遂寢前命復命在五由迪功郎沈敦特改右

承奉郎敦掌建康市征三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

減磨勘三十三年戶部尚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

仍頒行諸路 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

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薛弼已入潭州視事而

餘官未遷故督之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彞徐康范伯倫章傑體

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報明申尚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

丁巳手詔有請也 試尚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 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稟資愚戇涉世

拙疎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怨仇昨
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所薦揚類皆狐寒
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于朝誤蒙睿獎兩歲之內叨冒四
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堂進擬畧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堪
累陳慙悃今若不以情寔仰告君父則意外之災無所不至矣伏
望哀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圖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身何
地不可疏奏詔不許 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言本州上供歲
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為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
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糶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
不過三百文而攬戶又于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
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文民情皇皇委是無處糶賣買
乞于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
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簇錢物起新免糶自今毋得科
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
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閤印陞右朝奉大夫晁公為並復直秘閣
皆以赦叙既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為因妻受賕請託出入死
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尚不能自勉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稽
之公論大不為允公為命遂格 直秘閣秦梓知袁州
壬子承節郎戡叔夏為右廸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

侄孫也其從兄恪嘗襲封為金人所殺至是以命叔夏既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為右承奉郎叔夏轉官在五月辛未直徽猷閣知潼川

府宇文時中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時中之女為張浚夫人故有是命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乞天下

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憲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于奏鈔後別後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即奏行取勘光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以禁姦暴申冤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於一世於無刑

也陛下哀矜庶獄患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以出人之罪者尚多有之伏望睿慈採用司馬光之言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詔館職正宗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于太泛乃改命焉致遠建請已見三月丁丑責授沂州團練副使王仲疑復中大夫與官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昂等曰縣令於民為親然秩卑而員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儻因此二人以行勸沮甚善但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寔上曰絢所奏亦目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

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今監司覈寔然後行賞罰未
為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為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
飭侍郎終未悛革鄭滋既得祠而去今晏敦復張致遠必須為朕
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當先黜侍郎昂曰敦復致遠皆攸亡奉
職士大夫亦頗稱之必須仰副聖意減梓五月初復諸王宮大小
辛卯改官
學教授員詳見今年七月癸未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資幹辦官馮
益特遷宣政使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詔
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諸州捕盜官司使臣一次老
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
多闕少慮致流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
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一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
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準
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將仕郎上官世謙
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尚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
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旨皆通奉勅補初品官吏部以為非
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締亦以父守郡日遷秩思授官
乃以締為下州文學仍注前權官三任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
者復衆矣故中書侍郎傅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謚獻簡以
其言家紹聖間嘗追奪故也堯俞鄆州人黨藉執政官第十四人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 中書言民間米
踴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糶時上已命發常
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為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遵
巨蓋權禮也 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為社擒捕
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
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船舶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
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
結為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為社首其次
為副社首脩坐聖旨給帖差捕蓋瀕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
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
其誰不樂為用乃下張守曾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
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為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保正長
最為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
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
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為規避遂有父亡母
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名
教以懷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
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為典型刑以示懲誠又進士上

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嘉祐元

祐之制行耆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單丁每都

不得過一人寡婦有男為僧道成丁者同即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

道並許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按此所謂進

王九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疏乞總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

單丁許募人充役是頗採其說焉一季仲之奏曰役法以十大保為

一都保而都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入丁之多者為之也然

法久而弊人為日滋富而與貧為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

佐求與富者為伍焉於富與富為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

為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稱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

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頻追呼之擾以則艱筭而無全膚以

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有老母在堂

抑全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已生之子為他人之子者

寄不戶之產為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

弟出為僧道或毀傷支體規為癘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為慟哭而

已哉臣復觀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

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為都

正非第二等不得為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

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寔為利便乞檢會縣酌而行之庶幾可

以厚風俗息身訟安流移恤貧遺不煩戒勅州縣而與源自塞矣

奏不得其月日與朝進士畢良史特補上州文學良史上蔡人

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游京師亂後僑寓興國軍喜其

才者資給令赴行在會迪功郎權婺州司戶漕事畢鄰者以死事

得任子思其妻言子為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上許之徐夢莘北

良史少游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

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漕將象喜其辯慧資給令

赴行在請內侍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辨其真

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賓客又得未

修百餘千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思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雖迫得之

補文學按蔣棗此時知通州紹興十一年九月除江西運副此

所云悞也然察先帝為江西提舉又知撫州入為尚書郎或者先已隨察入都爾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 初山賊雷進據

澧州之慈利縣殺掠平民甚衆至是都督行府言進已遣其徒雷琳等來鼎州公叅詔進特補武功大夫添差鼎州兵馬鈐轄進不

受明年二月乙卯所書可叅考按行府奏狀及熊克小屈皆作雷進而明年四月九日鼎州所奏乃作雷進德未知孰是

辛酉左朝奉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葉左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為監察御史葵晉陵人先是沈與求薦葉節操方正可備猷納故二人並命葉係不見任執政官所薦而不乞迴避當考 直秘閣知泰州

趙康直陞直徽猷閣知廬州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卒贈徽猷閣待制

甲子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上皇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修武郎朱弁同

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人人

義之而弗問上皇欲歸葬據國史拾遺云爾但拾遺云大宋上皇道君正月二十五日崩與史不同當以實錄為正

詔江浙轉運判官逐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紬絹絲綿依條限起發限滿令戶部開具有無拖欠去處申取朝旨用都省請也 遣

帶御器械韓世良往韓世忠軍前撫問上召對而遣之 詔諸路

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石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或十餘石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乙丑詔命官未經銓試以恩例陳乞祠廟之人自合理任餘依見行條法先是右通直郎王璠以嘗任祠官乞奏選許之仍命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言者以謂進士唱名在第五甲及累經任人偶無舉官者猶銓試中程乃得奏選今世祿膏粱之家幼年補官又有陳乞恩例可差祠廟若任滿更不銓試則童騃不學之人將徧滿州縣而疲民益無所赴想故有是旨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

丁卯亦如之始祔

惠恭皇后于宣仁聖烈皇后神位之下用右司諫趙鼎議也自惠恭既祔別廟而景靈獨弗及至是將行禮博士禮官皆以為疑需言異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享未嘗廢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皇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也乃從禮

官議

鼎建請在庚申上語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收息錢補助支遣用守臣張翥請也 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鄭仲

荀為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錄控守海道之勞也 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夏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博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薦臺諫遺藁現在詔下紆取索紆奉詔以布熙寧記市易本末及紹聖以來奏對要語集為正論上之上諭輔臣曰昨觀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至如載哲廟冊立事及宣仁聖烈皇后聖語皆是當時所聞必不妄趙昂曰臣往時守官陝西從紆弟妍嘗見此書乃布手筆也沈與求曰頃在湖州紆嘗以此書示臣昨來韓璜論紆撰造正論却是不知其詳上顧昂曰布有一疏藁薦陳瓘等十餘人皆名士鄉有跋尾具言曾見正論昂曰誠有之 起居郎胡寅起居舍人劉大中並試中書舍人自王居正遷而二人並攝書命至是正除 尚書省言訪聞四川諸司州縣添置官屬甚衆未委虛寔詔宣撫司究寔併省時言者以為閬州宣撫司武臣官屬至百五十人秦州茶馬無置司處而官吏文武亦百餘人成都一路見任官七百三十六員視建炎間增三分之一夔路創增閔寨等官亦不少故條約之 戶部奏博糴授官人依進納條令官至陞朝與免色役其物力家業等第係與民爭利雖至陞朝亦不得免科配以知興國軍應會有請也

辛未詔諸縣歲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檢折納價錢別項椿管專
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除二廣福建江東西已令起發赴行在
浙西應副大軍其浙東湖南北剩錢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
請也時獻議者以為州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緣
人戶析居異財絹綿有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
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
戶者既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計官中推糾每及
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
戶所需奇零之物各以一鄉細計數目總為一簿逐年專委通判
任責追催應副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

合椿留二分充寬剩令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廷文

字取索不行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可以應用故有

是旨二廣等路先取役錢
指揮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尚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饒

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移知台州五月己丑

小歷云趙鼎深喜程頤之學居正為兵部侍郎於是伊川三魂
謂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既而正字張嶮遂以元
祐五鬼配之按此皆一時詆誚之時詞今不取秘書少監兼侍

講朱震守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俱信兩浙額斛責在漕司者

凡一百五十萬石兩浙糴本責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

歲極力椿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糴本之數皆知

其不可足為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為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為戶部者為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為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剥膚椎體必有深害於民望今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糴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令就整立為定額漕司以年終州郡以四季責使樁發如愆期不足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亦中興善政槩寔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渥丁母憂癸酉詔起復用吳玠請也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

言時學有本言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嘗排邪說以正

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存司取

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諡曰立靖時尚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

有偽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震奏請在六月乙巳今併

程穎西京人熙寧元豐間司馬溫公退居洛下修纂資治通鑑願乃鄉儒嘗與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薦頤于朝授幕職官公薨擢授侍講終于通直郎直秘閣方在講筵蘓轍為言屢有彈奏至謂譬之地也豈宜蓄於階庭當時公論與否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姻家范冲亦洛人以其父祖禹元祐從官召從為宗正少卿冲云家有所願書鏤板傳布謂之伊川學鼎主之凡習讀者往進用未幾冲除待制雜學士翰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燾年七十冲薦之云舊識伊川併進燾論語解云得頤餘論即授京官崇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殿說書藏內除待制張九成錢塘人急於進自嘗與願游政和間
誦說由館職三遷為禮部侍郎溫人周行已頃嘗與願游政和間
交結道士林靈素得正字林敷人皆作要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
學于行己者如林季仲輩數人皆作要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
但用頗書多者為上科是年狀元汪洋然所謂願書者小編雜語
淺陋乖僻之說初則惟冲為之已而其徒皆謂之願書也
賢程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之乘間為利不可察也
擦勝非此段所云除周行已外皆毀譽失實今不取

建炎要錄卷八十九

宋李心傳撰

五月甲戌朔賜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進士出身錄王明清揮麈

伯紀薦任申先賜對欽宗問以燕遂補京官未嘗賜出身自是進用

乙亥上初謁太廟時章懷皇后忌前一日禮官請上服袍履款謁

畢還內易忌前之服從之太廟主管內侍八員吏卒一百五十八人時享以太牢

承節郎余祐之乞納覃恩所進一官為故祖母顧氏換一孺人封

號詔特從所請祐之奉新人生三年併失父母顧氏自誓不嫁鞠

育祐之鄉父老上其節行于朝未及封而死

丙子直秘閣知潯州范直方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左迪功郎張

嶠特改左承事郎嶠光化人熊克小歷云嶠襄陽人早從陳與義



學詩以薦召對遂除秘書省正字

嶼入館在七月壬申

德慶軍節度使趙

仲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南班近屬去屬籍而稱姓前此未有當考

故遼

彰武軍節度使馬堯俊特贈右武大夫貴州團練使以其子拱衛

大夫忠州團練使欽授宗祀赦書有請也欽初乞比附換贈中原

官品吏部侍郎晏敦復等言未見干照恐難憑用乞詳酌與贈一

近下遥郡名目以慰遠人故有是命

丁丑右迪功郎萬嵩言攝廉州助教成藻並補下州文學言在東

都以白衣充大晟府製撰滿歲得官藻朱勗館客嘗爲越州司儀

曹事以罪廢至是依討論列改授而言者論朱勗父子爲東南之

害至今人怨未弭藻爲其門客得官入仕則其爲人不待論列而

可知乃詔藻不許再叙

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秘面對上曰自令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

擢用者亦多縱有不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秘歷城人也

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言臣之事君猶之事父也子之事父情誥

而無嫌臣之事君亦直言而無隱蓋天叙有典君臣父子皆天也

內之事父外之事君其道一而已矣以唐虞三代之盛當時臣子

若無可言者而賡歌之章告戒之辭惴惴然惟恐政治之不克終

如曰無若丹朱傲又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荒於酒德哉舜聖人

也成王賢君也何至於是以其平居相戒如家人之禮雖或過甚

不以爲嫌耳陛下勵精圖治自朝至於日中旻訪問羣臣疊疊不

勸凡國疵時病吏蠹民艱二三報執政暨臺諫之臣當自悉言之矣又令百官以次面對從容而咨問之尚慮四方之遠不及聞知乃延見監司郡守兼聽而廣納焉下至州縣一命之微草芥一介之賤賜對於庭殆無虛日是宜明目張膽輸忠竭誠盡言於不諱之朝也議者謂崇飾虛言指摘細故姑爲文具者尚多有之至或專事導諛曲相怡悅冀得所欲則私計畢矣還視朝廷無一分顧心嗚呼陛下負群臣乎羣臣負陛下乎臣愚欲望陛下因羣臣奏對之際察其似此者而罷黜之但使直聲日聞乃治世之事也季所上疏不得其月日因上諭且附書之更須詳考命潼州路轉運司歲織綾十萬匹赴行在爲官告度牒之用

辛巳輔臣奏事趙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瑗爲節度使封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讀臣退而與孟庾沈與求商量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擇上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之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難也臣知天佑陛下子孫千億受歷無疆矣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期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鼎曰自古有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為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是以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既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辭不勝

幸甚上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上嘗以語鼎俊庾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彊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有司以圖來上凡建屋十有六間從約也至是書院成上曰只以書院便為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翊善悉如資善故事左朝奉郎林叔豹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叔豹請奉祠許之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可為之救此患者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之於淮南及今閱數秋曾未聞其有補豈措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至乎何其效之遲也臣願有說於此昔郭子儀以河中軍嘗乏食乃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曠土軍有餘糧史傳所載不可誣也以此知在主將加意而已夫子儀之事固不可以彊大將然自偏裨而降獨不可勉之以身率乎陛下誠詔之曰將校有如郭子儀之躬耕者朝廷當加旌賞彼亦必以為榮而胥勸矣此一說也昔漢之盛時力田者與孝悌同科臣觀比年行兵之賞以功遷資者動以萬計誠詔之日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彼以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

賞誠行萬頃且不難得將無不耕之田矣此二說也臣又聞諸葛亮據武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馬今江淮之民流離失業者甚衆顧未有以安集之耳誠詔之曰假爾種糧復爾賦租雖有士卒不汝侵擾凡主將之可恃如此則彼有轉相勸率負耒耜而來者矣此三說也若夫貪尺寸之功爲僥倖之舉與夫覬彼之爲所而輒務勝之抑末也臣恐或爲所欺反自取困弊耳非計之得也願陛下虛心而加擇焉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忠訓郎閻門祇候何薛特遷修武郎赴大軍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二聖賜金幣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二人薛灌子也灌已見建巳炎年正月辛卯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薛至雲中見金帥故有是命都督

行府言今日之急莫先財賦若按籍可考則無容失陷自兵火後來成法廢弛州縣凡有移用漕司不能盡察漕司凡有支使戶部不能盡知因致州縣肆為侵隱失陷前物爲害不細欲諸路收支現在錢物今後分上下半年縣具數申州州類具同本州之數申漕司如係常平茶鹽司并提刑司錢物即依此申所隸置籍本司總一路之數作旁通開具聞奏付之戶部考察登虧仍詔守臣通判今後歲終及替罷并開具管下諸縣并一州收支見在數目申尚書省其初到任即具截日見在依此供申送部亦行置籍以備移用庶幾稍革陷失之弊詔戶部依此行下左中大夫李范卒壬午尚書禮部員外郎任申先試秘書少監監察御史許博試禮

部員外郎

左承議郎陳康伯提舉江南東路茶鹽公事

康伯初見紹興

元年十一月

癸未詔江浙四路共造五車十槳小船五十仍以貼納鹽袋錢五萬緡爲造船之費時已造十三車九車戰艦而言者以爲緩急遇敵追襲掩擊湏用輕捷舟船相參乃復爲之

甲申上諭輔臣曰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宜遭變故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爲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尚書禮部侍郎唐輝兼權兵部侍郎殿中侍御史張絢入對面奏諸郡守臣紀交孫恭邵彪王仰馮晉胡紉鄭疆劉無極八人非才詔並罷時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遣士卒

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絢遇詣進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革京都侈靡之弊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特降指揮令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以絕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為樸素寔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沂中罰金

在見月庚寅

內侍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黃克柔落致仕提至舉毫

州明道官任便居住詔壽國夫人王氏慶國夫人吳氏各增封為
六字仍依祿式支破請給二人皆上乳母也 初池州民崔德全
不能事母及死罵母不葬其弟德聰潛塋之德全怒持刃逐德聰
德聰奪其槍連刺之乃死有司當德聰處斬憲臣以為情寔可矜
乃尚上其事尚書省請臬德全首論德聰絞刑從之 是日張浚
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樞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馬擴
自石武昌召歸乃以為都督行府都統制浚行至醴陵獄犴數百
人盡楊太遣為間探者安撫使席益傳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
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
餓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
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安浚遣
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驚遂定出降之計
乙酉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久銷滅乞
令州郡募東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朝廷有警亦可募
以調發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浚軍
中往往率先犯陣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
進退之易寔害治體國朝自祖宗體貌大臣陛下即位以來恩意
尤篤上曰祖宗體貌大臣禮意甚厚與庶僚不同此朕家法每奉
以周旋如鄭文公雖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臣不以道為詩人
所譏彌正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君必有謀臣任專責重憂勤逸

乘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舍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見就緒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孰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右朝請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李仲儒知泰州

丙戌左朝奉郎新通判洪州李椿年幹辦諸司審計司椿年既除官再得召見論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日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日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吏部有銓試蓋所以汰其不才者也不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愚以謂稍清入仕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陞名次或

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俟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度為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于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錢輕謂何廢用者廣而無以藏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捨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于公帑必藏于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資賞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歛而散之私家公帑皆

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勘賊戡亂兵不可
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精况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
今淮南荒地千里莫適為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各
去冗食之蠹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
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非由天降非由
地出不過歛於民間而已夫欲歛於民間盍亦以我所有易彼所
無變而通之仰低昂在我胡為不得何至以度牒為歛而因以失
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理制低昂之權然則
物重錢輕非所患也所謂吏強官弱者非吏撓權之罪官不知法
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
夫以謂家法者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
案蓋慮其不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
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一焉法既不
明臨民遇事不能自決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
為強弱之形於此可見臣愚以為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
如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
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如是則在官者皆
知以法繩吏矣吏強官弱非所患也臣究觀今日之弊無大於此
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椿年又口奏度牒事以為今一
歲所鬻不下萬數是歲失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

道也昔越之報吳畏女不以時嫁娶父母有罰生男女者有賞今

則反是上首肯之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然軍事方仰給卒

不能止也西日歷今年五月丙申吏部侍郎晏敦復等申明京朝官

已上之人並許差裁廟一次亦恐左奉議郎劉長源充諸王官

大小學教授長源成都人以薦對而有命故追復顯謨閣待制

李景直更與致仕恩澤一名景直嘗爲工部侍郎崇寧末應詔上

書論時事坐奪官流新州而死靖康初錄其子至是其家有請特

許之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

今學士院降詔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遣問安使何蘇

人雲中寅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

宗之民乃陛下之讎也頃者謀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

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譎張為幻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

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

國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灼然獨見於邪言久惑

之後奉將天討罪伏劉豫再安國步漸圖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

風興起各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枝梧厦

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寔係此時今乃蹈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

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或謂不少有賤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至

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還言豪長貼服國勢莫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而劉豫春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耳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敵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真絕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為義舉若通和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外國則宰輔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衆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相結約歃血而退不知陛下何以侍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辭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疏奏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遺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

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害民蔡京名之為謗訕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謗訕者皆忠言也使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材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入犯以來和戰兩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其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息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寔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庇民疾讎殄惡不欲和者亦由司馬光不以王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叛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臣姿稟素愚誤以文字上簡聖知擢置論閣乃使獻納適覩何蘄之事恐和

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見忠志曲賜褒諭以來衆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恥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為迎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竊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鐫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闕寔數月申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丁亥尚書右司員外郎周綱直寶文閣知婺州從所請也

戊子左朝請大夫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司叅議官陳子卿主管

台州崇道觀右承奉郎李若虛充湖北襄陽府路置司叅謀官

若虛

見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嘗因轉對論幕官之賢否繫將帥之成敗選用賓佐不可不慎今三四大帥統重兵於外能懷忠赤共濟艱難固無慮從史之事矣獨未知賓佐皆如孔戡否也近時文士鄙薄武人過甚指其僚屬無賢不肖謂之從軍雖有賢如戡者往往未必屑就文武一道也何至如是之區別哉欲望陛下遴選老成練達之士往佐諸將稍優禮秩以寵其行遲以歲月不見闕遺擢居清要以示激勸使之身在幕府心係朝廷出有裨贊之益入有榮進之望上可以鞏固王天下可以保全功臣非小補也惟陛下

下留神幸甚

季仲此奏不得其年月今且附此俟考

已丑參知政事兼樞樞密使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時右僕射張浚往江上視師庾之除浚初不與乃上疏言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以手劄諭之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管觀向子忭知衡州景福殿使宣州觀察使黃冕落致仕除入內內侍省都知冕在蜀中屢召而未至也文林郎許聰贈宣教郎官一子聰知楚州錄事參軍為金所殺故錄之一庾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作相時每奏祥瑞湏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愛民之心如此上曰王旦賢相也東封時都無一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則為上瑞

辛卯左從政郎嚴州壽昌縣令臧梓特改合入官令再任以西浙

轉運司奏其治狀有寔也上曰若得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

鼎曰一縣生靈數十萬縣令得人則人人安業上曰然朕區擇監

司守令政欲安百姓也

事祖在四月乙卯

壬辰詔張浚視師江上今延日久可召還行在令學士院降詔左從事郎新福州州學教授黃衡特改左宣教郎以薦對也尋以衡為秘書省正字左朝請郎魏良臣主管台州崇道觀詔諸路沿海州縣應有海船人戶以五家為一保不許透漏海舟出界犯者籍其資同保人減一等時金齊於沿海諸州置通物場以市南物可為戎器者商人往者甚衆多自平江之黃魚塢頭易水手以去故機察之

乙未監察御史謝祖信守殿中侍御史時方治紹聖大臣誣謗之罪而祖信與章惇家連姻上面諭以朕排浮議而用卿祖信頓首

謝上語以今年九月史劄子丁亥祖信乞罷御史劄子修入

故寶文閣待制馬默加贈二

官為少傅以其子直秘閣純言默係元祐從官首先入籍之人故

也

默單州人元祐戶部侍郎黨籍制已上第七人單州居住

丙申太常丞莊必彊言自延幸以來祠祭所湏惟責辦於駐蹕州郡故酒取於沽脯求於市肆非所以友神明乞自今幣帛下左藏取撥其他禮神之物並令戶部計一歲之直下臨安府委通判尚掌無得賒舉於民從之 秘閣修撰新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司公事劉寧止陞右文殿修撰趣之鎮寧止言本府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乞撥常州江陰軍及平江之崑山常熟二縣隸屬本司庶防秋之際長江一帶號令歸一可以固守從之

丁酉尚書右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司勅令參知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左中大夫知潭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席益為端明殿學士荆湖南路制置大使兼知潭州益既以罪絀至是岳飛為荆湖制置使中書乃言湖南見屯大軍全賴帥臣協濟理宜增重事權故有是命 中書舍人胡寅言設官分職凡以為民此治世之道士大夫之守也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衆於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叙雪已得叙雪

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關已得近關則乞見關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緣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譏謔有害政道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宰執舉行成憲有馳騫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伏望申命外制之臣以飾情相悅含怒相訾為戒褒嘉貶黜務合至公詞貴簡嚴體貴典重詔以付中書後宥

戊戌殿中侍御史張絢言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諸帥捍禦戰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歷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今後因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所申出給文歷往往輿議不平多謂冒濫甚非陛下激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倣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偉者並令逐軍着寔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叙其闔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寔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寔有幾何大小輕重纖悉圖狀先經聖覽即下有司或差密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吏輩勿預其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拔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

省取肯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歷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人知所激勸矣臣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歷除劉光世下靳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歷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俊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歷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為定制仍將光世俊見出歷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子細着寔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併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奇功則敵人雖強不足畏矣疏奏詔三省委都司檢正樞密院委檢詳如絢請左朝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瓘充川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用吳玠請也是日岳飛至鼎州之城外置寨列艦飛素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先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未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水涸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制畧曰眷求屬籍早毓宸闈迨茲就傳之初式舉出封之典學士孫近所草也崇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兼侍講范冲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兼侍講朱震兼資善堂贊讀仍賜震五品服初上面諭鼎以二人除命鼎以冲親嫌為懼上不從鼎退不復批旨孟庾沈與求奏其事遂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

茲擇剛辰出就外傳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
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止人乃祖發議嘉祐之初乃父納忠元
祐之末敷求是似尚有典型願資善之方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
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寔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力蔽自朕
志宜即安之時張浚在潭州聞建國公當就傳亦薦冲震可備訓
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始有隙趙鼎事
日上語昂曰欲令貴州防禦使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
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
昂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朝善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
上亦嘗謂昂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
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然是時建資善及命
官與出閣之日適張浚在外故儉人得以間之始見疾矣案浚形
行狀載上語已云不久當令就學又時政紀亦云上嘗語臣昂浚
日此子天資特異云云則浚無容全不知但對拜之日浚適在軍

亦猶韓琦富弼相交結近閣恐非其寔方疇稽云昂以姻家范冲及朱
震兼資善為昂交結近閣恐非其寔方疇稽云昂以姻家范冲及朱
昂曰秦相嘗謂議論公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不知何也昂曰秦會
之陷善類之計也某為張德遠所知同升廊廟所謂相照以心者
况當時資善嘗與德遠共議初無異論德遠安得此言哉會之却
說昂乙丙辰去國之後德遠以此議論昂專以建國其寔是會之
欲以此陷善類却借德遠為辭耳德遠必不如此也疇又問曰不
知公當初嘗與張相議論資善堂事本末如何昂曰某與德遠同
秉政時上一日宣諭宗子某入資善堂聽讀御等可擇一老成士
人為翊善某被旨之後退至中書沉思未得其人問德遠以筆書
掌中覆之案上云某已得其人矣公試團看昂曰得非范元長乎
德遠以掌中元長姓名相示其議遂定明日同進呈乞以范冲充
翊善會之不長所從來如此妄意冲是昂薦入資善堂不出德遠
之意換造此說蓋欲併中吾二人其用意不淺也案此時浚在行
府無緣同進呈
疇所記必誤
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楊公恕
給真俸以隨龍息也 詔以盛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
二日進呈行在踈決上問外路如何趙昂曰臣記每年夏熟時令

提刑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行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淹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尚書左僕射趙鼎言臣與范冲正係姻家然臣罷簽書樞密院退歸山間冲始有召命去年春再有旨促冲赴闕亦在臣未還朝之前自此冲每有除命臣必再陳免冲起除次對適在臣待罪宰相之日冲之文學行誼陛下所知前後除擢雖出聖意然四方萬里安能戶曉必謂臣以天下公器輒私親黨崇觀僥倖之風不可不戒其漸伏望追寢成命優詔不許知虔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詔多方撫存仍官其首領昭球從子也

辛丑右司諫趙霈乞自今臧吏委有屈抑方許理雪如詞理稍涉虛妄重行竄斥詔刑部勘當立法申省

壬寅左從事郎李誼復為樞密院編修官誼初坐漏洩朝事被斥至是訴其枉故復之事祖在紹興二年十一月

是月詔殿前司軍人與百姓相犯並送大理寺根治此以紹興十四年九月十

五日刑部
狀修入

再建災要錄卷九十

宋李心傳 撰

六月癸卯朔趙鼎言資善堂極漏恐方暑不便上曰粗令整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乞罷修學士院今雖艱難之際然學士院上漏下濕如此若不畧與修葺非朕待遇儒臣之意右文殿修主管江州大平觀王倫令依舊在外居住日下出門時上召倫赴行在倫目留不去殿中侍御史張洵奏倫鵠張大語誕慢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為今之計除戢守二策之外並不當問若不棄之於外將恐搖國家一定之議惑將士效死之死利害所繫誠為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群情故有

是命 左朝請大夫尤深知韶州還入見上問深以廣東盜賊多
少及今何在深言諸盜頃為韓京所擊或歸湖南或在連州屢乞
就招京不許然京以孤軍未能分捕上曰北兵至南地道路險阻
施放弓弩皆不便京不招安未為得策也

甲辰皇伯武經大夫邵武軍兵馬都監令砮為華州觀察使安定
郡王直秘閣知平江府孫佑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是日
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
觀賊勢疑未可攻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出
圖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擒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期俟明年
再來討之如何飛請除往來之程限八日破賊請浚留以俟之

浚然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却最等領兵二萬餘不稟
王瓌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析之其氣使為賊解令
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尉二十萬至矣及是止見士
安等軍賊併力拒之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衆殆盡乘
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

以為強飛辱待之賊愈喪氣於是浚承制授欽武畧大夫熊克小
歷載浚
欲歸防秋在欽降之後蓋誤今依林泉野記附在其前日歷載浚
奏狀有云臣比欲便依聖訓起發恐將士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
得水賊未下即兼程前去行在又云飛約程今月二十五日可到
鼎州而欽以六月二十日降尼見克所書差悞也野記又云飛杖
欽等各一百遺還水寨恐未必然今不取

乙巳名新曆曰統元 詔宣州當職官各轉一官以江東提刑司

言本州去歲獄囚三百五十五人無瘦死者用二月乙卯詔書推
恩也時宿松縣囚七人死一人縣令坐降一資然行之僅三年而

止蓋自趙鼎去位遂不復舉行焉宿松縣以七月己丑行遣今併
書之今年六月丁卯衢州當職

官八月戊辰福州左司理院十一月甲申袁州司理院六月九月
丁丑臨安府右司理院七年七月丙寅福州右司理院並轉官大

年二月壬戌洋州司理院降一官七年
七月丙寅汀州武寧縣展磨勘一年故太尉种師道加增少

保謚忠憲師道從子閣門宣贊舍人知叙州湘以師道嘗上書入

籍請于朝故有是命師道已見建炎元年正月辛卯黨籍种師極
前知德順軍坐上書論役法餘官第一百一

人後改
名師道左武大夫和州防禦使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韓

恕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新制也

丙午上諭輔臣曰近令諸郡以箭旋鏃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

數密院只今行下令止於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

恤民如此臣等敢不奉承聖意尚書祠部員外郎張銖為荆湖

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左朝奉大夫幹辦諸司審計司辛次膺行尚

書駕部員外郎江南東路轉運通判官黃子游貶秩一等先是有

詔悉賣係官田宅每路委監司一員總其事惟福建路提點刑獄

呂聽問篤意奉行餘多苟簡都省言聽問係朝廷專委本職自當

悉心措置而子游在諸監司中最為留滯乃命先降一官令提刑

司詰其弛慢之因俟至取旨子游寔孫也武功郎閣門宣贊舍

人神武中軍前部統領軍馬王滋言祖母孟氏年九十二願納一

官為孟氏叙封從之滋陝西人也

丁未罷饒州鑄錢司合行事務權令虔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
司所發額錢比舊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日致
廢弛乃合為一司後二日以直秘閣韓球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
錢令往措置辰戌命龍圖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德安府陳規
貶秩二等右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鄭釋之降授右承議郎依
衝替人例施行係事理重黃大本既抵罪規等坐前為池州守貳
各不按劾並責令之而規以守邊故未減先是祠部員外郎林季
仲嘗因面對乞重縣令之選因欲丐一縣令以自效其言曰事有
切于治道不可一日非其人而前後沿襲視以為常者監司守令
而已至于縣令位轉輕責重尤為卑陋可憐者監司郡守吾之父
兄也目指氣使固所甘心下至屬官憑藉侵辱無所不至雖一卒
臨門亦得而玩侮之以故稍自好者恥就此職往往罷癘而暗懦
殘虐而貪暴者乃始屑而為之嗚呼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
其人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之其弊
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于國家而輕是選邪陛下憂憫黎元思得
良吏以共理天下此降明詔銓量監司郡守以示黜陟雖資考應
得才非所長者厚以祠祿終不輕畀之其于縣令尤所遴選且令
館選職以上各舉所知所以惠顧斯民者可謂至矣然薦章之上
今既數月孰當孰否缺然未聞豈所薦者皆不得其寔抑將有以
處之而臣未之知也人固不易知言固不可盡信蓋亦叅酌衆言

斷以聖意曰某人某人可為監司用某人之薦也某人某人可為
守令用某人之薦也少頃歲月以觀能否治狀尤著者受進賢之
賞廉聲不聞者被謬舉之罰周官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
人惟爾不任不任之罰其得而辭乎近世薦舉率親故之私迫權
貴之請鮮有出於公者至其曠敗事在有司乃始以狀首免曰今
聞某人改節云爾蓋由犯贓同罪其罰太重遂使令典久為虛文
且如近日池州貴池縣丞黃大本枉法受賂流配海外若使舉者
同罪事亦難行議者欲止於降官或薄罰以愧耻之期在必行不
許者免人亦孰肯輕于舉人自貽他日之羞乎况今歲亢旱所及
者廣穀米登場民已告饑撫字凋瘵尤在得人臣才力絀薄不敢
為其上者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倘能布宣德意少裨聖
治他日倘陛下使令復未晚爾臣承乏郎曹求為縣令若不情者
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
則重在縣令夫亦何常之有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曰
郎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重其出宰
百里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郎官出宰百里請自朕始季仲此
其月日當時黃大本已斷之後
陳規未降官之前今且附此右朝請郎知潮州徐渥降一官
放罷先是渥言新守王昇違年不赴留選吏私役又言前守蔡詞
死其子受屬邑夫緡皆乞取勘尚書省勘會渥身為士人薄於風
義若不懲戒何以勵俗故有是命

己酉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貧屨者昨日出
內帑錢每人賜二百千令宗正丞沈禹卿散給尚有親賢住宅近
屬已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等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敦睦
如此盛德事也 國子監丞王普為大常丞右朝散郎新知萬州
馮康國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是日建公初出資善堂上命見
翊善范冲贊讀朱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謁見冲等每因
箋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裸軸藏之時一展玩國公常得李公
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後畧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
物之所以生人之所以靈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不
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于禮行之以不息守之以至誠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成是為純孝不然無以立身
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
年享寵祿之厚盍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為獻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周之諸侯其入而居於王所則
皆謂之卿士故冲又欲以卿大夫之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國公其勉之

庚戌資政殿學士知成都府王似薨

辛亥趙鼎進呈以旱乞分委侍從官等徧走群祀祈雨事上曰亢
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失更宜講求鼎等曰敢不奉詔近日蠲除翎
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意以寬民力沈與求曰雲

漢之詩雖上下莫瘞靡神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
為本陛下勤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忠翊郎閤門祇候張昂特
遷義郎與州鈐轄差遣錄其守石額山寨之勞也尋又以其弟鄉
貢進士昂為下州文學昂補官則在是月丁卯 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並為
鎮

壬子起居郎朱震言竊見陛下經營荆楚控制上流已命王彥領
兵直入江陵遂與襄陽表裡相應在兵法所謂先發者制人誠得
禦侮之上策然一方之民久罹荼毒若不優加綏撫則民有未息
肩之期且如陝州四縣兵火之後多用軍功如胥吏攝知縣欄頭
補蓋稅椎膚剝髓民無告訴伏望取陝州江陵府荆門公安軍州
縣官闕令吏部破格差注或委安撫司別行踏逐可任之人奏辟
一次庶使德澤下流民瘼上聞荆湖之人得免塗炭乃詔四羣郡
官屬並令彥具名奏辟內知通朝廷審量除授其曾充胥吏人毋
得舉辟及權攝如違各科違制之罪問右承直郎添差衢州西安
縣丞賈特改次等令入官道燕人為劉晏部曲以與斬王鈞甫之
勞當循二資吏部言道無依格舉主若候改官了日収使係成虛
文故有是命十二月壬寅朝歸官改秩指揮恐緣此事 錄故贈承議郎張璠弟琛為
英州文學以璠權郵城縣丞守禦戰歿也
癸丑手詔聞諸路久愆雨澤絲朕不德致使亢旱雖恐懼修省思
所以答謹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違戾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

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日下並寵仍
仰州縣具析所罷名件申尚書省 是日荆湖制置司使岳飛破湖

賊夏誠飛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臯傳透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
將陳瑄內變劫偽太子鍾子儀舡獲金龍交床與龍鳳輦等詣飛

降楊太窮蹙赴水死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衆殆
盡惟夏誠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

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衆
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為瓦石所壓一

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湖寇悉平黃誠斬太首扶子儀奔都
督行府此以林泉野記熊克小歷并岳傳參修傳又云楊欽領兵

太今任士安敗走又聞後有救兵至吾兄急將士卒速來助欽擒
捉士安等以除禍根楊太聞之必自領兵前來多用伏兵截楊太
不為難也候遣牛臯傳選王剛等各領兵伏于道側楊太果自領
兵應援臯等伏發太得脫乘舟走入水寨擒楊太夏誠鍾子儀等
並斬之此所云與諸書不同按日歷太乃其徒所殺 中興聖政

何備龜鑑日竹籤之題卒誤鍾相既擒矣么猶相也然而昌寓致
討而不能平王瓌招安而不能伏及張浚至醴陵召問謀之曰釋

其縛而縱之歸使與寇於是么之將楊欽降卒有膽喪之嘆岳飛
至鼎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為賊餌於是么薨而

誠擒果應飛來之讖此平楊么之功烈也 呂中大事記嘗謂宣王
中興平外侮耳光武中興平內寇耳而高宗欲攘外則內寇轉迫

欲除盜則外敵復張而降遇寺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淵擊李昱

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杞誅葉懷討李成則有張浚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楊么據上流僭號紀年尤為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應飛來之讖胡寇盡平而內寇始息矣使當時諸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哉

甲寅詔建國公祿賜此皇子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張浚乞在外宮觀先是晉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議令舉軍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楚州且令提舉官董收入奏事浚遂請祠趙鼎進呈上曰浚必未知此間曲折故有此請昨日朕已降詔諭之矣世忠移屯既畧如初議浚復何疑鼎曰臣等各已作書詳報浚矣董收亦謂他日有警老小必移歸鎮江則積糧淮南非便浚必具曉此意沈與求日間浚與世忠初議屯泗上既而世忠退屯楚州之間則已與浚初議小異矣若緩急之際老小必須動則儲糧南岸逐間盤運似極穩當上曰朕見收所請以合宜乃以親筆諭世忠如所奏尚書左僕射趙鼎知樞院事孟庾參知政事沈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輔政無狀致此譴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賜黜責詔荅曰早曠逾時甘澤未應乃朕菲德非卿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三省言訪聞淮南每至防秋所屬多以運糧為名或稱備賊擅拘收管官私舟船詔禁止犯者抵罪著此用見趙鼎此月辛亥所奏寬民力事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乞以唐

勘一官為父右承事郎伸改五品服從之

乙卯故追復集英殿修撰朱師服再復寶文閣待制

師服已見三年八月丙午

師服孫右廸功郎秉文言師服任禮部侍郎坐與蘓軾往來入黨

籍乞復未責降以前從官職名故有是命已而有以白劄子遺趙

鼎者併以師服賀紹聖改元及謫官謝表上之其間有曰首元祐

之謫籍二紀于茲尾神考之從班一人而已曷緣軾轍之度嶺初

一承願先後安李之當塗未嘗通問乃詔復職指揮更不施行已

給告身令吏部拘收申省毀抹

後首在十月丙午

降授左朝奉大夫郁

漸充江東宣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用張浚奏也 右朝奉大夫

李棫追二官棫以建炎冬祀乞任子思而吏部審量棫以進築隆

充州功賞改官故有是命

丙辰趙鼎等再引咎乞去位上曰旱魃為虐皆由非德所致豈可

移過大臣然有關政當講求之是乃弭災之道毋庸再請鼎等頓

首謝

丁巳給事中陳與義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義與

趙鼎論事不合故引疾求去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

修撰兼侍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

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脩毫髮無玷寔為鄉閭之所

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髣髴舉以待臣允愜公議詔川陝宣

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

焞已見建炎元年八月

焞程頤高弟也頤死聚徒洛

中非予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荐于渊聖
召至闕將命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興辟之不能致
興紹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焯却幣奔蜀居
于涪州工聞其賢故召 故光祿少卿陳適贈右文殿修撰例外
官其家一人適亨伯弟也靖康末奉詔割中山地亨伯以大義遣
之金持適去後卒于燕山 初神武中軍有與百姓競者其徒奪
之以去且擊傷邏卒事聞詔統制官楊沂中執付大理治罪言者
論陛下禮遇將士無所不至其間統兵者乃有馭下不嚴致兵人
犯法無所畏忌重貽聖憲乞依公根勘重寘以法其統兵官亦乞
嚴示懲戒從之 是日湖賊黃誠以鍾子儀至潭州都督行府湖

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以一誠信撫之

乃更易郡縣姦胥吏宣布寬息命岳飛進軍屯荆襄以圖中原浚

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張浚行狀云湖寇盡平老弱不下二十萬而

不下十餘萬

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浚皆已立功

而飛以列校拔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

不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

而俊益忌之浚之初被詔還也上奏言水寨闕倉食徒眾頗離據

飛稱旬日之間可見次第臣欲更依聖訓起發慮賊勢轉熾將士

懷疑欲俟六月上旬見得水賊未下即詔飛來潭州訖兼程赴行

在許之而賊已破矣

浚奏狀以六月十五日丁巳
行下即黃誠等到潭州之日

戊子左奉議郎新太常博士張九成為秘書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問輔臣曰近有民自汴京來云張九成投偽齊有此否趙鼎曰九成見居監官縣焉有此事必有謬者惑聖聽此探偽齊得九成廷策言蹂踐民田事以此出榜然未知是否昔夏竦嘗誣富弼遣石介投契丹今欲中傷人者便以投豫誣之沈與求曰陛下台用九成則謬者息矣上曰無謬言北來人所傳不審耳然用之若遲人必謂九成不用于偽齊復還矣遂有是命九成家傳稱宦者不信今徒日歷詔福建歲貢龍鳳團及京錠茶並權減半以錫賚既少此未知止是五萬斤內減半罷潮州歲貢花蕉布為復于全額內蠲減當考空費民力故也罷潮州歲貢花蕉布庚申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王居止降充徽猷閣待制

居止既出守復請奉祀而殿中侍御史謝祖信言居止以強暴之姿行凶果之志頃為大臣所薦迨其去位則顯詆之曰某人小子不用吾言故至於此繼在相位者悅其言而不悟其欺復荐拔之浸與腹心之寄未幾揣事必敗因詭為異論以規後利去國之初不勝快快去歲果先收召自以為言得計行喜怒威福盜于一己縉紳咸畏懼不敢自保大臣旋悟其引用之非出之于外莫不稱快然凶果犯上無所顧避剝章求去歷詆廷紳自繞易台惟意所欲日者陛下知公論不容特出睿斷改昇祠官然曲加庇覆猶竊寵名使負罪之臣與以禮進退者無異臣竊惑之望下臣章宣布中外仍將居正褫職以為欺世盜名貪得無禮者之戒故有是命

祖信素與趙鼎異論其所謂大臣蓋指范宗尹秦檜及鼎也 皇
伯華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命同知大宗正事 詔諸路檢察財
用官度支員外郎章傑樞密院編修官霍彛計議官徐康呂用中
並日下回行在都督府幹辦公事范伯倫令歸行府供職以久旱
故也

壬戌左朝散大夫主管江州太平觀楊植卒植宜其人元符末上
書入黨籍植遠人邪下
第五十四人

癸亥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上曰朕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
為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兼恐歲飢民貧起而為盜朝廷不
免遣兵討定殺人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左朝請郎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劉佃復秘閣修撰佃初見建炎
元年七月佃既用赦復官又以

討論追二秩至是乞復職名後省奏佃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
共知若使叅華中秘與論議之職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
謂何恐非勸懲之道命遂寢

甲子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并自出己意文理優
長並為合格令試院榜諭 左從事郎劉昉特改左宣教郎昉朝
陽人以荐對改秩遂除宗正丞 權吏部侍郎張致遠以母老乞

歸南劍州迎侍詔予告半月

乙丑張浚奏洞庭湖盜賊見已盡靜上手書賜浚曰覽奏知湖寇已
平非卿孜孜為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

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刑勢連接事力倍增天其
以中興之功付之御守浚奏知舒州武糾知復州韓適招韓流亡
經理郡事脩見有方已各轉一官今再任又奏左從事郎知信州
弋陽縣魏安行治狀顯著遂授左宣教郎安行鄱陽人也
丙寅詔故觀文殿學士鄧洵仁已降贈官推恩指揮更不施行洵
仁雙流人綰子也事上皇為尚書右丞至是其子徽猷閣待制襄
有請詔贈金紫光祿大夫推致仕遺表恩如故事五月辛丑降旨中書舍
人劉大中言熙寧之初王安石假周官理財之說變亂祖宗法度
恣為聚斂民始不堪是時居風憲之地盡擊去言新法不便之人
助成安石之勢者鄧綰也紹聖之初章惇蔡卞用事輔之以蔡京
遂以傾搖廢立之意上誣宣仁肆意形迹至于元祐臣僚竄極無
遺是時游章蔡之門受知最深至于元符末密啟姦謀助成紹述
之說者鄧洵仁也洵仁洵武乃綰之子今日之禍起于安石發于
惇卞而成于京綰父子寔有力焉且洵仁洵武在政和宣和之
間相繼執政專以佞諛保固寵祿盜取官爵莫知愧恥而洵仁暮
年又與內侍鄧文誥通家往來謂同譜系洵仁之子襄洵武之子
雍口尚乳臭已登侍從一門僥倖播紳所羞得死牖下已為幸免
今乃敢援平時褒典求贈官及致仕遺表恩澤不知太上皇帝今
在何地而欺陷太上之人乃陛下之世讎也雖未削奪官爵劉棺
戮尸以正其罪而欲追寵其身施恩其子孫天下謂陛下何臣昧

死契勅自崇寧以來蔡京當國王黼繼之四維不張小雅盡廢三
十年間曾為侍從官已上未有不目阿附大臣交結權貴而得之
者容身誤國罪則有之有何勞能更加褒錄除前降洵仁贈官息
澤指揮乞賜追寢外仍乞處分有司自崇寧已後宣和以前侍從
官以上如洵仁輩乞贈典及恩澤者一切報罷更不湏以其姓名
浼瀆聖聽庶幾有以勸天下之忠為亂臣賊子之戒自靖康初追
復元祐諸臣官職後亦稍稍擢任其子孫然議論不一是非混淆
趙鼎夙有此志以身任之因大中繳洵仁詞頭遂歷言熙豐紹聖
宗觀政事人才善惡利害本末甚備上嘉納命榜之朝堂詔州縣
毋得催理民間積欠租稅如有違犯及監司夫于按舉並取旨重
行寬責修武郎閣門祇候樞密院準備將領王林卒都督府言其有
捕斬劉忠之勞一子孝忠尚幼詔以孝忠為承信郎給其祿俟年及參選日
止

丁卯右朝議大夫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陸寘落職寘初以年勞進秩而
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寘貪贓狼籍毒被東南宣和間諂事中貴王通及朱
勳為其僕廝以竊名位制曰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尔奴隸自居何
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而論列醜惡昭著典憲未伸則姦貪肆然
自謂幸免矣禡直中秘尚無寬息往慎厥終庶迹大謹可落直秘閣 詔
沿湖人戶紹興三年以後未納租稅雜錢之類並闕三年
戊辰命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

門下有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殿中侍御史張絢等六人為參詳官秘書省正字李
玘正等二十二人為點檢試卷官太常少卿陳桶為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
季仲等四人為點檢試卷官自後率如此例是日禮部侍郎唐輝入見奏舉人已
至行在習詩賦者一千五百餘人經義者一千餘人上曰他時習詩賦者當益多然經
義亦不可廢元祐皆兼習 詔諸路監司州縣非奉朝旨假作軍湏名色之類科
湏者並罷州縣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臺覺察如或隱蔽並重寘典憲用中
書門下奏也 左朝散大夫趙伯瑜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伯瑜提舉江西茶
鹽以劉大中荐得召見時新命韓球為提點官未上遂罷球而用伯瑜 球之罷
雖云避
郡守韓貽親嫌
忌別有政當考 秘書丞環中知臨江軍中學進春秋年表上以賜輔臣沈與求奏
不知誰銓次恐不當先踏魯而後周甚非春秋尊王之意上曰俟更令朱震校勘

與求以五月
已亥奏曰

至是輔進呈上曰中荒陋一至於此士大夫著述訛舛容有之此不
足罪中為人臣乃不知尊王之義豈可寘之三館

己巳罷福建諸州係籍槍杖手福建槍杖手者自熙寧間始有之迄自五
十餘年論者言其呼集擾民乞蠲放帥臣張守以為便遂施行焉

庚午大理丞路彬兼權少卿以詳議闕官故也 右從政郎權鄂州江夏縣

呂大周特改合入官時湖北提刑司奏大周末到任前縣戶二千七百五十三任
內招復增戶二千八百七吏部言增及九分已上故優賞之仍照餘路視此 忠

訓郎李溫請納一官為其母馮氏依故父官品封贈叙詔封令人溫庠子也

辛未皇叔蘄州防禦使士瑋為泉州觀察使上之即位也士瑋治兵洛州

未及軍轉至是始遷左承議郎直寶文閣知婺州周綱特遷一官綱紹

與初為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

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左承議郎知潭州湘陰縣吳樵特遷二官通判昂州都

督行府以樵接納水寨首領有勞闕賞功房而有是命七年二月戊申樵又自左朝奉

此兩官之命又中格也當求他書參考尚書省言訪聞四川州縣官以朝廷在遠並緣軍兵貪墨狼

籍按察官坐視不省致贓吏得以自肆久為民患契勘黃大本于涼漢憲

章已行斷配宜檢坐已斷并行遣池州知通令宣撫司鏤榜諸州縣自令官

員犯入已贓許人越訴如監司州郡阿庇不即察治令宣撫司劾奏重寘典憲

是月汴京地震

是夏金左副元帥兼王宗輔自上京還燕山右副元帥魯王昌還祈州金以其國有喪懼朝廷乘而

伐之乃命左監軍潘王宗弼以所部戍黎陽宗輔再入見金主守路宗弼自戍所赴其喪娶宗輔之妻張氏以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一

紹興五年秋七月壬申朔趙鼎奏准東宣撫司提舉官董旼齊親
筆至軍前諭移屯事韓世忠拜詔感泣上曰卿可作書報張浚亦
必喜今日廟堂不比靖康間有妨功害能之人凡軍旅事彼此議
定然後行之左宣奉大夫朱勝非充觀文殿大學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勝非初免喪乃有是命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知明
州郭仲荀提舉江州大觀請所請也徽猷閣待制仇愈知明州兼
沿海制置使佐朝散郎知岳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張翥直秘
閣興起復秘閣修撰知鼎州程千秋兩易並起都督行府取稟說
之任以行府言事係急速已作奉聖旨施行故也右朝奉大夫

通判臨安府楊橦以薦對除直秘閣 詔在京宮觀請給人後前
宰執依見任減十之二學士以上如列曹侍郎雜學士如中書舍
人太中大夫以上如左右司郎中任樞密都承旨者加一等 大
理評事李洪乞以扈蹕一官換祖母林氏太孺人封號許之 饒
州進士朱嘉積言子召虎十歲能誦經史兵書步射命中乞挑試
詔 帛二十匹罷歸 詔堂後官補職及一考改宣教郎著為令
堂後官今三省諸房都錄事也初以省記立是法而詳定勅令官
章誼等言京官凡五等未審所改京官不從初等次第陞轉便改
宣教郎義理今未止有崇觀後改宣教郎告難以憑據要見祖宗
以來堂後官補職及一年的實合改是何京官制勅庫房言取到

宗寧二年堂後官張忻石刻墓誌係崇寧之初亦可憑據故有是
命按照寧詔旨主事已下自選人補充堂後官及一年即轉合入
京朝官事其實錄至是國書散佚使蔓詞以對執政不知典故遂
從之 熙寧詔旨具朱墨
史第三十九卷 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蒙

卒

癸酉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將常平事務恪意奉行無得苟簡致有
失陷錢物如敢少有減裂仰戶部按劾申尚書省取旨重行典憲
以都省言自令刑獄茶鹽司兼領常平職事訪聞逐司並不逐一
講究致他司妄用失陷財物有悞朝廷緩急支用故也 江東宣
撫使乞致仕或宮觀疏再上不許 言者論比年以來忠臣義士

以身殉國者往往湮沒無聞如去年蕃偽圍閉濠州國奉御確守忠義朝廷雖官其後以報死節然四方之人未盡知也又如趙立薛慶李彥先之徒皆鎮撫使之得其死者間雖錫之廟貌聞亦未廣謂宜明詔天下凡自靖康以來四方死事之人悉令載之祀典此誠激使英雄忠勇之術詔准北帥臣相度

甲戌詔諸路在禁待報案狀並專差人齎擎赴行在

中書舍人胡寅權直學士院時江西制置使胡世將請奉祠而直院胡交修引親嫌乞時暫差官撰述答詔故有是命 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李光充顯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韓璜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直私閣新荆湖北提點刑

獄公事張銖令趣之任時趙鼎間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陳霽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鄭資之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徐國成並無治狀悉以自陳宮觀處之而璠等有是命 都督行府免蘄州上供錢租稅米三年

乙亥詔諸州并諸軍將應歸朝官常加存恤得替流寓無差遣之人仰守臣相度先次與權合入差遣支破請給具職名申樞密院差注如內有能通兵機及武藝出衆人具名聞奏其寄居歸明歸朝養濟人常加存恤依時支給合破錢米無令失所

丙子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兼閤門宣贊舍人都督府提舉親兵柴斌知金州兼金房均三州安撫使用行府奏也仍命斌隸屬襄

陽帥府其探報事宜及邊防措置則申川陝宣撫司如金人大軍侵犯本州即令宣撫司遣兵應援七月其後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審于朝乃詔緩急敵馬侵犯梁洋令斌以所部權聽玠節制明年三月

已巳吳玠都督行府奏移鼎州龍陽縣于黃誠寨地建立仍陞

為軍以持服人黃與權起復左奉議郎充龍陽軍使兼知縣事又

言潭鼎諸縣因水賊侵擾多有移治去處並令移歸舊治如係選

人知縣俟任滿與改合入官京官與轉一官應水寨出首之人令

制置司量事體輕重擬定合補官資申行府願歸及充水軍者聽

又請免澧州上供錢三年皆從之既而制置使岳飛言水寨願歸

業者二萬七千餘家詔州郡存恤之無得騷擾七月戊子行下然黃誠寨

地低而迫湖土人以為便仍令如舊焉岳飛奏歸業人數在戊子龍陽軍還舊治在八月丙辰今

牽連書之樞密院劾士祝世榮特補下州文學以嘗自唐州賈

蠟書赴行在也

丁丑孟秋薦享太廟自是歲五饗如常禮 詔諸路監司帥守按

試武士所能具職位姓名來上用李光請也光言伏準手詔令內

外侍從官以上監司帥臣各舉所知限半月具奏有以見陛下虛

心求助之意可謂切矣昔叔孫通之歸漢從弟子百餘人乃專言

諸壯士進之或以為言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

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若通可謂知時務矣今金偽憑陵中原

版蕩此陛下馭雄虎將以制天下之時所薦不敢言文士臣累任

守臣竊見諸路武士多流落失所其人材少壯弓馬趨捷武藝絕倫者甚衆朝廷既未嘗錄用往往散在諸軍無以自拔或委身盜賊不能自新甚可惜也臣愚不敢指名論薦欲望特奉睿旨令諸路州軍廣行招收其間雖無武藝而通曉兵機能料敵致勝或造作攻守之具各為一科令監司帥守按試保明發赴樞密院量材擢用庶幾韓彭之流或為時而出故有是旨 武功大夫秀州防禦使康隨為江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 按隨即殺曲端之人自建炎四年至今姓名始見于日歷故具載之

戊寅詔趣張浚赴行在遣內侍迎勞賜以銀合茶藥又遣內侍往軍中勞荆湖制置使岳飛亦以茶藥賜之 直寶文閣知泉州魏

玘吏部員外郎姜師仲殿中侍御史張絢各減三年磨勘以在臺中平反刑獄最多故也 詔行在百司首身軍兵自今並令所屬

取索宣帖審驗保明申取朝旨方許收管毋得擅行收留

己卯知樞密院事提領措置材用孟庚充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庾以行府闕三省密院事積不平因稱疾求去前一日御筆有是命趙鼎進呈上曰庾以疾力求去重違其請既知樞密院宜依祖宗故事鼎曰自元樞執政往往或建節鉞如寇準等猶除使相庾在陛下左右六年務全終始仰見陛下待遇臣隣之意庾執政凡

四年

參知政事沈與求權樞密院事兼權措置材用

日歷載與求權密院

在丙子當是因庚在告今併附此日

詔新授郡守除見關人外免上殿用中書請

也 監察御史周葵充禮部貢院參詳官代殿中侍御史張絢也
絢祖母王氏疾亟不俟報出院詔放罪既而絢以憂去特賜錢三
百千

庚辰內侍盧公喬言見係致仕在蜀中乞依昨降指揮赴行在上
曰此人極不平稳靖康劫寨之事公喬之謀為多今若使歸內侍
省必侵預外事不若與外任宮觀况朕宮中使令者小黃門數十
輩備掃除趨走而已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之
禍及近時之變故不得不防微杜漸趙鼎等曰陛下聖慮及此社
稷之幸然漢唐宦官傳有可以鑒誠者更望曲留聖意上曰仇士
良勸後輩戒人主不近儒生不觀書可為鑒也 殿中侍御史謝

祖信言翰林學士孫近奉詔編類臣僚條畫利害文字已編類進
呈了當仰惟陛下去冬嚴駕吳會親却敵師不敢以幸勝為功而
深以善後為慮既下溫詔周詢舊弼又令職事官條具利害而半
年之間不聞以某人之言施之行事取某言之效進用其人遂謂
陛下之求言止是朝廷之文具臣竊惑之今編類已成既上御府
伏望陛下萬機之餘留神省覽或宣付大臣俾之分閱擇其可用
顯奏行之勿以忌諱為拘則忠言出勿以文采為尚則至計行勿
以與廟堂異議而棄之則謀猷皆合于公願矣其有言多可績者
則願褒進之有欲以身試者則因任之以人而廢其言固君子之
所戒用言而棄其身亦古人之所非况乃防秋及期定謀為急不

資羣策孰保萬全惟陛下留意上從之 故宣德郎范彖中贈直

秘閣彖中元符末上書言事且進所著春秋見微坐停官雷州羈

管至是用吏部侍郎晏敦復請而贈之

彖中選人邪上尤甚第一人黨籍餘官第六十六人

詔尚書省復置御書刑房專主本臺所上彈劾文字仍令六部申

嚴吏人結保之法每三人或五人結為一保遞相覺察凡保中有

人犯罪逃走許大理寺監銅同保人追捉須管敗獲如有不獲並

與同罪本部不得申請占留其逃走改名復來部中之人並重行

決配保人輒敢容隱者亦與同罪仍許諸色人告用本臺請也自

建炎省併吏額御史刑房不專置左右司亦不聞有所檢察每御

史按吏輒亡去大理即乞先次結絕吏復更名歸部姦弊百出故

本臺以為請

壬午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亢宗直寶文閣知台州亢宗

靖康中為右史坐斥去及是召對而命之 昭宣使康州防禦使

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主管禁衛馮益特於階官遥郡上各轉行

一官以益自言曾繫藩邸官吏之人乞依例霑恩故也 賜觀文

殿大學士李綱親筆詔書獎諭綱應詔陳三策又上六條故有是

賜 是日偽齊遣兵犯湖陽縣執武經郎知唐州高青及其孥以

歸劉麟見青諭之曰朝廷與諸將議定見陣掠獲人即時放回青

復將其孥而返事聞詔降青二官責赴襄陽帥府自劾

青九月丙申降官

癸未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陳沃左承務郎新婺州州學教

授富元衡並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至道初始置諸宗室教授景祐中更名宮學治平建元大小學置講書教授十有七員崇寧初每宮置大小二學增教授員越四年更為宗子博士渡江後廢趙鼎為政始創復之二員居行在二員居會稽自是為例行在宮教初除在今年四月乙卯

甲申上親酌獻祖宗神御于行宮齋殿文武官少卿已上陪位如儀將仕郎趙宗輝特差充靜江府古縣令宗輝彥若孫也縣久無令用廣西諸司請而命之

乙酉降光州褒信縣為鎮令淮西宣撫司就選土豪可仗者補右職充監鎮官

丙戌直寶文閣知宣州趙不羣陞直龍圖閣再任上曰不羣為郡有稱守公奉法使百姓安其田里當寵旌之以為四方之勸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

中興聖政史臣曰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閩中而樞臣議收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者未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其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患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厚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司察即縣宰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其嘗聞安民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詔職事官權左右史者自起居侍立外並立本班官以殿中侍

御史謝祖信不當改百年之典也立權官班在紹興二年十一月左朝散大夫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薛弼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劉延年

並直秘閣起復右朝散郎秘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左朝請郎
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徐璣可左奉議郎通判鼎州張運並進一官
以都督行府言與平湖寇有勞也既而荆襄制置使岳飛言弼延
年賞薄乃又進一官制曰爾等以司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秘亦
既疏恩載閱將臣之章以是為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
官一等益務靖共弼等再遷官在八月辛亥進士蕭清臣以撫諭劉衡夏誠
有勞補忠州文學後旬日都督行府又言鄭州鄉貢進士聞人耆
進士趙個陶青嘗入賊寨于是悉以文學命之耆補官在七月甲
酉月丁張浚遣行府主管機宜文字熊彥詩先還奏事浚奏潭岳
鼎澧荆南路歸業之民其田已為他人請佃者以隣近閑田與之

仍免三年租稅即元無產業願受閑田者亦之俟及半年比較
諸縣歸業人數取旨推賞

丁亥賜宇文虛中家福建田十頃以其妻安定郡夫人黎氏有請
也虛中建炎末以礬書遺其家至是始達朝廷念其勞特許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韓駒進一官致仕駒仁壽人後從
汝州政和初獻所為文召試除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罷去
及是卒於撫州故有是命制曰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
宜從欲駒早以時藝躋於禁嚴附屬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
汝瑕疵復班綴於西清俾優游於直館庶幾善後獲以全忠茲陳
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罷其歸往服恩綸尚綏壽

按駒家年譜載此告詞乃云坐累刑書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一
者如洗尤乃與元命詞之意全不同以此知私家文字多所披拭
此

戊子左宣教郎直秘閣添差通判湖州賜緋袋趙子備特遷左朝
奉郎充秘閣修撰知處州建國公既就傅上召子備入對而有是
命子備請宗室之寓於諸郡者聚居官舍選尊長幹束之察其偽
冒禁其出入年未十五年入州小學十五入大學官為給食許依
進士就舉未出官者許入學聽讀及一年聽參選奏可後不果行
尚書兵部員外郎都督府諮議軍事郭執中充秘閣修撰右承
議郎新知簡州計有功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有功安仁
人張浚從舅也 詔今次省試舉人常額外特增取十名既而殿

中侍御史謝祖信言今日之患官冗最為大弊臣嘗謂自今以往
澄其本源非三十年有不能清而况日月增加之乎今額以十四
人而取一人正為中制倘又增之不足以為德而適啟僥倖之人
爾特奏進士老於場屋祖宗以來矜其既衰賜之一命以榮其身
而已又擇其尤者為京府助教文學許其出官德莫厚焉然元祐
之初蘇軾知貢舉日極論其害今官冗之弊視元祐為百倍而版
圖陷沒視元祐才十之四州郡困置黎元凋瘵視元祐無十之一
前此陛下策多士于維揚有司不為國家長慮却顧徒以苟悅一
時舉人將入助教人並依下州文學特理選限固已不勝其濫矣
紹興二年迺復再援此例益啟僥倖其後星變肆赦又以不曾赴

試者亦許自陳緣此冒恩者衆臣不當先時建言但恐朝廷忽有
行遣則論奏不及至如前榜有官人登科循轉官資同進士出身
並免詮試皆非舊典實啟倖門又臣聞得吏部選人入部未有差
遣者近六百人伺候日久窮困流離大段失所乞下侍郎左選除
措留黃甲竄闕外其餘一面注擬在部選人庶免留滯之歎又勘
會紹興二年陳之茂等一十九人為文理紕繆及犯名諱各補下
州文學後來並附第五甲末夫犯名諱在不考試有司之法也祖
宗以來加惠多士特賜文學助教之科示不棄黜蓋有常典未聞
再有附士進之科也至如文理紕繆之類尤宜詳精考校務厭衆
心前此輿議以為紕繆之文乃緣觸犯忌諱之故其後大臣聞之

于是奏附正甲此蓋一時失于慎重遂紊祖宗之制既失而得進
士舉不足貴矣今廷試在通伏乞戒諭有司慎重其事無蹈前失
詔正奏名緣科舉曾經展限已降旨特更取十名餘並依奏祖信

在是月
庚寅

尚書省言南班宗室官卑之人用度不足乃詔不帶遙

郡大將軍至副率皆依御厨第九等食例折支錢 右承直郎黃
經令吏部差度州錄事參軍宰相張浚言臣頃建炎之初擢預郎
曹實出宰相黃潛善樞密汪伯彥之薦潛善以謬戾得罪死于貶
所骨骸未覆賢產凋零其子經仕宦不競殆無餬口之計臣愚欲
用初除樞密事合得有服親一名差遣恩例陳乞經差遣一次上
推陛下廣覆包涵之仁下全微臣朋友故舊之分故有是旨資

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張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申命淮東西宣
撫司優卹淮壯士民之來歸者先是有旨百姓有願耕閑田者州
縣即時給付軍人所至州陞一等軍分收管舉人免文解一次有
官人轉一官資與見闕差遣至是三省復奏歸附人民令所至州
計口以提刑司錢人給一千所給田免稅五年未就緒者更與寬
展年限命官舉人之貧乏者州縣給其資糧以禮津遣令宣撫司
榜諭 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進一官俟任滿日赴行在
以都督行府言其廉謹不擾在湖南一路為最故也時湖南旱行
府奏減本路秋稅苗米之半從之

辛卯右承奉郎高克咨監西京中徽廟克咨伸子也以濫賞不得

調請繳納父伸冬祀日奏除直秘閣告及賜紫勅故以命之

壬辰秘書少監任申先試起居舍人兼直史館 詔文臣非格法

改官內間有立定賞格及州縣官被差管押燕山府免夫錢部押
人夫進築運糧開河脩城之類被賞之人今後並更不審量以都

省言上項雖非格法實有勞効難以一例討論追奪故也朱勝非

居錄紹興初范宗尹作相建議討論濫賞名色物議大喧即罷次
年再降旨惟文臣審量鑄減武臣特免趙子直尋古物諸事梁師
成官至雜學士耿自求朋附孟昌齡父子冒河賞官至中大夫劉
大中任秀州教授因童貫入浙討方寇與其司屬交結特改京官
周綱嘗知梁縣燒造假秘色甕器以事蔡攸改京秩除察官正應
審量之法趙鼎作相皆其親厚子直除江西都曹仍復職自求除
中書檢正大中驟遷兵部尚書遂參知政事綱除都司並不審量
于是此法止行于孤寒無援之士而人始不服矣
癸巳右朝散郎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上曰淮北之民強負

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卹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朝夕計今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更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荒土往往耕闢已多縱便恢復亦朝廷之利上曰然信州進士劉商霖上書告迪功郎沈宇語言惡逆因妄指宇為參知政事沈與求族人與求家居待罪上命押入翊日上諭與求曰宇既非族人若待罪恐四方傳聞致疑可即令進呈朕必不使四方得以譏議卿與上頓首謝

甲午詔諸路曾經殘破州縣最親民官到任自據見存戶口實數批上印紙任滿亦如之以考殿最用左承奉郎通判岳州王嘉言

請也起復秘閣修撰新知岳州程千秋知虔州時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劉錡自巴西召歸張浚以錡攝其事且言朝廷若未有差委欲正差知岳州詔趣錡赴行在於是千秋需次未行乃令持餘服趣劉錡赴行在在八月壬寅言者論私商販獲州縣根究

來歷之弊以為素與交易者多不通吐以為後日販鬻之計所牽引者類皆畏謹粗有生計之人臣謹按祖宗法應犯權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今不問是與不是產茶鹽地分一切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結斷不惟囹圄可致空虛而私販者亦伏刑憲亦將止息事下戶部其後權貨務言勘會出產州軍捕獲私鹽如係徒以上罪及亭場禁界內杖罪及獲私茶並合究來歷雖有約

興令稱犯權貨者不得根問賣買經歷處即係海行條法緣紹興
勅內該載一司有別制者從別制又緣別處私茶鹽並係亭竈園
戶賣與販人今若槩不行根究來歷深恐無以杜絕私販之弊却
致侵害官課乞遵見行茶鹽專法施行乃詔自茶鹽外其餘權貨
如所請後旨在九月庚寅 詔中大夫以下陳乞致仕身亡月日計理程
限在合給勅之後者即聽於所在州軍陳乞蔭補以吏部侍郎兼
權尚書晏敷復有請也其武臣合得致仕恩澤人依此舊法以親
受勅為斷至是改之

乙未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主管殿前司公事代劉錫也
詔製造御前軍器所依舊例不隸臺察

丙申徽猷閣直學士趙子畫試尚書兵部侍郎 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明州觀察使劉錫解軍職特遷靜江軍承宣使提舉江
州太平觀從所請也 承節郎趙珪遷承忠郎閣門祗候初上以
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而子孫淪落命所在訪求量才錄用珪
普五世孫也避地鬱林州以普繪像及諫伐幽燕疏來獻故有是
命 免湖南上供米三年用本路漕臣請也 言者論今歲亢旱
滋久荒歉日廣民窮盜起深可為慮訪聞饒信山谷間有劫掠道
塗者兼浙東江左自來傳習妖教夜聚曉散之徒連邨舉邑又虔
贛頑民轉寇嶺外累年於茲今年朝廷發數路之師欲痛掃除使
遂懲艾雖劇賊如周十隆等既以招降目下稍安然臣聞虔民之

性例皆兇悍而聽命于豪強之家為之服役平居則恃以衣食為
寇則假其資裝每賊所至州縣之間既無城池又無兵食不過裒
率金帛以為犒設書填官告以議招安纔得片檄之申便謂巨盜
已息孰敢定其要約散其徒衆哉于是下者獲利上者得官全師
而還捆載而返既徇為盜之利益無忌憚之心此蓋遠方官吏蒙
蔽朝廷之罪也今朝廷遣發將兵幾及半年公私之力竭于饋餉
而諸將不務協一各懷顧望姑以招安便為無事前此盜賊知州
縣無備故肆其憑陵而猶畏官軍也今相持半年技亦止此遂有
輕官軍之心則復何所畏哉今者將士已還掃除之策固不可用
惟當速賜指揮應招到賊徒並令首領參託量補官資悉赴軍前
効用餘放歸業則如蠶之去萬蠶之去蠹不能為害矣詔都督行
府相度

廢鄧州順陽浙川襄陽府鄧城中廬縣並為鎮

丁酉詔高峰王口二寨各置都巡檢使兼提舉諸堡寨盜賊公事
益戍兵通舊皆五百人寨舊觀平二州也既用明橐言省廢而邊
吏以為提刑轉運司不究邊防利害改州為寨緣隣路盜賊未息
深慮諸蠻觀望結集作禍欲依舊存留乃下經略使李彌大相度
所宜而有是命

戊戌秘書省正字李彌正胡珵並兼史館校勘

己亥御筆閣門祇候劉公彥罷先是直秘閣楊種司農寺丞金安

節等被旨引對而閣門吏邀求錢物上聞之前二日命大理收吏治罪及是進呈上曰朕召四方大夫延見訪問欲知當時之務閣門人吏輒以退換家狀為名乞取錢物何以稱朕意不可不治也其後獄成武翼郎兼宣贊舍人李觀降修武郎為閣門祗候其徒九人皆降兩官閣門吏贖金而已九月辛未行遣知閣門事韓恕以失職待罪詔釋之 觀文殿學士知温州范宗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宗尹乞奉祠上諭大臣曰宗尹治郡無狀可依所乞上因言靖康間耿南仲誤國事趙鼎曰宗尹為南仲所知遂以私意盡復其官職天下憤之上曰淵聖皇帝聖賢過人而南仲父子輒離間兩宮其罪甚大 左朝請郎王縉直秘閣知温州 左儒林郎新婺州

州學教授沈長卿為秘書省正字尋不行 端明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董耘貶秩一等坐前守饒州起內帑錢不如期故也制曰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館郡章不聞報政按章來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意竭力于權倖之人而乃今曠事瘵官于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思省循毋重後悔 僧寶月獻家藏兵書三十九種特補下州文學寶月國初功臣史珪之後能為小詞樞密院言其通曉兵書故有是命

辛丑廢隋州唐城縣

是月右中奉大夫直秘閣朱彥美致仕從所請也彥美華亭人五為部使者有吏才後八歲卒於家年八十 偽齊劉豫廢明堂得

金龍之金四萬兩大銅錢三百萬暴風連日屋瓦皆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八月壬寅朔權吏部侍郎張致遠言臣竊惟靖康之變議者追咎異時首禍之由故于仕進則有討論之式於賞典則有泛濫之目中間緣施行過差武臣特免討論往往以宣和之前所得濫賞陳乞收使雖泛濫之目仍在而有司按文摘句放行已多如後苑作排辦採山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雖不著之事目然三尺童子亦知其為濫賞明矣薰臣向見當時執政大臣猶有陳乞所得恩例者或即從其所請或旋被繳駁此尤無謂臣願特降睿旨應宣和以前所得上項酬賞并當時執政大臣所得恩例未經收使者

一切勿行其敢輒有陳請重寘典憲蓋國事如許而下尚忍言賞
非所以示訓也乃詔應收使宣和以前酬賞如後苑作排辦採山
撫定燕雲定鼎押樂之類令吏部申明朝旨餘從之 石司諫趙
需試右諫議大夫直秘閣新知温州王縉為監察御史 左迪功
郎處州州學教授趙湏以薦對特改左承事即尋除將作監丞九月
壬太府寺丞兼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請州縣之獄所禁罪
人並湏當職官常加審問躬定牢戶其不應拘繫及入禁不書歷
之人許被禁之家越訖增重法禁期于必行從之令刑部看詳立
法 錄故相范質七世孫棟為將仕郎 罷荆南營田司令安撫
司措置官兵耕種毋得循舊擾民又以歸州還利安撫使王彥皆
用都督行府奏也初彥自渠州以所部之鎮至荆南而鎮撫使解
潛已去倉廩皆竭彥懼不可留即引兵追潛至鄂州會張浚平湖
賊還與之遇復勸彥還彥自枝江徙居舊治時軍儲不繼彥乃做
川錢引法造交子行于荆南管内漸措置屯田為出戰入耕之計
仍擇荒田分將士為莊莊耕千畝治石唐瓦窰二廢堰計工六萬
有畸不浹旬告成公私利之

癸卯左朝奉郎充秘閣修撰趙子備主管台州崇道觀俸給如小
郡知州例仍折支見緡並於上供錢內支給人從減半子備辭郡
寄故是命 武功大夫高州刺史劉光遠帶御器械光遠自江西
兵馬鈐轄召歸會其兄帶御器械光烈出為江東馬步軍副總管

乃命光遠代之 徽猷閣待制知江州兼管內安撫使程昌寓罷
時江西轉運判官逢汝霖提點刑獄公事張獻提舉常平茶鹽趙
不已共劾昌寓貪暴不法招刺水軍多不召人情願民生男者令
納錢一千生女者五百到任之初閉城門抄劄居民有自外入城
之雖婦女亦印其面由此遁去者數百家城市蕭條行路歎息乃
罷昌寓令帥府劾罪以聞

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太宗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
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皆為名臣祖宗闢三館以儲養人才
蓋本於此今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
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據已也一館職之俸入

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動萬數何獨於館職較此微祿哉乞如祖
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命既而本省再請乃命秘書郎
及著作各除二員校書郎正字通除十二員而少丞不與焉後旨
在是

月已 是日禮部貢院放榜考校到各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
博學宏詞科新勅令所刑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二
人光遠錢塘人嘗從張九成學璧庭秀子延慶新昌人也 右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諱落致仕知江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制
曰瀘城為郡據大江中流在昔宿勁兵為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
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才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
術畧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更變故不懷二心蠻貊知

名姦回忌疾自以危行告老而歸聞精力之尚強正艱難之所賴為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于世業斯無添於訓言 詔都督行府官吏軍兵並進一官資錄平湖寇之勞也

丙午右中散大夫提轄權貨務都茶場郭川減四年磨勘監務場及交引庫官吏各進一官資以戶部言去年收茶鹽香錢共二十四十三萬餘緡故也 直徽猷閣程芾新除湖南轉運判官未上

乃遷廣西轉運司權知賀州是日視事于富川縣 此為明年三月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祖信奏新簽書廣德

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賊汚狼藉與判官趙不與其為姦

利表裏相濟詔浙東憲司劾治其日癸卯也鼎嘗以京秩薦此二

人故乞解機務是日祖信方俟對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薦士之

失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可以薦二士之失而

罷宰相况頃時臺臣論李處勸罪是時呂頤浩為相曾入文字自

陳嘗薦處勸乞依條不叙使舉狀案牘今在中書可見也卿既自

劾于朕矣更何嫌而輕為去就宜體朕意勿復再陳 日歷五月二

吏部磨勘教內左文林 即趙不愚改合入官 十六日巳亥

戊甲左迪功郎湯選改合入官以嘗任樂昌丞與掩殺李 原缺之

勞也

己酉趙鼎進呈探報劉豫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

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上曰朕未嘗一日忘中原之民使其陷

於塗炭皆朕之過百姓為豫雪用如此朕心惻然 詔趙普佐太祖開基非其他勳臣之比官其五世孫六房各二資 故追復朝

請大夫梁燾再復資政殿學士中大夫以其家有請也 燾東平人元祐尚書

左丞黨籍執政第九人化州安置 尚書左僕射趙鼎言故右奉直大夫即伯温

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尚書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

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温門人也詔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制

曰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錄褒贈之典施於既死之

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而想見其人亦何存歿之間哉維先民

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遊世而爾以孝謹為之子維先正弼光公著

純人道德勲賢表儀百世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沈下僚迄不大

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資庸示儒林之深勸尚惟

冥漠克享恩榮 伯温選人邢中翰林學士孫近給事中廖剛中

籍第三十五人 書舍人劉大中以知貢舉畢同班入見自是為例 遣內侍麥伸

趣張浚赴行在以將防秋也

庚戌徽猷閣直學士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劉洪道進職二等

張浚言洪道沈毅持重勇于事功艱難以來所至宣力故有是命

壬子右文殿修撰知揚州葉煥復徽猷閣待 詔淮南山水寨都

巡檢各聽守令節制本寨應干事件並申取州縣指揮不得一面

施行先是都督行府令諸州置山水寨擇土豪充都巡檢至是又

條約之 左通奉大夫秘閣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馮躬厚

請以明堂恩任其子吏部言係責降人取裁詔特許蔭補中書舍人胡寅言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况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躬厚未嘗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比年有從臣係自陳官觀法該奏薦者吏部觀望權臣反謂法不當得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非惟無以昭示好惡且如躬厚輩寔繁有徒必相視效益長僥倖人心不服公論謂何命遂寢 廢漢陽軍為縣隸岳州以戶口減少故也守臣高舜舉乞存留不許

癸丑戶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提舉製造御前軍器兼權措置財用章誼充徽猷閣學知温州從所請也 權尚書吏部侍郎張

致遠復為戶部侍郎中書舍人劉大中試吏部侍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呂祉權兵部侍郎起居郎兼侍講兼資善堂贊讀朱震試中書舍人陞翊善時戶部惟致遠獨員乃命祉兼權戶部祉言國家所務財用為先嘗竊計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此臣所憂也然有三說焉一曰節二曰為三日得人蓋今日支費百出固有不可節者亦有不可不節者今日利源廢壞固有不可為者亦有不可不為者內自朝廷外至州縣官吏甚眾惟得其人而政以舉則奸無容西歸公上矣於是可節者能節之可為者能為之何患財賦不饒裕哉祉又言東南數路監司郡守僅有國家前日十之二三而吏員猥冗每一闕待次者三四人若知縣闕則

並屬吏部不許堂除顧所薦雖材將何以處之監司郡守所差下
下如實有才當不次用之苟或不才豈待次宜令並罷然後於籍
記所舉人內參考除授庶幾可以得人自公正之塞薦舉之法壞
而入仕者一任用舉主闕陞可得小邑兩任用舉主改官可得大
邑彼為監司為郡守者固許薦舉也豈盡公正乎又吏部注擬乃
止循資格不聞曰某人名次雖低而材業優某人名次雖高而材
業劣如前世銓衡真有所去取也選法已弊不可復革應繁難知
縣闕宜盡歸於朝廷然後于籍記所舉之人內宜參考除授庶幾
諸邑亦可以得人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用為公
卿者皆更治民以考功是故漢之良吏於斯為盛號中興焉今日
選侍從卿監即官出為監司郡守若侍從卿監即官有關宜擢監
司郡守補之朝廷用人之路不一或以文學或以操行或以高科
或以故家獨無以治縣有政績而擢用者今若館職寺監丞編修
計議之類有關於知縣中擢用其治行尤異之人或即除監郡守
亦不為過也如是則人知勸矣令人則一邑治守得人則一郡
治監司得人則一路治合諸路為天下則治豈難致哉恢復之圖
無以易此 直龍圖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潘良貴試秘書少監趣
赴行在 尚書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守兵部員外郎右朝請大夫
樞密院計議官呂丕問行工部員外郎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陶愷為金部員外郎愷悅第也與王問皆召對而有是命王問乞補外乃除知處州

甲寅尚書度支員外郎何慤為右司員外郎太府寺丞都督府幹辦公事王良存為度支員外郎慤資陽人已見紹興二年

丙辰故武顯大夫應天府兵馬鈐轄孫安道特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官其家二人以樞密院計議官徐康言其死節也安道死節事見紹興

二年左承議郎新知台州郭東罷東守徽州盜未至而遁及是

拔拭用中書舍人胡寅奏東首賤無耻台雖小郡然陳索以循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命遂寢

丁巳秘書郎何掄守秘書省著作郎詔福建收買末茶指揮勿行

戊午監察御史王縉為殿中侍御史左從政郎樞密院計議官

李霖為宣教郎以薦對也故集英殿修撰周鼎特贈徽猷閣待

制以其家援黨人例有請也制曰朋黨之論不聞于帝王盛時而

起于漢唐之季世夫舉賢才之士以黨名之其效至于戎馬生效

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用懲之是以盡湔沉寃激勸百

察為永世之戒鼎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蕭給所至有聲昔蒙

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而清次對追賁九泉尚其有知服我休

命鼎崇寧刑部侍郎以嘗上書人詔糧科院將見行條法及前

命邪中籍待制以上第三十八人

後續降申請指揮編集成冊次第經由太府寺戶部看定用印給付如有牴牾疑惑申明朝廷可否行下用言者請也

此與今年十月五日侯奏

請相

已未御筆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茂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痛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諛慝未彰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罪果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先是伯雨之子起居舍人申先乞贈其父官

因上伯雨諫疏趙鼎留身奏惇卞罪惡遂贈伯雨右諫議大夫而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董弅言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祚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則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上帝祫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上及四世故于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皇帝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太祫止列昭穆

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以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自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皇帝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以此事未害逆順大倫姑未暇釐正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元祐之初翼祖正合典禮至于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炎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循舊沿至今太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禘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宗功德之外親盡迭毀禮之必然自古蓋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序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東鄉之尊歷百代而不遷者也是正闕違以契天人之望理固有待陛下孝通神明治法祖宗光紹丕圖中興聖緒嗣服之初郊見天地寅奉祖以嚴配祀載舉合宮之際仍修並配之儀亶諧公願茲者當省方駐蹕之地肇建太廟以時享獻用昭奉先之孝帝王盛德曷以加諸然則辨廟祧之次尊受

命之祖固當遠稽前代上憲祖宗以時釐正况今告朔時享薦新之禮既畧舉矣大禘之祀獨闕而未講誠欲修嚴曠典則東鄉之尊謂宜先定夫宗廟事體至大至重有輒擅議罪當死然私竊懷必矣矣幸遇陛下隆寬逮下不問踈賤茲敢冒昧一言倘或可採乞從睿斷舉而行之天下幸甚臣謹按大廟九室之制始於唐之明皇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蔡京之議祖襲唐制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尊居東鄉後世無有異論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蓋皆以始封為據唐以景帝始封故尊為太祖其後追崇獻祖而列景帝於昭穆禮官陳京抗論辨證前後二十年卒復其舊識者是之蓋以景帝始封於唐事蹟有類乎后稷要之非始封之君受命之祖不得居東鄉由三代歷漢魏以迄于唐無異道也我太祖皇帝開基雖與后稷異而創業實同乎高帝未聞漢以太公合食於禘而居高帝之上今若正太祖東鄉之尊稽古沿革委合禮經臣再考商周之興太廟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而下太祖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上於是禘禘不得如古制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封故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禘即廟而享焉是以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當時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

其當理故也歷代沿革具在謂宜博采而擇取其當詔俟過防秋令侍從臺諫赴尚書省集議聞奏 貴州文學丁特起特差鼎州

龍陽縣尉

特起初見建炎元年

直寶文閣新知信州許亢宗卒

淮東宣

撫使韓世忠遣統領官韓彥臣等襲偽鎮淮軍獲知軍成忠郎王拱等遣親校溫濟獻于朝詔貸拱罪以本官隸忠銳第五將上因言宿遷偽官本吾赤子他時邊臣如此等小吏不須賞庶免生事今世忠既有請可量與推恩

庚申集英殿修撰知衢州常同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同引疾有請也

壬戌都督行府言右中散大夫知柳州許和卿治狀有方欲從朝

廷推恩令再任從之仍遷和卿一官

日歷不載和卿階官今以明年八月二十八日和卿降官降

告詞修八

癸亥上策正奏名進士于射殿制曰朕德菲陋紹承大統遭家多難求濟未獲是以博延豪俊咸造在廷覬聞治道之要子大夫其必盡精極慮為朕言之蓋聞在昔聖王之治天下正心誠意躬行乎上者固自有道乃措諸事業之間則或寬或猛或質或文或變通隨時不膠於迹故其成效布在方冊昭昭乎其可觀也朕盛慕之越自即位九年于此矣思欲雪父兄之耻而復祖宗之烈夙夜祇懼固敢荒寧而施為繆戾治效闕然深惟其故不憚改作間者乃下銓量之令以擇吏而真才猶未顯也嚴科歛之禁以恤民而

實惠猶未孚也謹簡練之濬以治兵而冗食猶未革也夫吏道未肅民力未蘇兵勢未強朕之治所以未效也顧何以輯事功弭禍亂哉而建謀之臣并欲考課以議殿最省官以節奉稍力役不足以給調度也為之平準均輸以佐之爵賞未艾也為之定武功之等紀律未明也為之參府衛之制凡若此者其合于古便于今乎其或有不然者耶雖然此治之迹也上之欲三辰明四序順災沴不生而動植遂性下之欲風化行習俗厚姦宄不作而中外協心茲可以占天人之助矣何敵不克何難不濟興復大業其庶幾乎予大夫以為何修何營而可以臻此其條列而茂明之務適於用朕將有稽焉

日歷所載御試策問乃誤先是翰林學士孫近言祖取紹興二年者今從會要

宗廷試進士置初覆考詳定官蓋欲參用衆見以求實才自嘉祐間王安石充詳定官始乞不用初覆考兩處等第別自立等至今循襲為法如此則高下升黜盡出於詳定官而初覆考殆為虛設欲望復用祖舊制如初覆考皆未當即具失當因依奏稟方許別置等第詔如所請于是右諫議大夫趙霈為詳定官以試卷初覆考不同者具奏御寶批送編排官殿中御史謝祖信定奪祖信別有升黜悉依所定已而霈言如此是使編官得以兼詳定之職非特廢法恐自此遂為定例望依崇寧令有隔二等及五人各具合升降等第以聞從之

近所奏在八月庚戌霈所奏在九月戊子今聯書之

都督行府言以

見管湖南水軍及周倫等所部置十指揮並于手背上刺橫江水